

一個共產黨

一二五

正義出版社印行

SH
MC
12
15

序

一提到共產黨，便會引起全國人士十二分的注意，共產黨的言論，曾引起青年人的嚮往；共產黨的行動，也幾乎造成中華民族的悲劇，直到現在，他還是中國一個複雜的具有嚴重性的政治問題。

中共說不能在中國存在，我不願作理論的探討，但事實他是存在着了。正因為他的存在，和毛澤東先生所自稱「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的種種行爲，有許多青年，不知道流了多少的血，蹉跎了多少歲月，還沒有摸到自己應走的道路，這是我們國家的一個血的慘痛的事實與教訓。

一個共產黨員的日記，就是這個慘痛教訓的記載。

周君文奇，抗戰後懷着崇高的理想加入了共產黨，成爲他的一員，覺得所見大非所聞，更非所想，他就用銳利的觀察，將事實忠實的客觀的記錄下來，寫成洋洋十餘萬言的日記，它是千百萬青年的言語，它是千百萬青年的希望與要求，中國的青年們總會從荊棘的荒原中踏出自己的道路來。

動盪不幸的時代，已經過去而且應該過去了，青年們不應該再重複過去的不幸，我們對於中共有更深刻的認識了。這個日記，恰能幫助我們的認識，恰如我們自己作了一次共產黨的黨員。



3 1774 3163 6

VIG
I266
155

我不願再作過多的介紹，讀者諸君，自己給他一個應有的評價吧！我要附帶聲明的，是該日記原文起自二十八年六月十日，至二十九年十月十日，差不多是逐日記載，非常詳細，全的十六七萬言，因為印刷材料限制，不能全都印出，只得部份割愛，但所印出的，都是按照原稿，不加刪改，以存真象。

以上簡單的幾句話，就作為本書的序言吧：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李廣平序於西安

一個共產黨員的日記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六日：于河北靈壽縣之白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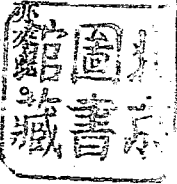
友軍三五九旅七一九團參觀團來我軍參觀，一二〇師團政治委員亦來點站城，三五九旅七一九團，是正牌的「老八路」，我們雖然也以八路軍自稱，但在老八路面前，我們則又渺小得多了。

當我們還在冀中的時候，初次見到賀師長帶着的亞五亞六團，那是多麼新奇的景象啊，高高低低極不整齊的行列，深色的灰色的黑色與幾乎白色的各種不同的服裝，每人都是一雙紅繩綠繩離奇古怪的草鞋，背上更揹着一個乾草紮成的大圓蓋，走起路來息率作響，這作甚麼用啊，我們多末幼稚，竟不知道這是防空的偽裝。

在未見到他們的時候，我們腦中已鑄造了一個老八路的形象，這個形象，是具備着吃苦耐勞勇敢果決……一切人類的優良的美德的，我更有一個超現實的想像：當我見到「南道」(一二〇師教導團的代號)來的廖政治委員，向老百姓活動鑊子吃的時候，我竟奇異的想，「共產黨員怎末也愛吃好吃的東西呢？」

現在老八路日益接近我們了，今天來參觀的顏營長羅參謀，態度是那樣的誠懇的和藹，在談了一回參謀工作之後，他還說要向我们學習。

七月七日：于白土山



(南)

七一九團在北譚莊開「七七」紀念大會，我軍全體參加，關政委員先講話：「……我告訴津南軍的各位同志們，冀中區是安全無恙……」這真是一個好消息，我們的身雖在邊區，而我們的心是無時無刻不在惦記着冀中的，那裏有我們的父老兄弟，有我們的家鄉田園，那個不關心他們的的安全呢？關政委員能知道我們的心理，繼而又宣佈「七一九團第一營全部併入津南抗日自衛軍……」；津南軍在張司令員的領導之下，一天天的發展壯大，也曾立過不少的戰績，這是抗戰中興起的富有新生命力的優秀部隊，七一九團在賀陳的領導之下轉戰於山西雁北一帶，打過常崗旅團長，消滅了不少的鬼子，這是比較着有長則歷史的部隊……；今天合編了，在張賀陳的領導之下，一定能團結得像一個人，一定更能發揚我們過去的光荣傳統，完成吾黨所給予我們的歷史的使命……」。

合編，我們已早有所聞了，華教員臨走時。即曾對我表示過，他說：「……只有這樣，才是你們的正當出路，只有這樣，才能使你們成爲正規的國防軍，歷史要求着你們這樣作，——雖然你們少數人還沒有這樣的感覺。……」

現在果然真的合編了，自今以後，我們也成了老八路一份子了。

七月九日：于白土山

發表合編命令：部隊番號仍名津南抗日自衛軍，張仍任司令員，賀團長任副司令員，陳任政委，郭副司令員任參謀長，七一九團參謀長王任副參謀長。

從一見如故的黃的介紹中，我已略知賀陳二位首長的概略：黃說：「賀，不僅是三五九

旅的呱呱叫的團長，即在全八路軍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團長，紅軍時代任過副營長營長團長師長等職。抗戰後追隨旅長屢立戰功開闢根據地，擴大武裝……」最後黃的結論：是黨性最強，是旅長最得力的幹部，「陳也是有名的政治工作者」，黃說「有這二位堅強的領導，津南軍的發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黃更表示了對於未來的樂觀。

八月三日：于北譚莊

司令部的幹部調動命令已發表，我仍留一科工作，劉，陳等分別調入政治部民運科與第三科。

新任科長劉頤文，一個矮矮的江西人，農民出身，有着二萬五千里的光榮歷史。

菌科長奉命到衛生部休息，菌對衛生部是絲毫不感到興趣的，雖然他終年的病着，吃着藥，但在他的腦中從沒浮起過一點到衛生部休養的意圖。

他來一科任科長，只短短的一個月。比我到一科來，時間是早點，軍事的營養，似乎相當好，他住過東北譚武堂，任過東北軍的連長，參加過長城抗戰，退却時一氣跑過二百餘里，因而種下了無法治療的肺病的根基，在他精神愉快時候，談起軍事學來，攻防退避都有獨特的見解，特別是管理上，深得古人治兵一團柔相濟，恩威并用一之法，這從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得出來的，不用說對參謀工作，他却大大的「不內行」。

津南軍的草創，他是起着相當的決定作用的人，當張司令員起來號召抗日時候，地方人士風起雲湧的跟着起來了，但誰也知道，張司令員是一個文人學者，票友專家，組織甚麼

樣的武裝呢？怎麼組織呢？不止於組織，而且還要鞏固發展壯大，這時蘭是演着主要的角色的，他除去運籌帷幄外，還親自領導津南的中堅力量——第一營，第二營的指戰員百分之九十在他的領導之下一直到現在，還堅決的站在抗日崗位上，而二營三營特務營警備營，浩浩蕩蕩的兩千人，只從冀中走到邊區，合編一個營，已不足額了，這就是蘭所起的歷史的一定的作用。

隨着環境的發展，部隊需要新的組織方式，他開始落到時代的後面去了。

他不認識新的環境，或者他不願意去認識，首長曾派他到抗大去學習，這無異給他一個嚴重處分，他的體格，他的思想，是無法接受抗大的教育的，不到一個月，即退了回來，回來後即改任司令部一科科长。

他不吃小米飯，他需要比小米更有滋養成份的東西，他不能脫離藥品，不能脫離勤勞員，他的作風，已與環境要求相背馳，合編後更加深了他對環境的隔膜，他不得不跑到極不願意接近的衛生部裏去了。

十月二十三日：于牛下口

直屬隊副排長以上軍政幹部黨的幹部活動份子開會：副司令員報告國際國內政治形勢及我們的任務，「國際：德國佔領波蘭，英法對德宣戰，這種戰爭是非正義的掠奪的強盜戰爭……蘇聯靈巧的避免捲入戰爭旋渦，實力一天天膨脹，世界局勢發展，是很可樂觀的，我們將有新的任務……」

副司令員並沒有明白宣佈是甚麼新任務，但我們都覺得實際是在執行這個任務了。

十月二十五日：于牛下口

副司令員譚「通過封鎖綫」的一切事項。

下午全軍開公審大會：陳政委首先報告公審的意義：「……………我們部隊近來發現了幾
個動搖份子幾個叛徒，他們企圖破壞抗戰，企圖破壞我們的革命力量……………我們要用革命的
紀律來制裁他，……………」他的聲調，那樣的嚴厲，我第一次見到這樣公審的大會，也第
一次見到了陳政委這樣的森嚴，接着四個失了魂魄的幽靈，抖瑟着被牽到司令官台上，面向大
眾背立在主席背的面前，除奸科長以江西土音哩哩囉囉的報告犯人的姓名籍貫及犯罪經過，
副司令員責問着他們犯罪的動機……………」

四個山西人，他們不知怎末聽到了部隊要到冀中去，他覺得越走離家鄉越遠了，因此發
生了逃跑的念頭，那個瀟灑靡子的班長，就是組織的主動者。

當副司令員問大家應該怎樣處理的時候，在轟然一聲「殺」之後，四個幽靈被牽到台後
面去了，小刻，副司令員又追給他們一點恩惠，說「主動者應該槍決，其餘三個罰他們三年
苦工好了……………」一句話算又賞給了他們三條命。

接着又是兩個一連串的拉到台上，啊！這是我們的通訊連長秦秋成與文化教員齊雲哲！
我們的心頭小鹿抖抖的跳了起來，這原是兩個優秀的青年，不知怎末在合編後他們的工作，
竟吊兒朗當的馬虎起來，同時對新到的副連長，態度也不夠尊敬，更討厭的在飯前課後兩人

經常到郊外到河邊散步談談心，終于一個傍晚二人唱唱私語的時候，在全國組織叛變的罪名之下，被逮捕起來了，組織叛變，這是多末沉重够勁的東西啊！雖然我們大多數人，都敢來担保他絕對不會有此舉，但他拿甚麼事實，來證實自己的心跡啊。

果然轟然的殺聲又爆發出來，兩個青年，就這樣隨送了嗎？我們的心癱瘓了，頭眩暈了，內心在發着無聲的莫知所措的緊急呼籲，「把兩個幼稚的小動物赦免了吧！」抖戰了手恨不能緊緊的把他拉住，這是兩個抗日的青年，教育這樣兩個青年，多末不容易，我們不能像撲一個蒼蠅似的輕意的將他毀滅！——」

副司令員又發出慈祥的諭旨了，「這兩個入犯的罪實在是該殺了，但是我們可惜他是兩個青年，是兩個知識份子，而且他兩個也有悔悟的表示……現在我們再給他們兩個以自新的機會，免了他的死罪，罰他們三年苦工，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突然的溫暖，掀起了我們一陣暴雷似的掌聲。

十月二十九日：于趙門。

行軍的準備工作已經完成了，通過封鎖綫不止講過，而且於昨日實地演習了一次，在這一次演習中，又得到一些教訓與改正一些缺點，部隊中的老弱人員，與笨重東西，一律留在邊區，但爲了加強戰鬥力，任何人則需一律帶槍帶手榴彈，不論你是幹部醫生或者伙馬伙，還有其他一切事項發棉衣發鞋子，……都於今日上午完成了。

午時發出出發東進的命令。

下午四點，全軍集合在楊下口村東草坪上，每一個人都浮現着興奮而緊張的表情，連長排長在檢查着他部下的武器裝具，背包打得不確實或有東西互碰作響的，就發出再重新打的命令，指導員在忙着解釋行軍應注意的事項，并作簡短有力的鼓動，支部書記則忙着行軍中黨員的配備與組織，我們一科黃同志，擔任紀律檢查組組長，到老百姓家中道謝檢查，更忙個不亦樂乎。

在大地上，一層薄薄的黑幕的時候，部隊開始行進了，一條長長的行列，延似的在山中的曲徑裏蠕動的爬動起來。

走了八十多里了，還沒有到達宿營地，兩腿酸疼得肉跳，一個個的可號員，嗚嗚的哭起來了，我拉住了他的手，緊緊的跟着，一道寬寬的河橫在前面，潺潺的流水響着寂靜的空氣，一個命令自長長的行列裏傳下來，一解綁腿一渡河之後，腳底涼水的身熱，這完全是一秒鐘，頭上棉軟軟的拔不出腳來，更增加了不少的疲勞，極不容易的在月色將落的時候，才到達宿營地——趙門。

趙門，靠近滋河的南岸，地勢非常平坦，幸運得很，此村並沒遭到今年的水災，老百姓在收着雜糧，在擺着花生，都現得愉快高興，村東二十餘里，就是平漢鐵路，就是日寇漢奸統治的世界，老百姓淡然不以爲意。

十月三十日：于金莊

我們今夜就要通過平漢鐵路了，敵人對鐵路的防護警戒是這樣的嚴密，每一車站，每一

車站中間相隔四五里的黨子，都構築了堅固的有力據點，都駐有相當的兵力，這還不夠，牠還在鐵路附近組織愛護村，強迫老百姓爲牠在鐵路上往來巡查，當發現有我們軍隊通過時，即以記號通知敵人，敵人馬上可以出動截擊，不時還有鐵甲車在路上來往巡查，敵人企圖用這種方法，封鎖我們的根據地，將華北分割成無數的小塊而分別的掃蕩殲滅我們的游擊隊。

這種封鎖確給我們活動以相當大的困難，但這種困難已被我們順利的克服了，三四天以前經過我們參謀人員偵察人員的勢力，已取得愛護村老百姓的協助，他給指定了路線時間，他給準備了熟悉路徑的嚮導，並通而沿路各村，在我們軍隊通過時開放村中寨門，準備許多青稞在我們通過時候潑灑在敵據點附近，窺伺敵人動作，……我們就在老百姓這樣協助之下，順利的通過了，沒有這種幫助，要想能這樣的通過，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見到淪陷區的同胞，雖然在敵人的慘酷壓迫之下，是怎樣的懷念着祖國，是怎樣在願貢獻一切力量，爲抗戰而工作。

過路後又走了二十餘里，已脫離了危險區，宿于金莊。

十一月八日：于西內堡

下午四時自息塚出發，向東南方向行進，大地是一片陰霾潮濕，地面上似乎是凝固，草也沒有一枝。當你誤脫出路基而踏入田裡時，輒陷入很深，費很大的力氣，幾個人用力的拉着，才會拔出來，這告訴了我們，這裡的水災，是怎樣的嚴重，不少的同志，特別是冀中的同志，都顯出了深深的悲痛，他就心人民將怎樣活下去！

車站中間相隔四五里的黨子，都構築了堅固的有力據點，都駐有相當的兵力，這還不夠，牠還在鐵路附近組織愛護村，強迫老百姓爲牠在鐵路上往來巡查，當發現有我們軍隊通過時，即以記號通知敵人，敵人馬上可以出動截擊，不時還有鐵甲車在路上來往巡查，敵人企圖用這種方法，封鎖我們的根據地，將華北分割成無數的小塊而分別的掃蕩殲滅我們的游擊隊。

這種封鎖確給我們活動以相當大的困難，但這種困難已被我們順利的克服了，三四天以前經過我們參謀人員偵察人員的勢力，已取得愛護村老百姓的協助，他給指定了路線時間，他給準備了熟悉路徑的嚮導，並通而沿路各村，在我們軍隊通過時開放村中寨門，準備許多青稞在我們通過時候潑灑在敵據點附近，窺伺敵人動作，……我們就在老百姓這樣協助之下，順利的通過了，沒有這種幫助，要想能這樣的通過，是不可能的，我們可以見到淪陷區的同胞，雖然在敵人的慘酷壓迫之下，是怎樣的懷念着祖國，是怎樣在願貢獻一切力量，爲抗戰而工作。

過路後又走了二十餘里，已脫離了危險區，宿于金莊。

十一月八日：于西內堡

下午四時自息塚出發，向東南方向行進，大地是一片陰霧潮濕，地面上似乎是凝固，草也沒有一枝。當你誤脫出路基而踏入田裡時，輒陷入很深，費很大的力氣，幾個人用力的拉着，才會拔出來，這告訴了我們，這裡的水災，是怎樣的嚴重，不少的同志，特別是冀中的同志，都顯出了深深的悲痛，他就心人民將怎樣活下去！

一
⑤
遭遇這樣嚴重災荒，這樣嚴重破壞的農村，度着空前不幸與空前悲慘生活的羣衆們，並沒有對困難屈服，並沒有悲觀失望，他們正發出悲憤的吼聲，英勇努力的奮鬥着。

我們不敢想像農民們怎樣的活下去，到任何一家裏，也見不到一點存儲可吃的東西，我們估計到此點後，將遭遇相當大的困難，然而事情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我們的給養，我們所要求於羣衆的一切，都勝利的完成了。

十一月六日：于千民莊

開始檢查工作，以收集整理行軍中的經驗教訓。

上午開會批評部，說明縮編原因，各部老弱人員一律淘汰，一切不必要的人員，一部份加強戰鬥部隊，一部份則集中政訓部分配到各縣作地方工作，——擴兵！

……等，都暫時離開部隊工作到地方擴兵去了，他們表示很高興，另一方面又似乎很慚愧，他們高興的是到地方上，可以享受比較豐富的物質生活，更可以有機會尋求適於自己發展的其他工作，他們的怨的是發覺他們並不是不願在部隊中工作，而是部隊中已不需要他們，他們已成了津南軍的贅疣部份了，當他們換上便衣踏上新的工作領域時，却懷着這樣的二重心理。

我們已入於休息的階段，在敵人「不來犯我」的情況之下，大約我們是不採取進攻的行動的，因為首長們並沒有這樣的準備。

但是我們並不是白白的閒着的，相反，我們却工作得很忙碌，四支隊的行動，確曾給我

們以不少的榜樣。

四支隊早在我們到邊區去的時候，就來到冀中，擴大部隊收集槍枝，因為工作的努力，人已有了千餘名，槍五六百支，數目已相當的可觀了，當然四支隊的首長並承認為滿足。

槍，在冀中原來是許多有的，但經過無數次的收集，現在似乎不多了，他們更有巧妙的辦法，通過地方上的某些人，潛入的調查，估計誰的財產，能修一支槍的價值，就不客氣的向他動員，動員的結果，自然是動員者百分之百的勝利。

四支隊就在這樣的動員之下，一天一天的壯大起來，現在還不斷的壯大着，壯大就是他們唯一的工作。壯大之後，一切問題，都順利的解決了。

我軍到此以後，即與四支隊取得連絡，與他們那裡參觀及以私誼訪問的大有人在，每一個大回來，都是嘖嘖稱羨的，都一致的稱贊着：「四支隊的生活太好了，吃的是香滑白麵，他個會長，每餐飯兩碗，總是四五盤，偶爾有個客飯，另外再加上幾樣客菜，這這歡似的表示大有量，對不起。吃戒烟更不成問題，零買是要費痛，為了經濟起見，每月專門大批的在敵區買進多少大匣。穿，更深亮得很，特務員起碼也有三四套不平常的衣服，他們首長是皮衣服，參謀長主任是絨衣服，每人七八套，最近尹村兩人自泊鐵橋朱政委買來一套毛衣服二十五元，朱政委大大發他一陣皮氣，另買了一套五六十元的才算完事，泊鐵街上再沒有比這一套好的了……總之他們一個班長也比我們連級幹部強得多……。」

再有，他們的一切用品，也名貴得多，派克筆五六十元，軍毯數十元，望遠鏡千餘元，

大批的自敵區源源的運來，供給四支隊各抗日幹部的需要，這都是部隊壯大賜予啊！

在四支隊的鼓勵下，我們的首長，也在大忙而特忙起來。一方拉籠商人，購集物資，一方是調查槍枝，動員民夫，壯大發展，發展壯大，充實公私，我們唯有向這個目標突進了。

十二月七日：于代流莊

下午五時，自千民莊出發向東北行進，二十餘里即到遠鎮定宿營地——代流莊。

代流莊，距河間只二十里，民衆組織同樣很健全，在我們到達此村時，正是黃昏以後，村中正動員了全村的農民——青年壯丁老人婦女，都集合在空坪裏，準備去破壞敵人的河肅公路（河間至肅寧）作這一工作的，不止這一天，而是附近無數村的，每日的，日常工作之一。

汽車路，就是敵人的生命線，敵人佔據了很多的點，企圖修公路來構成點與點間的線，再由線而擴展成面，但這個企圖，他是無法完成了，他積極的修，我們民衆們則積極的破壞，我們與敵人是生死的鬥爭，在現階段上則表現爲交通的鬥爭，敵人交通網的完成，即是我們在冀中的潰滅。

敵人的公路，是不甘於讓我們破壞的，他憤怒了，他出動了野獸似的寇軍，瘋狂的向汽路附近的民衆報復，他盡量搜捕可能捕到的民衆，無論你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驅使着給他修路，他以鞭打槍殺作給他修路的報酬，路是一點點的修起來了，但太陽一落地，他就得急

急跑回城裏去，一天修築的成績，就在這一夜又完全消失了，第二天路基上照樣是屈折的深
深的交通壕，參加破壞者大多數就是白天的修路者，他們無晝無夜的不惜用他們的血他們的
汗與敵人作這堅韌的生死搏鬥。

這是多麼艱巨的偉大的工作啊，然而這還只是他們工作中的極小的一部份。

我們住在一所整齊而寬大的院落裏，一三三四科統統住在一起，還空落落的不顯一點住
氣，——房東早已跑到天津作日本的租界去了——只有靠近左邊的村公所熱鬧喧嘩，這個單
位要米，那個單位要柴，一日裏自晨吵到夜，即在夜間一覺醒來的時候，還聽得嘖嘖厥厥的
鬧個不休。

十二月十日：于代流莊

下午準備回師千民莊。

我們在此封鎖着消息，安安靜靜的住了三天，雖然這三天中吃着老百姓的糧，燒着他們
的柴，……增加了他們不少的担負，可是他們却希望我們在此地長期的住下去，因為這三天
，是他們感覺一年來僅有的比較安全的日子。

突然偵察員送來了緊急報告：河南敵人有四五十名，出動，在城附近各村抓來大批民夫
，彈壓着修路，……首長接到這個報告後，馬上決定全軍向敵行進，打擊該路敵人，行李暫
留代流莊候命。時上午八點鐘。

部隊出動了，每個指戰員都是緊張興奮，羣衆擠擁在街道的兩旁，愉快的驚奇的議論

着。

「你看，無怪人家不怕鬼子！武器多未整齊！」……

「這個隊伍，在邊區消滅過三千多鬼子，人家真打過日本！」

「天老爺，可奈何真打鬼子的，我多出點公糧也慚感，讓這個隊伍多在咱這裏住幾天！」

「……」這是他們第一次見到沒有回後轉的游擊隊。

當我們進到大曹村時（距河間十里）真邊的老百姓——婦女兒童，全都扶着包裹，潮涌似的跑過來，跑，已成了他們習慣的日常生活，吃飯睡覺，無時不在準備着跑，他們和他們，有着極其靈通的信綫，日本鬼子的一舉一動，都稿的非常清楚，只要敵人一出城，他們馬上準備起來，他能判斷敵人一般的企圖與行動路線，而適當的選擇自己躲避的方向，敵人出來了，他們和他們即在敵人的周圍繞起圈來。很難使敵人捕捉得着，這也是我們老百姓，從長期的血的鍛煉中得出來的游擊戰術。

我們部隊即布在大曹村的東邊，準備伏擊敵人。老百姓興奮的幾乎瘋狂起來，大批的老年人青年，擁到司令部的門前，要求分配給他們以需要他們幫助的工作，婦女也停止了行動，並勇的若作一個後發隊似的，站在我們的後面，她們不知道，假若與敵發生接觸的話，她們這密集的彈靶式的目標，將遭到若何的不幸，她們不知道，這奇特的隊列，會暴露了我們的戰鬥企圖，她們只覺得這是自己的軍隊，她們緊緊的圍在後面就會幫助了自己的軍隊。

天已經正午了，還沒有動靜，肚內有股空虛，喉嚨也乾燥得想點水喝，問題需要馬上解決，不然，發生了戰鬥，就會有苦吃的。

我同老康悄悄的進到村裏，碰到一個年約四五十歲的老者，我們問：「老鄉，貴村那兒有賣吃的東西的？」

「同志，你隨我來！」他毫不猶豫的答着，轉身領我們到了一所不甚整齊的院中，北廂有着三間低低的土房，中間是堂屋，兩旁的鍋灶還濃濃的冒着熱氣，老鄉即讓我們到東廂裏。

「同志：到我們這裏，何必買東西！這還不同自己的家一樣！」他放在炕上一張準備吃飯用的方棹，以無比的誠懇的語調說着，他不等我們有什麼回答，忙忙的到外邊去，一時端來了一簋子燕山藥饅頭麥饊，熱氣騰騰的似乎這是他們自己準備的午飯。

「同志：沒有什麼好東西，請你們隨便墊補點吧！」

「這麼造擾，那裏可以？你太客氣了！」我們也不知怎樣說句適當的能形容我們感謝的詞，狠吞虎嚥的大嚼起來。

「老先生，日本鬼子，也常到貴村來吧，」我們邊吃着邊問，「來！咳——不能提敬，鬼子們說不定三天五天就會來一趟，來了，不是抓壯丁，就是要糧草，見了女人就撈去女人，見牛殺牛，見雞殺雞，這種東西們簡直不是人。」

「你們見着了，路北那一片房子不是燒得片瓦無存嗎？那也是鬼子幹的。」

「什麼時候？」

「事情是在今年春天，良村（距此村二里在河肅公路線上）任的日本鬼子，有五個喝得醉薰薰的跑到我村來，滿家找花姑娘，這種東西，太瞧不起我們中國了，牠不把我們中國人當人看待，他們竟敢赤手空拳的跑到我村來作這樣事情，誰家沒有大男小女，這種氣能受得下去嗎？我們村裏都齊了心啦！什麼後患——統統都不顧了，我們就用棍子鋤頭一陣子把幾個鬼子了結啦！我們還覺得事情作得很秘密，鬼子的隊上，不會知道，那知有個漢奸調查出來，秘密的報給鬼子，事情作了不多幾天，鬼子就派隊伍，把我村包圍起來，先堵住路口，隨後打進村來，包圍之先，我們村裡還不知道，槍响了才發覺的，只有不顧命的亂跑起來，這場空前的慘禍，就發生了——事後調查死於這次的男女老少一百八十餘口，房子燒了七十多間，當時除圍出去的以外，留在村裡的沒有剩下一個活着的了！」

「啊咳啣！……」我們只感到內心深深的痛苦。

從此以後，鬼子們就和我村特別的作起對來，——我村的日子，也不愿好好的過啦！」

「老先生，全國遭到這樣的事情的，正多的呢！不打出鬼子去，是不能好好的過日子的！」

「像這樣，還有什麼好日子過！我們都豁出去啦！我村的壯年小伙子 and 同志們一樣都去當兵去啦！剩下我們這無用的老頭子，留在家裡拚着命和鬼子們纏，現在我們村裡，生產隊啊通信網啊還有破路連瓶……差不多竟是我們老頭子的事了。」

「像老先生這樣年紀，有這樣愛國心，能為國家這樣的努力，真值得我們欽佩！」我們為他的熱誠激昂的精神所感動，這樣的贊歎着。

「唉！老了！不中用了！」他大有不能執戈從戎深以為憾的樣子，繼而他看見我們停了箸，用着溫和而關懷的口吻問着：「吃飽了嗎？東西不好，不要客氣，」他草草的收過了東西，回來說：「今天晚上住那裡？全志！」

「還沒有一定。」

「今天鬼子一定不敢來！」他肯定的說着：「若得你們在這裡住幾天我們也能過他幾天好日子。」他流露着無限的誠懇的希望。

「這事需要上級來決定，或者也可能今天住在貴村裡。」我們在這謝告別時，就用這種不兌現的安慰來挽止他暫時的失望。

晚十點，我們全部回到千莊民。

十二月十九日：于千民莊

一短槍隊已正式成立。

滄陽河東以至津浦路線，是我們津南軍的老家，我們戰士百分之八十，是在那裏生長的，那裏物資豐富，人口稠密，是最適於我們發展的地方，只是現在敵人利用幾條河流已將它牢牢的統治住了，漢奸似雨後春筍般的發展，那裏已成了敵寇與漢奸統治的世界，我們已可望而不可即了。

爲了擴大我們的物資來源，我們能放棄對該地區的鬥爭嗎？不能的，但大的武裝部隊又不能活動，於是這個運輸隊便應運而生，它將以隱蔽的姿態，深入到敵人後方，使它應作的工作。

奉命去到二科工作，擔任偵察任務。

十二月二十二日：于千民莊

饒陽敵人雖然不多，鬼子兵只五十多人，但近來活動得很厲害，幾乎每天都要出一次城，二十日：出動到影林村，刺殺游擊組員二十餘人，搶去給養衣服等物三十次車，六槍十餘枝，獨決二支……。

獻縣敵經常出來搶奪……河南敵：二十一日出動到達子房，刺殺二人，搶去豬二口，騾子一匹，食糧衣物洗劫一空……肅寧敵……每日的偵察報告，都是這樣一筆筆的負債。

敵人每次出來都由漢奸作嚮導，這些爲虎作張的敗類，他的罪惡更甚於敵人。

我痛恨着漢奸，我如果抓到一個漢奸的話，必欲手刃之而後快，但近來因工作的需要，竟不得不與漢奸拉起朋友的關係來。

一個下晚，偵察員在向我詳細的報告了一切情況與執行任務經過之後，突然的說：「周參謀，河間城裡的偽警備隊長，想和你見一見面。」

「誰和你這樣講的？」「劉禮村的偽村長。」

劉聰是河間城附近的一個小村子，在靠近城五六里路的各村中，每村都有兩個村長，一個是正式領向我們的村長，另一個則是專門支應敵偽的偽村長。

「他想和我見面，是甚麼意思呢？」

「他的意思大約是這樣，他們自己知道當漢奸的必沒有好下場，反攻勝利之後，必爲國法所不容，所以他們都是很恐懼的，我們到此以後，一切情報都是他們間接的供給我們的，而且都很確實可靠，他們無非是想藉此脫脫漢奸的皮，獲得一點保證，偽警備隊長會一再托中間人向我們表示，願意和我們建立一種工作關係，他願盡力爲我們作工作，他的條件呢？就是要我們能保障他的生命安全。」

「啊……」我奇異的笑了，這些東西真是可恨而又可憐的一些傢伙，我不明白他們爲甚麼竟願忍受精神上的兩重宰割，他們作起罪惡的事來相當兇狠，而意志却這樣薄弱，他們還受着「良心」的支配與制裁。

我雖然痛恨與卑視着他們，但這個建議却不能不考慮一下，他可能對我們幫很大的忙，固然這個幫忙是有限度的，他的幫忙是以個人的利害爲出發點。

「好，我和王波請示下再決定，」我終于這樣答復了這一個問題。

另一個下午的黄昏的時候，我與幾個偵察員，靜靜的候在城西四里許的小林裏，他——偽警備隊長如約到了我們預定的地點，由中間人又讓轉領到我們秘密接觸的地方——一所僻在村南的獨立家屋裏。

在一間整潔而溫暖的小屋裏，我和他見了面，談了許多的話，他供給了我，敵人方面各種情況，並訴說他母子幼，暫時不能不做漢奸的苦衷，我除給他以慰勉外，並答應發給他一張工作證明書，他表示十分滿意。

回途中，我的疲倦的腦海裏，充滿了勝利的愉快，我想：漢奸不盡是敵人殘暴的助手，也是敵人腹中的延性炸彈，終有一天他會在敵人的腹中爆炸起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三十日：于千民莊

現在接近舊曆年了，老百姓卻顯得格外忙碌些，我們也奉到命令，增加伙食兩毛，作為過年的會餐費，豐滿的八盤菜，每天一餐能吃三天，真高興極了。

突然接到一個命令：準備行動，……所有笨重行李文件及不必要的物品，一律不准攜帶，迅速送供給部保存，限於即日準備妥當。——這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的行動。

我們經常是戰備的姿態，行李文件並不笨重，但七級著重的指出，這種輕裝的程度還不夠，還不能適應更緊張的戰鬥局面，以前，我們只是行軍，更嚴重的說一點，也不過是準備戰鬥的姿態，這回則是實實在在的去戰鬥。

過年啊吃啊！……一切計劃完全撤消了，惶遽的一再考慮的清理着文件，格書帶，特別是必要的而又沉重得要命的地圖。

毅然決然的以未常有的速度，完成上級所指示的計劃。

二月一日：于里謙

出發前東方將將發白的時候，就吃過了早飯，直到日落時才到里許，在村外集合整隊；副司令員還講了一句話，說明有幾天的行軍任務，并倉卒的開了一個公審會，又是個公團逃跑者，作了一路祭」的犧牲品，吃晚飯就已到了黃昏之後了。

二月九日：八日的行軍到達威縣北三十餘里之南辛莊

開始宣佈了南來任務，副司令員報告：「現在附近一帶之石軍團是「重慶系」部隊，以前統一戰線工作的還不錯，雙方互相尊重，但近來突然採取反共的政策，襲擊八路军，破壞我們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行政系統，破壞冀南邊鈔，搗亂金融……我們爲了幫助冀南抗日根據地的建立所以在黨的號召之下，配合着冀南部隊，一致把石軍團消滅或驅逐出去：……」啊！是這樣的一個偉大的任務。

一道黯暗的陰影，突然爬進了心頭，顯然它已有力的向四外蔓延着了。陳坐在我的後面，以陰蓋細微的動作用力的撞着我的屁股，河北楊不住的擰動稀疏的眉毛，薄薄的嘴唇，用力的閉着，樣子怕要迸出甚麼東西來，宮先生則咧着個大嘴，幾乎要不勝其歡喜似的狂笑。

二月十日：于寺上

一切戰鬥準備已經完成，借了大量的「鐵鎚」「布袋」「梯子」……準備攻城之用。

我們同三支隊編爲第二梯隊（共有五個梯隊）歸三支隊賀余指揮。

下午六時出發南進，到了集合場，才開始戰鬥的與後勤部隊的區分，我以病體之故，得以留在後勤隊。

當晚前進入里許，住於寺上，司令部住吳村，距王村等只有七八里，定於明晨總攻擊。敵後游擊戰有絕對相反的方式，駐地都構築着堅固的工事，深溝高壘，長期的在一個地方住下去，如遭到日寇的進攻，則憑着工事硬幹一下，聽說日本有時也要吃它一下虧的。

我們的戰術，是不主張攻堅的，然而命令所迫，也不得不攻一下，如果把握着有利條件，堅也未嘗不可以攻，代價當然更要大點。

二月十一日：于山東冠縣小里鼓村

早五時各梯隊向石軍團總攻了，殘酷的爭奪戰即將展開，「昨日弟兄軍，今日生死敵，箕豆自相煎，豆死箕……」礮聲未響之先，不由得飄下幾滴「莫知所來之熱淚。」

石軍真機靈的很，在我們進攻的前一日，已悄悄的退走了，我們攻擊部隊撲了一個空，於是不停足的展開了大追擊戰。

早飯後，我們即急促的自寺上出發，尾隨着主力前進，九時餘到達城莊，原石軍孫良誠部駐此，村子相當大，人烟稠密，建築物都很壯觀，村外繞以高壘深溝，防禦相當堅固，幸而是自動的撤走了，假如我們強攻的話，遭到什麼損失，還能想像嗎？

出城莊，沿着一條交通溝，往南行進，不一時，石軍司令部所在地——王村已經在望了

，一帶濃密的叢林中，露出蜿蜒的高牆，（石軍構築的工事）黑壓壓的綠巨數里的樹蔭中，片斷的駢列着整齊的屋宇的外沿，教堂的尖塔與四角型的礮樓，錯落的高聳着，週圍的村莊，都有這全一的姿態，那末莊嚴優美。可愛的冀南富庶的中心之區啊！

在王村休息午餐，老百姓懷着害怕的心清而等待着我們，當個別人員因饑極而悄悄的走入民家時，老百姓戰戰兢兢的不惜將全部午餐供獻出來。

村子太大了，有學校，有教室，有商店，……拙樸無文的老百姓顯然已為我們的戰鬥行為所嚇住，街上除去我們的事務人員嘈雜着奔走着，張維給養，張維草料外，老百姓很少見到一個，偶然有之，也是躲在牆根屋角，惶惑的瞅着我們，又怕我們吃他們似的，一見到有我們接近他，又耗子似的溜到胡同裏去。

政工人員大量的貼着標語，——打倒破壞抗戰的……打倒破壞團結的……擁護冀南行政主任公署……

休息兩個鐘頭後，繼續前進追擊，廣闊的大平原出現了幾個巨大的隊列平行的前進着，金黃色的沙田，亮白的刺刀，反映着夕陽殘輝，放着不同的光芒。

黑幕漸漸掩上大地的時候，三支隊的行進縱隊與我們會合了，兩個部隊，兩個縱隊，同行一途中，遂演成奇特空前之行軍法。

我們惟恐序列混亂，遂跑步前進，超出先頭，速度之快，跑步時間之長，還是歷史的第二次，沙土飛揚，灰塵蔽空，喘息急促，喉嚨刺痛……但惟怕掉隊，誰還顧得了許多，汗

潰滿面，任其浙瀝的落下，大家盡命的跑！跑！跑！快跑！

然而掉隊是畢竟免不了的。跑得越快，掉得越多，結果是跑一回等一回，等一回接着又跑一回，路的左邊三支隊也在「照方炮製。」雙方競賽，雙方拚命，但誰也超不出誰的先頭。

這行奇怪的，是進村宿營了，又有命令前進，走了不遠，又集合宿營。

總括這一日，自威縣屬之寺大出發，途中跑了無數次的步，宿了數次的營，（實際上沒得宿）繞了東西南北各方向亂七八糟的一個大圈子，（夜間失迷方向，覺得忽而向東忽而向西。）於夜十一時餘，到達山東冠縣小里鼓村宿營，全程一百二十餘里。

二月十二日 大風雪。于臨清寄莊

倉卒的吃完早飯，於八時許，又繼續出發了，雪片是那樣大，紛紛自北而南黃批而下，刺到臉上真如鋒利的刀刀，風的怒吼，似在奏着雄壯的進行曲，大地也像有節節的跟着震動，叢叢的樹林像表示倔強的反抗似的呼呼的作響，一條長蛇似的隊伍黝黑的蠕動於滾白的大地上，忽緊忽緩的走着不全的步子，心弦上奏着不全的歌曲。

走到尖塚，偵油石軍已折而西行，尖塚靠近運河，是一個大渡河點，我軍計劃在此乘敵半渡之際，予它一個滅滅的打擊，不料這個計劃又未能實現，（實則石軍主力，已由此渡河南去，只有少數掩護部隊西去以欺騙我軍，有些真實情況，只有當地老百姓知道，但老百姓却不肯透露，結果我們只有受騙了。）接着是河西追擊。

我們拖着疲勞凍餓交困的身子，懷着最高的熱情，跑到尖塚的街上，希望能買到點東西

吃，結果商店都緊緊的關着門，荒涼冷靜，任甚麼也買不着。

下午四時，又繼續出發了，好大的銀子啊，一個鐘頭才走到尖塚村外的集合場。

六十二時餘，到達合莊（距臨濟三十里）宿營，徹夜烤火未眠。

二月十四日：子夜五莊

前面追擊部隊已與石軍後衛取得了接觸，昨日自合莊移至本寨，今又前進到賀五莊。

附近一帶，水災異常嚴重，各村都是破陋齷齪，沒有一所壯觀的房子，每一家，四壁聳立不見一點積蓄的食糧，民衆們勞的女的菜色的臉上填滿了黧黑的綹紋，據老百姓談，此地地勢低下，十年有九年被災，民衆從來就在貧困生活中在政府救濟下勉強過活，淪陷以後，突然遭上去年這空前的大水災，更加無法生活了。

真不幸得很，偏偏在這災情異常嚴重的地帶，石軍突然展開了反抗，大部石軍雖已退走，但在後執縱的一八一師的一部份，甚至馬兒寨破廟等村，被我軍追及，欲退不能，即負隅頑抗起來，因此即展開了戰鬥。

我軍作戰，是離不了老百姓的，給養的籌集彈藥傷員的運輸……然而戰爭又是帶有破壞性的，任何流血的戰爭，拋開政治意義不講，多少是要給——在戰爭的現階段——敵地人民以相當痛苦的，不管你爲什麼，老百姓總不愿遭這戰爭的厄運，這是戰爭中的一個矛盾。

這一戰鬥，即陷我軍於這個嚴重矛盾之下了，前線冰天雪地的拚命，要吃飯，然而沒有

糧食，傷員要抬下來，然而沒有民夫，村中管事人跑了，壯丁也跑了，儘管我們的宣傳工作動員工作作得有經驗，作得漂亮，却叫我找不到一個工作對象。

爲了應付客觀環境的需要，後勤工作，不得不採取「非常手段」了，在這非常手段的行爲之下，喚起了什麼樣的影響？！

不少的老太婆都號咷大哭起來，一個七十多歲的老婆婆竟叫天叫地的跟着王副官，要他打死她，因爲她僅有的糧食，不！僅有的只够一餐吃的一瓦罐米，都充作給養而送往前線去了，戰爭爲了什麼，戰爭對她有什麼好處，她都無暇顧到，她只見到奪去了她的食糧，無異於奪去了她的生命。

終日，槍聲爆炸的響着，傷員源源的抬下來，後勤工作者在忙着收糧找夫送水送飯……我真幸運得很，一場病使我脫離了戰鬥，又使我脫離了後勤工作，特別是一非常的「戰鬥員工作，安逸的住在深巷裏一所古老的民宅內，看書睡覺休息。

老百姓對我們是懷着害怕討厭交織着的心理，應付着我們，好在我并無求於老百姓，只假得一席之地容膝足矣，雙方保持了相安無擾的狀態，他不敢也不願來接近我，我則沉醉在寂靜的空氣裏，默數着前線忽疎忽密的槍彈。

經過半日的時間，老百姓突然對我好起來；送茶送飯，她——主家的老太婆，她兒媳，女兒，帶着病容的兒子……都一齊擁到我的房間來，關心似的問着我的咳嗽，談着家常，代我燒湯溫火……大大的對我表示起好感來，她好像發現我是她家的一個無聲的章護，全村

高長着恐怖的怒潮，搜糧搜柴抓驢抓夫；更有少數份子，趁機胡作，鬧得全村鷄飛狗叫一場糊塗——然而這個騷潮，却單單沒有波及到她家來；她意外的高興了，她意識着這是我的功績；他覺着當兵的并不全是猙獰可怕的人物。

我暗暗的笑了，不料「非常」的辦法，却給我幫了一點小小的忙。

然而惡運終於降臨到她的家門了，糧秣員匆匆的跑到他家來，廚房住室柴房，統統搜了一個轉，兇神似的在追究着她家的存糧。

「據報告，你家有四十石麥子，你趕緊說出來；存在什麼地方？我們只要一半，如不實說，我們搜出全部充公。」

我暗暗佩服老徐，幾時學會這套神運。

他忽然見着我了；似乎有點不安，他述說上級督促得怎樣緊，他這也是出於不得已的辦法。

「籌糧固然要緊，但也要注意我們的政治影響；我們要吃飯，老百姓也不能叫他立時餓起來，」我給他提供了一點意見。

糧終于是要籌的，老百姓兩石存糧，繳出一石，這並沒有立時停止了全家的口腹的活動，她依然覺的非常的幸運。

二月十五日：于賀五莊

激夜槍聲未絕。

一八一師的這一部份，打的相當頑強，我方好幾部份包圍着，費了不少的彈藥，流了不少的血，已經打了兩三天，該部仍頑強的抵抗。

戰戰鬥結束，我軍勝利的佔領了破廟馬兒寨，俘獲百餘名；我們馬亡數十名，組織科長，預備成立的第二團的政治委員陳友元犧牲，三營副營長顏龍斌七連連長孔祥斌負傷甚重，彈藥消耗無數。

這僅僅是石軍的一小部份，尚有大部又向西退走，決定繼續猛追。

二月十六日：于北光村

我們隨着追擊部隊，繼續西進，當經過破廟馬兒寨時，火藥氣還很濃厚，遍地泥濘，遍地的傢俱與亂草，村內村外，不少的黃色與灰色的屍體，縱橫的躺着，「啊！可愛的孩子們，你們已經得到最後的安息了，你們的血，已經交澆在一起，你們活着，都是爲着不願作日本的亡國奴，拿取這新日的武器，你們死了，魂靈兒還能在這一道兒，你們的骨肉也將叢葬在一起，你們中間是沒有絲毫芥蒂存在着的……」我的思潮又受甚麼推動似的不安起來——「我不再想下去了。」

破廟馬兒寨二村，同樣是水災區中非常貧困的村子，村中婦孺都不見了，只有少數老頭頭壯丁悲哀的望着破爛的家，救着殘存的火焰。

二月十八日：于太各賈村

早飯後自北光村出發到老營休息午餐，下午五時繼續南進。疲員疲員，實在有點支持不了

，特動員大車十二輛在後接收客，走了六十餘里，在黎明時到賈村宿營。（距大名城只二十里）

石軍已渡衛河南去了，我們空進了一起，沒有達到預定的願望，白累的疲勞不堪。

（廿九日）移營住趙莊，北轉約六十里，水災又很重。

二月二十二日，移至房兒寨，——山東館陶縣屬的大鎮。

我們見到了市鎮了，還能買到一些肥皂毛巾之類的日用品，真是幸運的奇遇。

住在一家相當大的老財家裏，直徑五十餘公尺的麥積柴，要叫我們吃，供給我們全軍作燃料，也能燒它兩個月——但房主人却吝嗇得很，他有這大的麥收，竟不自動的招待我們一餐像樣的飯。

山東文化的落後，真是一個不解之謎，同樣是廣大的平原，同樣是交通便道，產富庶之區，同樣有很多的市中心都市，然與河北冀中一帶比較起來，文化程度的相差，竟不可以道里計，纏足挽髻的少婦幼女，扭捏街頭，醜態百出，一切風俗習慣，還維持着十八世紀的封建形態，對於抗戰，更是毫無認識，他沒有冀中民衆熱烈的抗戰情緒，沒有普遍堅強的羣衆組織，更沒有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他們只是宿命式的靜待者，靜待着不幸的剝奪。

然而從另一方面看，此地又是民性强悍勇於私鬥的地方，歷史上此地就是盜賊的淵藪，現在從事這種職業的還很多，各種秘密的以及半公開的封建團體，各村都有，更有一個特點，即各村都築有很堅固的圍牆（包括冀南魯西毗連地區域都在內）村名也多以寨命名，即

可見盜賊之多，與民衆對盜賊的長期鬥爭性，然而爲甚麼這種鬥爭的精神，不能發揮到抗戰中來呢？

二月二十三日：于牛莊

我們連在房兒寨休息幾天，行軍中的疲勞，已經恢復了，石軍已渡河南去，爲了澈底驅逐與消滅之，我們將乘勝餘威再來一次大追擊，因爲第一戰役的勝利，還不能滿足我們的慾望，俘虜僅僅的百餘名，重武器一點也沒有，這與我們預定的目標距離還很遠。

使我們能引以自豪的，是我軍戰鬥的英勇，與不顧犧牲的精神，破廟馬兒寨之役，在敵人火力封鎖之下，開闊地中，一聲命令，我們指戰員談笑自若的躍進着，接近了敵人的障礙物，冒着火焰投入衝鋒，喊着各種動人的口號，從烟火沸騰中把敵人驅去了消滅了，不少的友軍，即在附近冷靜的作壁上觀，表示爲這是不得了的榮譽戰績，所以英勇善戰的津南軍，不久即震動了全冀南，這種榮譽的興奮，給我們起了不少的作用，即更刺激了我們慾望的發展。

下午一時，接到情報：邱縣敵五百餘寇候村鎮西進，在三塔五塔發砲四五十發，平固店發現敵四百餘人，據傳係來自曲周方向。

晚六時，我軍奉命出動西進住于牛莊，二、三營住於蘇莊，（牛莊南三里許），一營住於西張孟（牛莊西北二里許）冀南軍區給我們任務，是迎頭痛擊平固店的敵人，友軍數個團，則分住左右兩翼及我後方，担任箝制敵人。

當我們在冀南縱橫馳驅的時候，日本鬼井不出來，但當我們已將冀南掃蕩完了，他又出
來向我們掃蕩。

二月廿四日：于淺口

昨晚以整理情報通知各部，應待甚晚，今早睡與王雷，通訊員警呼集合，「敵人騎兵已
冲上來」，他天隨着，我急響裝畢，全科人員亦分別出發，街上人馬紛亂，有的傳開飯，
有的慶集合，我莫明其妙，正遲疑間，機槍聲破聲連珠似的叫了起來，敵彈自西而東掠空而
過，發出「絲——絲——」的聲音，突然一陣煙霧轟然一聲，在不遠的東邊爆炸了，敵人已在
在向西張孟衝鋒了。司令員副司令員們……村西一所高大的院落作了臨時的指揮所，我因
為別種任務的關係，不能停在這裡。背上二份必要的地圖隨着撤退人員奔赴村東的緊急集合
場，但馬繹絡千途，紛紛往東亂跑，無人負責指揮，序列大亂，已無人整隊集合了，
村東是我們的撤退之路，行李，馬匹，担子凌亂地跑着，老百姓則全部逃往村南，扶着
牆，不擇道路，不顧田隴，散兵羣式的遍野而下，這造成敵人砲兵射擊的有利目標，砲彈
密密的散落在村東村南的道路上田野裏，煙塵此起彼落的往上冲，爆裂聲，銳的叫着，敵聲
愈烈，人跑得越瘋狂。

戰鬥部隊向在西張孟牛莊堅強抵抗，大小行李供衛兩部教導隊及光榮的戰利品——石軍
俘虜百餘名，全部九百餘人則一齊撤至牛莊東面十餘里之北拐渠候命。
敵聲一陣陣的激烈起來，十六點——即往北拐渠担任側擊敵人左翼的任務的——悄悄的

開往西南方向去了。我們是沒有戰鬥力的一羣啊。指定後勤的負責人——四科長，不知走到那裏去了，前面戰況我們又不了解，頗覺躊躇，後來決定移至房兒寨，略一休息，敵人又緊蹙追向我們來了。（此時我們主力已退出戰鬥），我們又是無次序的大撤退，向東移，不，向東跑，幸而有份地圖作着我們的嚮導，由東而北，破聲遠了，步度才漸漸穩定下來，到鄭村終于找到了我們的主方。

劉康陳蔡東……諸全志，都一一的見着了，緊緊的握着手，苦笑的相互注視着，半響無言，心裏都有全一的感想，我們又見面了！互相流露着再生的慶幸。

胡營長號啕大哭起來，最堅強的第一連幹部戰士全部犧牲，一營精華損失過半，怎能不哭啊。雖然這與馬兒寨戰後傲慢獨步的樣子有點不太相稱，二三營長還能勉強支持着

傷員躺滿了衍心道旁，這僅是搶救下來的一部份，然而處置已成了問題，努力動員担架，輕傷的隨部隊行動，重傷即遷避鄭村。

陳告訴我：「殿卿負傷了，小腹中打進個子彈，沒有出來，傷勢相當重……這更增加了我心中的憂鬱，「一個早年失掉父母的孤子，拋掉了家，慷慨的跟我出來，為國負傷，自是光榮，可是他家中怎樣呢——我要負起今後的全責啊！弱妻幼子……應否通知他們……怎樣代他處置……」心中顛倒的縈思着，找不到個適當的答案。

傷員太多了，都是那末一團模糊，都是那末難着，想找他看，看而不可得，黃昏後首鄭

村北移十餘里，至淺口宿營，路上想起肚子還餓得很難過，才一袋一袋地煮着，一袋嚼着，一袋嚼着，分着煮的玉米饅，吃了今日唯一的一餐。

二月二十五日：于淺口

在淺口休息，大行李已統統丟掉，夜間同老康緊緊的擠在一間小廚房的窄坑上轉轉的睡不着。

余已訪知殿卿留在鄭村，到參謀長處請假一天，決意去看一看。

余孤單的走着，心頭浮着一層恐怖的陰影，「敵探漢奸，野蠻的羣衆……」那是我恐怖的对象。

見到了鄭村負責人，我打了他一段「官腔」。

「敵軍傷員暫時寄在貴村，請貴村長要格外關照，……我今天特來看看他們，請你領二三下路，各處看看」。

經過十餘家，終于找到殿卿了，一間低矮的小土房裏，地上堆積着草與破爛的農具，一個窄窄的小土炕，殿卿還有一個小孩靜靜的躺在上面，蓬亂的短髮覆着黃色的前額，眸子發着閃閃的光，我輕輕的鬆了一口氣，他的傷並沒有我預料的那樣嚴重。

我輕輕的撫着他的傷，子彈是在腰部打入的，走到小腹內并未穿出來，在腿腋裏凝成堅硬的二個疙瘩，可好並沒有妨礙了大小便，并没妨礙了飲食。

「傷并不怎麼要緊，好好的治，是不會死人的，可是到現在兩天了，還沒有換一次藥……」

……。」

我心頭又爬上了一重陰影：「一個肩上海帶的，血淋淋的洒滿了全身，傷口處，灰的衣服白的綳帶已混合的凝成大紫瘀痕，他不是致命的傷，然而失血過多，他分明已沒有希望了，還有很多……難道這數十健兒，在戰場上搶救下來，反任其死于創傷腐爛之下嗎？」

「不要緊，今天不來，明天一定來換藥的，只要我們不走的話，」我只好這樣來安慰她了。

「你們往那裏擲！是不是要回冀中！」他惶急的問，「就這樣把我們擱這兒了！」

「我們暫時并不走，如果情況變化，也不一定，無論如何，上級還有妥當的辦法來安置你們。」

「我們只要求跟着隊伍走，或者把我們送回冀中去，這地方老百姓真怕人，你們還在這裏。」——假若你們走了，此地沒有我們的隊伍，他們還不定怎樣呢？」

「此地老百姓是不很好，上級正考慮着這個問題。」

「考慮……」——情況一緊張，他又顧不得考慮哪，昨天，你們統統走啦！扔下了我們，每人給了五塊錢，叫我在這裏養着，好！叫我們在這裏養着！我們拚命流血，就為了賣這五塊錢！」他的眼淚終于自眼角上滾了下來。

「經濟上——各方面的困難，限制住了，沒有辦法——你不要着急，着急對於傷口是沒有好處的。」我尚能說幾句這樣安慰的話。

一個鐘頭的談話，太陽已將偏到西方，我挖挖腰包掏出僅有的早晨自科長那裏借來的幾元錢，塞在他的枕旁，他發出乞求的聲音：

「你們若暫時不走，千萬再來一趟，我們談談，走了，最好給我寄個信，告訴我到了什麼地方。」

我答應了他這個事實上不可能的要求，拖着懶洋洋的身子，勉強的離開了這間小屋，在我模糊的眼偷偷回顧的時候，他却用被子緊緊的蒙住了他的頭。

二月二十七日：于邱縣潘官寨。

早二時自淺口出發向西南方向前進，原定到南北拐渠宿營，因該處已住有友軍，遂移至房兒寨。

又住在上一次所住的房子裏，預料在此將有幾日休息。下午突然接得報告，大名敵千餘分三路向北掃蕩——我們再也沒有應戰的勇氣了，遂立即由房兒寨北移至古高莊，休息并進晚餐，夜十一時由古高莊北進七十餘里，通過館陶至邱縣之間的鎖鑿，到潘官寨宿營。

總計本自淺口而南北拐渠而房兒寨而古高莊而潘官寨，行程約百二十餘里，幸而日餘來，皆在行軍中度生活，體格已有相當鍛鍊，但亦疲敝不堪了，我還沒有背着什麼東西。

二月二十八日：于潘官寨。

一件悲痛的可慘的事件發生了，當十餘日前，我們剛剛結束了馬兒寨戰鬥之後，邱縣敵人的數人共千餘名，即向邱北這一帶地區掃蕩了，我們的戰鬥部隊已進擊石軍轉至邱縣以南

，但傷員是無法移動的，潘官寨卽住有我們不知某部的四個傷兵，當敵人將到此村的時候，老百姓竟將傷兵架到村外路口棄之不顧，他們自己跑光了，掩藏在家內他怕日本燒他的房子，結果這四位壯士，與敵日本在路口活活的燒死了，他們負了傷自己無法行動，遭受了這樣的慘禍，那如死在馬兒寨倒乾脆痛快，真痛心得很。

在敵後支持游擊戰爭，傷員的處理，也是一個重大的困難問題，因傷員不能靈活移動，在緊急情況之下無法脫離危險，遭到敵人的慘殺，是屢見不鮮的事，然而這四個并不是打日本面負的傷，本可以脫過敵人的毒手，偏偏又遇到狠毒的老百姓送給敵人殺死，這在我們抗戰以來，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晚劉副長自稱領海回部，途中與敵有數次幾乎遭遇，險遭不測，邱縣以南大名廣平以北衛河以西，敵人大舉掃蕩，數路合擊，仍以房兒寨為目標，到處燒殺掠奪，慘酷極矣，可憐這一物產豐富之區與敦樸頑強的老百姓，可憐有着大麥精糧的老財主，你們安定的生活，已成了過去了，你們開始接受戰爭的沈禮吧，我們幸而跳出了這一區域，不致再遭受像西張孟似的那樣的損失，但是我們的傷員，則正陷在這個合擊圈內，啊！……

友軍全部都渡循河東去，追擊石軍，進行第二次戰役，我們則以遭受重大損失無力參加了，第一次所獲得的勝利品，完全丟掉還不算，又虧蝕了我們很多的老本，這真是使我們首長感到大大失望的事。

三月四日：——自西大屯猛往南進又回到古高莊

敵人的掃蕩剛剛過去，我們就又出現了，老百姓都驚異的窺探着，他們的表情都在像說着：「你們是藏在甚麼地方的！怎麼鬼子剛走了，你們就又回來了呢？」的確，我們這種奇怪莫測的行動，是非安土重遷的老百姓們所能想像的。

三月三十一日，自經鎮移至北李莊。

冀遊某支隊與我們合編，特開歡迎大會，幹部並舉行會餐。

冀遊是冀西遊擊司令楊秀琴同志領導之下的遊擊隊，這次西張孟戰鬥，我軍遭到這樣大的損失，冀兩軍高是要負相當責任的，他的指揮的錯誤與所屬部隊配合的不機動，實為造成我們挫敗的主要原因，爲了補償我們的這種損失，所以在黨的命令下將冀遊某支隊編入我軍。

惟是該支隊，組成不久，鄉土觀念還很濃厚，如公開宣佈併入我軍，恐鞏固上大成問題，因此冀兩軍區特先在該部隊中進行動員：「……津南軍槍枝很多，並有很好的戰鬥經驗，我們到他們部隊裏實習一下，他們願意借給我們槍幫助我們……」同時我們也派了很多幹部以另一種面目到他們隊上幫助工作，所以現時名義上還不是正式合編，而我們所預先派去的幹部也裝作與我們素不相識的樣子，以減少他們的疑慮，李參謀也是派去工作者之一，當他與冀遊原來幹部同在一起的當兒，我想起一件事要和他談談，他竟瞠目不相識，我恍然大悟，我幾乎洩露我們的秘密。

楊主任孫祕書長來訪，楊主任事變前任大學教授，事變後任冀中抗戰學院院長，現任冀

南行政主任公署主任兼冀西遊擊司令，雖身膺軍政要職而談行動充滿學者風度，他的夫人——孫祕書長亦有學者作風。

「八路軍甚麼都好，就是這一點作風不大適當，合編就說合編好了，何必說甚麼實習呢？」當副司令員要求他回冀遊併入我們的一部份談講話的時候，他這樣答復着，態度是那樣的雍容，當他聽人講話的時候，兩手總是插在耳朵後面，幫助着收集聲浪，「我還是不說話的好，我怎能欺騙他們呢？」他有點溫厚的長者的姿態拒絕了我們副座的要求。

四月十一日：我們又回到饒陽縣屬之索樓莊

下午三時開進悼陳政委大會，全軍參加，一律着新服裝，地方參加者有各村學生及各團體代表，情況熱烈肅靜緊張。

陳政委的犧牲，真是河南的大損失，不，是黨的大損失，他是那樣的熱愛着黨，熱愛着黨的事業，當我們在冀南行動的時候，冀中的敵人也正開展了瘋狂的掃蕩，他恐慌了，他害怕在冀中新擴大起來的部隊被敵人沖垮了，他怕留在冀中的幹部負不起這樣艱巨的責任，他決意先行趕回，撐持這個暴風雨中的孤舟，可是不幸得很，在他帶着騎兵連走到釜陽河畔的時候，遭過敵機掃射，他就壯烈的殉職了，雖然冀中的千餘新兵并没遭到他所顧慮的那樣的危運，但他竟在這忠誠的焦慮中犧牲了自己，今天嶄新的隊伍，整齊的站在他的靈前，也都拉展了似乎悲哀的臉，陳政委有知，或可含笑九泉了。

明印準備號三祝捷大會，慶祝南下「奇逆」戰的勝利，并演劇助興。

連日會餐兩次，一進悼陳政委，一補過舊曆年的賬，有戲看，有肉吃，調劑一下苦操的生活，大家又覺得興奮起來。

四月十二日：于索樓莊

河間敵僞百餘人，突於昨晚進到劉疇，今早南移至宋莊，距我已不足二十里。

伍仁橋蓋縣均有敵增加，并有敵一部進至南馬北馬，竊窺東西敵情，似係有計劃的對我掃蕩，封鎖東西路口，倘饒陽敵再進到呂漢北岩，則我軍四面圍敵，無迂迴遊擊之地矣。

昨晚預定之演劇計劃，已宣告流產，

十時副司令員召集司令部全體幹部會議，首談各方情況，繼述應付敵人的掃蕩。……棉衣的處理真成問題，上級叫自己背着，如何能背了許多呢。

十二時情況緊張如舊，看來又將度幾日行軍生活。

下午二時，情況較緩又決定進行演戲，閉幕後即準備行動。

夜十一時出發南進，跳出該地區。

四月十九日：早移至大王莊，距索莊三里餘。

連續發出召回地方工作團與短槍隊的命令，這是一個突然的動作。

工作團與短槍隊負着我們在冀中的兩大主要任務，一是武裝部隊的擴大，一是經濟物資的搜集，兩者是互相配合互相依賴的，工作團無疑已獲得顯著的成績，五十幾個過剩的幹部，換來一個相當壯健的新兵營，都是二十多歲的小伙子，無怪乎副司令在檢閱之後也欣欣然

有喜色了，但短槍隊卻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一河之隔竟使獻交一帶，變成了另外的一個世界，人民雖也熱望着勝利，熱望着反攻，但對我們的短槍隊却採取仇視的態度，他把我們認成了一黑八路——潛伏敵區專門綁架劫掠的土匪。——我們拜倒在甘肅漢奸的腳下，聯合起來打擊我們，幾個精幹的短槍隊員，竟被他們吞噬了，雖然我們也會給他們一點顏色看，一氣捕殺六十八個附逆的偽村長，但竟不能嚇退了無法立足的困難。

由於環境的壓迫，或許是由於任務的需要，短槍隊不得不撤回來了，可憐得很，幾個月的交功單上，亂區不見的兩萬法幣，再有，副司令的一架照相機，司令員的一雙大皮鞋。

夜，軍區司令部向西轉移，行至東張崗，不期有敵百餘人已先至該處，偵察隊并未發覺，不防也照常行進，正在渡河之際，突遭敵人的伏擊，受到很大損失，呂司令員的特務員，拉着幾匹空馬倉皇的跑到我們這裡來。

敵人的戰術的確是進步了，以前只敢白天出動數路合擊，現在則敢在夜間打伏擊了，以前進擊多係猛進，現在則步步為營穩紮穩打，以前只注意襲擊我們的武裝部隊，現在則大量破壞我們的後方機關及可利用以抵抗他的物質資財。

環繞我們週圍，據點日漸增多了，如北風劉路豐樂堡傅家佐高家崑……不是當面的中心，就是我們活動的要路，每據點多不過百人，少僅三四十人，而且大部是偽軍，住在一個地方，首先修好工事，白天出來到附近各村擾亂一下，到曉就守住工事，動也不敢一動了。

他不動，我們也不動，這樣就構成了敵人封鎖我們的有力據點。

我有這樣的意見，這樣的據點，應該堅決的消滅他，如此可能有以下幾個意義。

1. 給敵人一個打擊，打破他傲慢輕視的心理，至少以後少數人不敢輕於出來擾亂。和輕於建立據點，全時小的據點也會感到威脅與驚慌，可能自動的撤回。

2. 偽軍現已依附日寇為虎作倀，消滅一個據點，也給偽軍一個大的威脅，可能爭取到我方來。

3. 可以興奮民衆，興奮政府，興奮士氣，提高戰鬥精神。

4. 可以得到物質武器及彈藥的補充。

我們有沒有力量消滅敵人的據點呢？有的，我們有足够的把握消滅敵人的據點！

1. 我們部隊有着相當的戰鬥精神和經驗，這在馬兒寨西張孟的戰鬥中已經試驗過的。

2. 敵人每一據點的兵力，并不強大可怕，增援也不十分迅速，因為點與點間的交通，

都被我們破壞了，即使增援，并無很大兵力，我們可以拿一部份兵力應付他，或集中主力專門打他增援的敵人，敵人武器也不甚強，且我們利用夜間向他襲擊，他的火力也失去了應有的效能。

所以我們是有足夠的力量來消滅敵人的據點的，如果整個冀中在統一組織與指揮之下，

動員廣大部隊，全時向敵進攻，則更使敵人手忙腳亂，而收到更大的效果。

這就是我的意見，今時也是全部老百姓的意見，他們熱烈的這樣期望着我們，我也熱烈的期望着我們的首長。

四月二十日：于韓莊

夜細雨不止，河間敵於今晚進到呂莊與我二營接觸，敵僞只百餘人，不難一鼓消滅之，因沒有決心只遲其前進而已。

司令部移至千民莊，老百姓逃避一空。

晚九時全部向南移動過滹沱河，到韓莊宿營。

四月二十一日：于東鹿縣張家營

下午六時自韓莊西進，來自安平之敵人的襲擊部隊百餘名，也正在向裏推進，黃昏後他們停在東沿灣，大約是準備黎明時向着我們動作的。我們的行進縱隊以未嘗有的速度，在東沿灣的南面悄悄的繞了過去，拂宵到達了東鹿縣境的張家營，行程恰恰一百里。

四月二十六日：于龐村——距平漢路僅僅三十里

開始宣佈開入冀察晉邊區，整理訓練

下午五時出發西進，全軍集合在村西的大沙丘上，丘的週圍種着稀疏的槐樹，翠綠的麥苗，一望無際的搖曳着，農人，婦女，兒童，在收拾着菜園，攪着驢糞，交奏着「格支格支」的沉重聲與「嘎嘎」的輕快聲。

美麗的可愛的冀中，我們又將和你告別了，我們很慚愧，我們沒能在冀中貢獻了更大的

訪事，沒有在黨中開一個大的就寢會。

別了！冀中，希望不久的將來，我們還能一道兒來奮鬥。

在集合場裏，首長簡短的講句話，宣布今夜通過平漢路封鎖線，人人都顯出疲勞得要求休息的興奮神情，「好！到路西休息去吧！」「這末遊擊，把腿都跑細了。」——首長在發着沉壯的抑揚的音調，部隊在隱隱的研究着討論着。

又是八個，拉到了部隊的前面，又是企圖逃跑的份子，這回不是山西人，而是河北人了，一個，面部還流着鮮紅的血，那是被捕時用手槍柄打破的，八個不能一齊都槍決啊！經過首長審慎的選擇，結果僅以兩名「示範」，餘均牽到警備連充作重機槍的運輸隊。

一聲命令前進，部隊蠕蠕爬動起來。

根據我們的經驗，最難走的道路，要算是沙地了，踏上棉軟軟的陷腳，只有耐心的一步一步的踏着拔着，沙礫灌滿了鞋襪，摩擦着腳底。

可是今夜又遇到沙漠地帶了，（沙河附近）一個個莫不叫苦，都「鞠躬盡瘁」的樣子走吧，拉船褲似的走了兩個鐘頭，才渡過了難關。

通過沙漠後，緊接着就是跑步，距鐵路我們的通過點足足的四十里，一氣跑到，氣喘吸的不能再快了，剛鑽到肺裏隨即噴出來，鼻孔一翕一張的煽動。

距鐵路約有二里之遙，馬上變成四路縱隊，竭力制止着呼吸，步子輕輕的，貓兒捕鼠似

敵人的巡查封鎖，較以前更嚴密更利害了，每四里有一個碉堡，內有十二三人，攜有輕機槍擲彈筒，不時的向路上掃射，以防止我軍的通過，站上更有大的兵力，一有情況馬上出動，巡路的專車，經常在可能通過我軍的地方，往來巡檢，甚或開至我們通過的路口，停着不動，如果他發覺我們通過的話。

這次的通過，要算是最緊張最順利了，在接近鐵路由一千公尺到五十公尺的運動中，敵人的火車竟通過三次，在車到了我們面前時，都靜靜的伏在地土，不聲不響，車在揚揚得意的走着，似乎并未發覺我們，煙囪內噴射着明亮的火焰，拖着長長的尾巴，慢慢的過去了，一羣夜老鼠，驚的蹣跚了起來，鷹飛鬼走似的奔過了鐵路，四路六路八路……縱橫，儘着道路的面積往西擁，司令員手執着紅的白的旗，儘力的搖。這代表着他的命令：「快跑！快跑！」

「叭——」突然的一聲，自左邊相距不足二里的碉堡內發了出來，以後又寂然了。夜沉默着，只有一沓沓……」的腳步聲。

纖弱的月光散佈着濃暗的煙霧，路的西旁，隱約的顯出模糊的森林的輪廓，一羣夜老鼠搖搖擺擺的消失在曖昧的森林之中了。

五月一日：于北譚莊——河北靈壽縣縣屬。

在積勞之後，得到一點休息，真不能形容的快樂，不再害怕民衆洩漏消息而暴露我們的目標，不再害怕敵人的合擊，我們有了足夠的睡眠，足夠的休息，一時間屬於我們，在

我們吃飯聊天，寫寫看看，大便小便，又開始一段不全的生活了。

地方政府爲了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於今日召開羣衆大會，并對武裝自衛隊，首先，舉行檢閱。會期三日，分別檢閱演劇發獎。

晚陳莊劇團演劇，楊黃蔡等約我全去參觀，部隊亦全體參加。

會場相當的熱鬧，廣大的一片空坪上，人擠得黑壓壓的，北面是主席台，也就是臨時的戲台，南面還有一座松坊，青年們肩着帶紅櫻的長槍，背着大刀，精神抖擻的唱着歌，自松坊下面進了進來，矗立在主席台的左面，歌聲剛一停止，接連怒吼似的喊出「歡迎婦女自衛隊唱歌」，婦女們也一隊一隊的排列着，不甘示弱的唱着響着。剪髮的挽髻的，大足小腳，形形色色混着幾種近代的人物。老太太老頭們另成一個集團，排着不規則的隊形擠在會場的角落裏，張着不木了好的眼睛，沉默的聽着看着。

汽燈放出耀目的光芒以後，演藝開始了，陳莊劇團，原是一個不脫離生產的文藝團體，有團員三十餘人，吃的公家的糧食雖然少，然而演出來頗有令人滿意的成績。

五月三日：于北讀莊

我們爲了紀念「五一」五三「五四」五五」也召開一個大會，新劇團擔任遊藝

。晚，天氣還涼得很，穿着棉衣還有點抖瑟。是天氣真的冷呢？還是病象的徵兆？

回到來後，身上果然發熱來了，頭暈得利害，口裏又乾又苦，想點酸的鹹的滋味調和一下，

敵人的巡查封鎖，較以前更嚴密更利害了，每四里有一個礮堡，內有十二三人，攜有輕機槍擲彈筒，不時的向路上掃射，以防止我軍的通過，站上更有大的兵力，一有情況馬上出動，巡路的專車，經常在可能通過我軍的地方，往來巡梭，甚或開至我們通過的路口，停着不動，如果他發覺我們通過的話。

這次的通過，要算是最緊張最順利了，在接近鐵路由一千公尺到五十公尺的運動中，敵人的火車竟通過三次，在車到了我們面前時，都靜靜的伏在地上，不聲不響，車在揚揚得意的走着，似乎并未發覺我們，煙囪內噴射着明亮的火焰，拖着長長的尾巴慢慢的過去了，一羣夜老鼠，竟的躡了過來，應飛兔走似的奔過了鐵路，四路六路八路……縱隊，儘着道路的面額往西擁，團令員手執着紅的白的旗，儘力的搖。這代表着他的命令：「快跑！快跑！」

「叭——」突然的一聲，自左邊相不到二里的礮堡內滾了過來，以後又寂然了。夜沉默着，只有「啾啾……」的腳步聲。

纖弱的月光散佈着濃濃的煙霧，給的西旁，隱約的顯出模糊的森林的輪廓，一羣夜老鼠搖搖擺擺的消失在曖昧的森林之中了。

五月一日：于北潭莊——河北靈壽縣屬

在積勞之後，得到一點休息，真不能形容的快樂，不再害怕民衆洩漏消息而暴露我們的目標，不再害怕敵人的合擊，我們有了足夠的睡眠，足夠的休息，一切時間屬於我們，在

我們吃飯聊天，寫寫看看，大便小便，又開始一段不全的生活了。

地方政府爲了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於今日召開羣衆大會，并對武裝自衛隊，首先舉行檢閱。會期三日，分別檢閱演劇發獎。

晚陳莊劇團演劇，湯黃紫等約我全去參觀，部隊亦全體參加。

會場相當的熱鬧，廣大的一片空坪上，人擠得黑壓壓的，北面是主席台，也就是臨時的戲台，南面還有一座松坊，青年們肩着帶紅櫻的長槍，背着大刀，精神抖擻的唱着歌，自松坊下面進了進來，矗立在主席台的左面，歌聲剛一停止，接着怒吼似的喊出「歡迎婦女自衛隊唱歌。」婦女們也一隊一隊的排列着，不甘示弱的唱着響着。剪髮的挽髻的，大足小腳，形形色色混着幾個近代的人物。老太太老頭們另成一個集團，排着不規則的隊形擠在會場的前落裏，張着不太了解的眼睛，沉默的聽着看着。

當汽燈放出耀目的光芒以後，演藝開始了，陳莊劇團，原是一個不脫離生產的文藝團體，有團員三十餘人，吃的公家的糧食雖然少，然而演出來頗有令人滿意的成績。

五月三日：于北調莊

我們爲了紀念「五一」「五四」「五五」也召開一個大會，新劇團担任遊藝。

晚，天氣還涼得很，穿着棉衣還有點抖瑟。是天氣真的冷呢？還是病象的徵兆？

回來後，身上果然發熱來了，頭暈得利害，口裏又乾又苦，想點酸的鹹的滋味調和一下，病魔果然降臨了。

生病真是極困難而又極可怕的事情，革命尚未成功。豈是生病的時候，區區的微末不足道的一員，又豈有生病的資格，病魔在牽離之際，怎不加以慎重的考慮？我不住的咀咒着。

這也許是對我的一種懲罰吧。黃在向邊區轉移的時候，面黃肌瘦的吃不下什麼東西，每天照樣百里八十里的走着，使他沒有掉隊的唯一支持着，只是每日的藟藟二瓦白水一杯。

有一天，我給他一個關心的勸告：「你應當從主觀上努力調劑一下，不要只是藟藟備備的稿——」

現在怎樣，我的主觀調劑的能力，已遭受到試驗了。

五月四日：于北譚莊

早飯來到了，臭惡的不愿看它，還是倒着睡覺舒服點，將近午時，診斷的時候了，只得拖着懶懶的身子找馬醫生去，地在振動着，樹木房屋迷離的要倒下去，我時時的閉着眼睛，努力的走着。

「馬同志：看看我吃點什麼藥好？」

「這是流行性感冒，發點汗就好了。」他拿起手掌大的一片紙，翻着蛇行的字。

「頭上經常的有汗，身上也是濕潤潤的，還可以發汗嗎？」

他停了筆，搔着頭，躊躇着，沉默了十下。

「可以再發他一下。」

「我還不想東西吃呢。」

「好，再加上一點疏苦，一定可以有效的，」他在已劃好的藥方上，又重新劃上一大片

「疏苦！」我心裡不由的抖顫了一下，這是衛生所的唯一法寶，他毫不吝惜的又撥弄出來了。

病，在某一方面看起來，也許是件樂事，不吃也由你，不喝也由你，工作不好也要得，你還可以躲去討厭的無謂的一切……成一個「真正的」自由人。

寂寞苦悶，又爬上了心頭，窗上灑着刺目的光芒，不一時被庭前桑樹的濃蔭掩蔽了，室內陰森森的，與室外陽光下的灼熱，似乎是兩個世界，古銅色的牆上還殘存着片斷的白灰，塗抹着墨寫的炭寫的歪曲的字跡和圖畫，什麼「二月裏春花燈……」又是什麼「積善之家富貴榮華……」地圖掛在牆上，黑蟻似的字跡，不住的蠕蠕爬動，大地都靜悄悄的沉睡了，只有烏鬼唧唧的叫聲，這就是我的欣賞的範圍，我的慰藉的對象。

五月六日：于北潭莊

身上冷熱漸退了，頭還有點痛，特別略一震動或者稍一思索的時候，痛得更利害，腦筋雖許是脆弱了，或者有什麼東西滲進去呢！

馬同志給我一個忠告。

「你最好打一針，」韓主任每天都來為司令員打針的。」

我雖不知打什麼針好，但很同意這個勸告。

「韓主任！」我果於找到了，我笑着說：「我……請給我打一針吧！」

「可以！可以！」他逆聲的答着，眼永遠那麼眯縫着帶着諂媚的笑。

「今日能打嗎？韓主任，」第二日我見着了又問。

「對不起，你看，今天沒帶來，對不起！對不起！改日再打吧！」

「今日可以了吧！」第三日我還有着些微的希望。

「等一等——等一等——」他和靄的懇切的說着。

正正等了三日，針始終沒有打上，他是每天自山門口跑十餘里來爲司令員打針的。

五月十二日：于北譚莊

精神總是懶懶的，兩膝蓋發酸，特別是在夜間，睡醒時感到無處擱放，頭還有點暈。又得忙於會議生活，每次會議總是四五個鐘頭，有時竟從日出會議到日沒。

會議，實在是會而不議，這也是我們的特點之一，行政的軍事的政治的黨的——還多，平均每日至少要有一次會開，而多少負有領導責任的，說不定每日就是好幾次，八路軍的生活，就是會議的生活，這倒是一點都不假的。

「開會了，」每次都是由臨時主席宣佈一下，并說：「……由某長，或著某主任某員報告……大家再發表意見……」

報告開始了，大家聽着，記着，或者睡着，活躍一點的祕密的向比鄰挑戰攻擊，互相打

着，小聲譁罵着，報告者窘迫地一直延伸下去，二點，三點，四點……都是很可能的，一個報告完結之後，接着還有第二個，第三個……

報告完畢之後，主席會又宣佈一下，「現在報告完畢，請大家根據這個報告發表意見。」

「發表意見！」大家互相督促着。

「沒有意見！」大家嚷着。

「沒有意見散會！」主席最後的結論。

會就是這樣的，整日家會，真有點令人頭痛，最討厭的，今日政治人員開會，而副司令員，派我作紀錄，整整的坐了一日，從出太陽到沒太陽，覺得像個猴兒似的再難受沒有了。

會議開始，副司令員即來了一個國際國內政治形勢報告，接着目前工作的總結與今後工作方針……事情總是這樣的，這是照例的文章，也就是一般的所謂「黨八股」，如果你燃燒着混厚的領袖慾的話，那你就得記着這個公式，到運用的時候，具體的填上一點材料，一定就成爲呱呱叫的名言謔論，以前我非常欽佩毛主席的「新階段」一個會議上的報告，作了厚厚的一本書，這真是少見多怪了，現在我發現了，部隊中到處充滿了這樣的天才報告家。

對於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了解，再沒有比我們清楚的了，會經常的開。而會議程序上，報告却佔着第一位，在情報能源供給的條件之下——只有在環境不甚緊張能久住的時候才

有可能——報告的第一聲，總是由政治形勢開始，所以國內國際形勢儘管變換得非常迅速，非常複雜，而我們却能把擔任正確的外交方針。像航行大海的輪船，任你風濤怎樣險惡，依着指北針的指示，却能確定了正確的行進方向。

「擁護和平陣綫！」「反對侵略陣綫！」英法美蘇和平國家親密團結起來，為世界和平而奮鬥。」

在去年德日高唱反共反蘇的時候，我們會熱烈的擁護了這幾個口號。

德蘇互不侵犯協訂成立之後，蘇聯外交獲得偉大勝利，德波戰爭英法德戰爭爆發了，根據科學的革命的方針，這是侵略的非正義的戰爭，德國為了掠奪殖民地，英法為了保護殖民地，雙方都不是為了和平，波蘭是地主資產階級的反動政府，戰爭也是沒有意義的，這是帝國主義戰爭，我們會提出「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號。

面對着「變化不測」的世界風雲，我們却也有着「變化不測」的態度。

五月二十三日：于平山縣澗口村

早四時起床吃飯，四時半出發，西進至山門口，每人又背上白布一匹，單衣一套，開始走上長征之路。

在前次到靈壽收糧的時候，路上，郭參謀長即會悄悄的告我說：「我們部隊將要到晉西北去，你知道嗎？這是軍事秘密，不要再告訴任何人，——二營裏這幾日開小差的很多，副司令很為這事着急，說不定又要處決幾個，也許有人已經洩露了消息——」

其實在參謀長未講之先，我已微有所聞了。

自北譚莊至陳莊，這是走過不止一次的了，平坦的路，窄窄的水溝，綠的楊柳與葦草，白的砂礫，對我們都是很熟悉的，陳莊以西已是陌生的新地區。

下午到達平山縣屬之洄口村宿營，它位於滹沱河的支流的深處兩個小溪合流的地方。

五月二十四日：平洄口

開始宣布到晉西北去，並進行動員，上午開幹部會，下午開支部大會軍人大會。

支部會上，團支部書記主持，報告：「同志們，……我們爲了安全，爲了整理訓練，所以開到這裏來進行教育……諸位安心工作……黨員要作模範，有造謠的要向他解釋……」他講過之後，接着是政治部派來參加開會的對同志報告：「同志，我公開的告訴各位，我們是要到晉西北去的，……爲了……我們要完成上級所給予我們的任務，……我們要怎樣……完成……我的話完了。」

一些戰士黨員們，眼睛瞪得圓圓的，聽着，他懷疑着，他發言了，「到底我們是上那裏去？」他們連到晉西北去也懷疑了，他們想像着，一定要到一個不知名的遼遠的地方去。

「我們是到晉西北去的！過了同蒲路就是了，同蒲路……山西的同蒲路，離這裏不遠了。你們知道吧？」劉同志重複的解釋着，「我們同志們，很多是同蒲路附近的人，一定知道的，同蒲路的那邊就是晉西北。」

五月二十五日：壬北莊

自河口出發，沿河溝南進，至郭蘇鎮折而西行，到北莊宿營。

北莊面臨水流洶湧的滹沱河，背面山峯羅列，形勢很好看，河兩岸地勢平坦，溝渠縱橫，富於灌溉之利，麥穗是金黃色的，一望平鋪無際。

我們住在一家「老財」的房子裏，房子寬闊整潔，陳設也相當講究，這是我們所謂的「頑固份子」，然而他很慷慨的請了我們一餐飯，而且還表示他關心國事似的，拿出了他經常訂閱的來自重慶的大公報，刺探透了已經三年的「舊友」了，不期在這山溝裏還有這末一見的機會。

五月二十八日：子鄰莊

自北莊西進，沿河而行，地勢愈西愈高，有時山勢束攏，河道偏窄，無路可通，或者越嶺而過，或者沿就石壁所鑿之羊腸小徑通過，這時上面峭壁陡立，下面水聲「豁豁」稍一失足就有跌入水裏的危險，水是碧藍色的，不定有多深啊！心裏都懷懷的戒懼着，但精神却感到愉快緊張。

尤其使人感興趣的，是傍山所修之水渠，自上流引來的水，平行而下，下流雖較河面略高之地，也能利用它來灌溉，這真造就了不少的肥田，增加了不少的生產，這個工程是相當偉大的，在前人修築的時候，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回到冀中平原，面積的廣大，地質的肥沃，豈山溝內的小小沙田，所能比擬。也以水利不講，河道失修，旱則赤地千里，澇則無法宣洩，千萬人的生活資料，完全聽之於自然的

支配，更不若山溝內之能以支配自然，生活較有保障，這真是一件可恥而又可痛的事情。

五月二十八日：于大莊

自鄰莊出發西進，行約二十餘里，突傳峪口發現敵人，這是我們必經的要路，顯然這是敵人企圖阻止我們通過的，我們遂回大莊宿營，俟情況考察清楚再定行止。

大莊，緊傍着溥沱河的南岸，附近有數十畝大的一片小平原，這是本村唯一的「生命線」，房屋還很乾淨整潔，青年婦女都穿着「雙不足三寸的小脚，穿着帶有銅底的尖鞋，走起路來，踏着光滑的石板：「咯吱——咯吱——」的直響，此地大約沒有什麼大風，假如風稍一劇烈的話，是會把她們給吹倒的。

「在此地住上一年，在我們也是不可能的」，我這樣想，因為怕把肚子給悶得漲裂了呢，呼吸的空間，已經快沒有了，四週被山寨得緊緊的，仰望起來，只有筆尖似的山峯插空聳立着，天空擠得剩了不很大的一塊了，恐怕這一塊上所有的星星都可能一一的數清了。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重問題，又是吃飯問題了，山溝裏本來沒有糧食，我們帶的糧食已吃的差不多了，依照預定計劃，是不需要這求長的時期的，可是情況的變化，出於我們的估計之外，竟不能順利的到達目的地而中途停滯起來。

路可以不走，飯却不能不吃，縱然少吃也能。

向軍區呼籲，向地方政府挪借，向肚子求原諒……用盡一切可能應用的辦法，動員一切力量為徵集糧食節省糧食而鬥爭。

準備應付緊急環境的一餐乾糧，於今日吃掉了，乾乾的麵餅，硬得不能再硬了，幾乎磨折了牙，可是究竟這是麵製品，吃着乾脆香甜，我聚精會神的一點一點的嚼了下去，當偶一不慎的當兒，幾片碎屑落到桌上，我毫不放鬆的伸手撿它起來，不料竟被老陳搶着掃到心裡一口吞下去了，我竟沒有發覺他什麼時候進來的。——這是我們今日唯一的一餐啊！

六月六日：于蛟潭莊

西進被阻，只好回軍了，連日自大莊移至南莊，又自南莊移至小堡一帶，都是爲了糧食問題。

奉派赴二分區投送司令員的親筆呼救信，並偕李同志補繪山西五萬分一的地圖。

二分區司令部所在地——蛟潭莊，位於小堡以北四十餘里之深山中，沿路各村民衆組織得非常好，對外踏崗放哨的，有的是兒童，有的是婦女，都很負責的盤查着，我們將目的地了，太陽正走在上空，石頭都冒着蒸人的熱氣，我們即接近一個濃蔭圍繞着的小村中，想着休息一下，村邊有兩個小孩在站着崗，一個大一點的小女孩，大約也就是十三四歲，擱着紅纒的長槍，同一個小男孩坐在路旁指手劃腳的玩着，見到我們來了，很自然的迎了上來，小女孩纏得小小的脚，走路像隻小麻雀似的一躡一躡的往前躍。

「敬禮——」，她倆一齊立正，把小手舉起對正鼻子，行了一個兒童禮對我們。

「同志，到那裏去？」她倆個并列的站在路旁，天真的問。

「就到這村裏去！」我們內心已充滿了愉快愛悅，故意冷淡的答她。

「你們在那裏來？」她不喊我們同志了。

「從那邊來，」李回手向後指了一下。

「有路條嗎？」

「要路條作什麼？我們沒有路條。」

「——」她向那個小孩看了一眼，似乎在商量對付我們的方策。

「沒有路條不行！同志。」她說。

「我們從來就沒有帶過路條」我們作看要走的姿勢。「你別麻煩我們了，我們要走了！」

「不行！」她倆個伸開了兩隻小手很快的跑到我們前面，在路上攔了起來，我們往旁繞

一繞，她也往旁攔一攔。

「你爲什麼攔住我們的路！小朋友，你太沒有道理了。」

「你爲什麼沒有路條！」她清朗的答着，并不放鬆攔阻。

我同李禁不住的笑了。

「小同志，這裏有個條，你看看可以不可以。」我說：「你得念念給我們聽。」

「我不會，」她倆一面看着，習慣的認出上面有放行的字，一定是路條無疑，可是不能

念出來，她倆一回頭見村邊走出一個女郎來。十六七歲的樣子，剪髮小腳，穿着一身白色的

粗布短衣，襯着豐潤的面孔，烏黑的眸子，珊珊的走了出來，大約她一定識字的，小女孩

向她跑了去，她看着路條，不住的向我們掃射着銳利的視線，路條被她證實了。

「同志對不起，麻煩你。」她交還我們路條，又公式的道歉。

「小同志，麻煩你們一下，你們村公所在那裏，我們借兩領蓆子，在這裡休息一下，後面還有部隊哩，」特務團在孟縣被敵襲擊的潰兵二十餘名，還跟在我們後面，由我們負責送到二分區。

「同志，你等一等，我給你要去吧。」

不一時村中給我們送出蓆子來了。

我們靜靜的躺在樹陰裏，看她們怎樣執行職務，老百姓通過的時候，不止要路條，還要他們將識字牌上的字念上一遍，再答上一個政治問題，才許你走開，不然她會膠着的攔阻你，她就充起你的教師來。

「這是『憲政』兩個字，憲——政——」

「民主政治，就是大家的事情，大家自己來管，」她還指指點點的，真的有點教師的神氣，「你再說一遍。」

下午二時許，我們到達了目的地——蛟潭莊。

蛟潭莊，是深山中躋入市鎮之列的村莊了，居民四五十戶，有着很寬綽很壯觀的房舍；二分區司令部即長期住在這裡，軍政商機關林立，人來人往，熙熙攘攘，相當熱鬧。

六月十日：于郝莊

奉首長電令回部，午自蛟潭莊動身，晚到鄰莊，住於一二〇師糧站處新準備之招待室。室內空落落一無所有，院中老百姓在忙作晚飯，李又施用冀中通用的慣技，進行其工作來。

「老鄉，麻煩麻煩你，給我們燒點開水喝，」李已不是以前過於傲慢的態度了。

假如在冀中的話，可以得如下的答復，「可以，可以，同志，等一等，馬上燒好。」可是這不是冀中了，老太婆聽到老李的話，只將眼皮向李翻了兩翻，沉了半晌，才說，「沒有柴火。」

這豈有此理了，當八路軍喝不上一點開水。老李的火已經冒上來了，可是還很沉着的說：

「老鄉，你們作飯吃有柴火，燒水怎就沒有柴火呢？我們喝不多只兩個人，今天走了六七十里路，實在渴得太利害了，麻煩麻煩你吧。」

「你等一等吧！」這是老李得到的回答，算沒十足碰個釘子，心中還燃燒着些微的希望。五分鐘，十分鐘，二十分鐘！——時間不多了，老李又躍了出去。

「老太太，水燒好了沒有？」

「你到村公所要柴火去吧，要來，我們給你燒。」

老李的火立時沖破了頭頂似的騰道。

「怎末！這點事得找村公所，真是她媽的豈有此理，你們老百姓是作什麼的，這末屁點的事情，還得我村公所！這真是沒有的事，她媽的那見過這樣的老百姓？什麼模範根據地……狗屁……」老李夾七夾八的數起來

「你罵誰！」突然的一聲，強硬而有力的攔住了老李的話，在西廂房裏，出來一個壯年的男子。

「你是幹什麼的，我們要點水喝，你不露頭，現在你出來了，你是幹什麼的！」

「我問你罵誰，你憑什麼資格罵人！」

「你管不着，老子就這樣子說話，不給老子們水喝，還管得着老子們的窮？他媽的什麼資格——你憑什麼資格！」

「你是那一部份！」

「是打日本的！是八路軍！」

「我知道你是八路軍，八路軍講的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民合作，沒有講罵人。」

「我不罵好人，軍民合作，爲什麼我們喝點水全不給燒！你懂得軍民合作，說得倒過漂亮的，老子們走得地方多啦，沒見過你們這樣頑固的老百姓，——還講什麼軍民合作！」

事情是僵了，喝水已沒有希望，我說：「老李，算了，不要吵了。」老李仍憤憤的，「這地方老百姓是不怕我們的，這鬧吵，顯得我們不尊重老百姓的利益，算了，算了。」

果然「這件事情，」反映到他們的政府去了，似乎他們還有很多的道理，我們也沒有再

「選他，反正他也不能把我們怎末樣。」

晚飯時，李站長談起邊區情形，著重提出一點來告訴我們。

「邊區有一點」他說：「老百姓只怕政府，不怕軍隊，政府的命令，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執行，對軍隊呢？除在壓迫之下他是不大理你的，所以軍隊一切與民衆的關係，都須通過政府來實現，離開政府，軍隊是吃不開的——」接着他又加以解釋的說：「什麼原因呢？第一因為軍隊政府統統是黨領導的，這樣可以有統一的行動，人力物力的動員，可以通盤籌劃，不至於亂抓亂鬧，第二老百姓出的力，的確太多了，應當給他一種保障，以提高他們的抗戰熱忱。譬如山溝裏，住着很多很多的軍隊，吃的糧食統統自敵區運來，誰運來的？老百姓！是他們白天夜裏一斗一斗的背來的，後方供給前方的東西，土貨啊服裝啊，又是老百姓一點一點的背出去的，更有過往的軍隊，運給養，運傷病員，要快子，要馱子，要響導，是每日都有的，還有地方上許多許多脫離生產的組織，在作着動員，宣傳，組織的工作，實際上這都是老百姓的負擔，——老百姓是整日忙個不停的，他們已將一點一滴的力量，都爲抗戰而貢獻出來了，如果再不給以精神上的一點安慰，那真是要成問題的，建立軍政分權制度，正是給予民衆們一個與奮鬥的，當然大部隊拿着槍桿，老百姓還是很客氣，遇見零星人員，那就不同了，所以最好是越老實越妙。」

這個事實與這個談話，又增加了我們不少的經驗。

六月十一日：于洪子店

回洪子店司令部

全部隊幫助羣衆麥收，停止操課，

從好多事實中，我又發現了一件祕密，許多冠冕堂皇的幹部都在巧妙的與金錢轉灣子；一遇到機會，多不客氣的伸出巨手來撈他一下，奇怪得很，講起貪污來，他竟反對那末利害。

下午四時，開除奸晚會，槍決四支隊叛徒四名，處罰了一些貪污份子——小的貪污份子

六月二十日：于洪子店

迭接各方情報，平山增敵步兵一千二百餘，騎兵一百六十餘，戰十門，機槍十挺，井經增敵四百餘——敵人這種布置，一定將對我們掃蕩了。

夜接前方報告，平山敵已進至東回舍，并繼續向西運動。

連夜佈置準備工作，組織後勤部，督促地方政府籌給養，動員伙子，保證作起戰來，不至挨餓，這是最主要的，政治部的人員也積極的準備政治動員工作。

六月二十八日：于洪子店

戰鬥準備已完成，大行李移往李家沟，由一科長負責指揮，戰鬥部隊在原地集結待命，街上冷清清的，老百姓已不知鑽到何處去了，也有少數的還在忙碌的搬着東西。

黃有點採薪之憂，隨一科長到後方去了，楊蔡王陳……我們隨着指揮所工作。

戰爭雖不是好玩的事，然而對我們并不怎樣的可怕，飛機坦克，機槍大砲……煙塵的迷漫，血肉的橫飛，人的慘叫，獸性的瘋狂……這……這只是想像中的一副圖畫。

我們安閒的休息着，蔡昨日睡的夜晚點了吧，吃過早飯，卽倒在鋪上呼呼的打起鼾聲來，空氣似夜一般的沉靜。

「叭嗒——叭嗒——叭——」飛機警報！隨着「噏……」一架雙翼銀色敵機，已由東南方飛入洪子店的上空了，我正考慮應不應當躲牠一下，「轟——轟——轟——」地球要崩裂了似的發出震耳的巨響，「嘩啦……」不知是什麼響了，我身上畢畢剝剝的不知落些什麼東西，我本能的——在嚮動的一刹那，躡到階石下意外靈敏的倒下了，老蔡茫然的鑽了出來，沒命的跑了出去，老王在抱着柱子直打轉，一陣烟塵過去之後，我們摸了摸身上沒有什麼痛苦，房子依然矗立着，地上積了一層很厚的灰塵，濃濃的黑烟，還在後一進突的冒着，我們面上身上已完全成了灰塵色，這是天然的偽裝，也沒有工夫去拂拭它。

「老王，我們躲開這兒吧。」我說，老王還在扳着柱子出神的望着飛機，「走——走——」我催着，對過是一片斷垣殘壁，這是上次鬼子進攻的「仁政」所造成的，我們投入裏面，突的飛機尾巴往上躡，頭又沖了下來，正好對着我們，我們拚命的往斜裏跑，一堵短牆阻住我們，撲地倒在牆下面了，身子緊緊的貼着地，牙咬得緊緊的，聽着命運的裁判吧，飛機沖到我們垂直的上空，炸彈還沒往下掉，心裏又稍爲釋然了，「轟——轟——轟……」機槍在發着清烈的叫聲。

經過返復的投彈，村的中央，週圍，叢叢的冒着黑烟，很久很久，大約彈已投完了。飛機才輕快的勝利的走了，一雙銀翼消失在東方的晨光中。

部隊并沒受到損失，只死傷了幾個老百姓。

七時全軍向東推進，飛機又回來了，盤旋在附近的上空，我們選定了大麥窖一帶的山頭，作爲防禦線，部隊布置在山頭上。

特務團在溫塘與平山出動的敵人打着，第一營在甘秋與井陘出動的敵人打着，槍聲噼噼，零落得響。

我們靜靜的躺在山頭上，首長們持着鏡子不住的瞭望，灰色的岩石上散布着無數的黑點，地在灼熱，逼山禿禿的沒有一支樹木，找不到一點避陰的地方。

通訊員自第一營帶來不幸的消息，甘秋前面的一個山頭，有戰術意義的山頭，一連奉命佔領它作爲前進陣地，一連連長——張大貴，領着他的羣衆們，招呼着跑着，將到了山頭，敵人已到了那面的山腰，「砰——砰——拍……拍……拍……拍……」槍聲，炸彈聲。一齊爆炸了，幾十個鬼子不知是死了或者是嚇的統統的滾下去了，張大貴瘋狂的喊着，「打——打——」然而他只看見前面的敵人，側面的敵人在另一山頭上只離他幾十米遠，他沒有看到，弟兄等沒有看到，敵人機關槍叫了，他——張大貴，還有幾十個無名英雄，都作了壯烈的犧牲。

「二科長，」副司令員說：「派偵察員找到一營，叫他們撤到我們這一道線上來，要自

已掩護着撤。」

我們停在大麥窰的防線上，恐怖的回憶完全消失了，又在有意識的等候着新的恐怖的到來，頭腦昏昏的，只是熱得難過。

山坡下濃陰圍繞的小村中，作了我們臨時的陰蔽地，老百姓多不在了，由我們找到相當漂亮的席子，舖在涼風簌簌的過堂裏，解脫了衣服，風吹着忽忽的入睡了。

午飯白面豆餅綠豆稀飯——這是很難得的食品哩，不是戰時是不易吃到的，我們在老百姓的雞籠裏。找到幾隻碗，滿桶的稀飯，由我們任意的吃，楊汗流滿面的喘吁着，一手端着碗，一手鬆他的褲帶。

「多喝點稀飯，防備着下午渴。」他還招呼着我們。

「你還要防備着爬山哩，這大的肚子，多末累贅！」

「晚上有一餐嚙，只要你打仗，不怕沒得稀飯吃！」

「管他麼！先塞得飽飽的再說，」楊仍把頸子一伸一伸的喝着。

溫塘甘秋方面的敵人遲遲不進，而另一股敵人約五六百名，則沿薄沱河岸上犯，企圖迂迴我後方直犯洪子店，下午三時我們得到這個報告。

「……敵人現在到了朱鶴，距洪子店只有十餘里，假如被敵人先佔住洪子店，我們退路就成問題。」副司令說：「二營留一個連在大麥窰監視溫塘方面敵人，其餘全部回洪子店——只有這樣辦，沒有別的辦法。」營特務團又連絡不上，不知他們那邊怎樣。

最好他們支持着，并積極的活躍着，下才好。他已向幹部們這樣解釋着，并徵求着同志的同意。

終於依照這個計劃執行。

當我們離開店對東的山頭運動的時候，「噯……」的機聲！一個通訊員一匹馬開子似的跑到山下來了，敵人已佔住了馬寨的高山，距我們約有三千米，中間隔着一片平坦的樹木蔭森的山間地。

據我們確實的知道的，這股賊子共五百餘人，沒有砲，沒有後續部隊，距它的據點五十里，距第二綏部隊也有二十里。

「消滅牠，這才是時機！」管長已確鑿下了這樣的決心，黑色之夜，無聲的爬上了大地，九連十連十二連在顏營長的指揮之下向敵人運動着，代表沖鋒命令的號音，發了出來，「噯……」托着極長的聲音，激烈而悲壯，山谷都嚴肅的響應着，機槍嗶嗶的叫了進來，隨着一閃一閃的火花響着轟轟的響聲，夜不再寂靜了，勝利的慾望，在每人的心中燃燒着，十連回可把鬼子消滅了，一定能消滅機槍鋼盔鐘頭洋馬……都自腦中撥演着……

漸漸槍聲沉寂了，勝利不會結束得這末快，沖鋒號音仍在懷烈的叫，但槍聲完全停止了，進攻部隊都無聲的回來了，因為是黑夜，因為敵於佔住有利的地形，因為……既這樣結束了戰鬥——幸而我們沒有傷亡。

夜宿於酒店（洪子店裏二里餘小村）半山中獨立家屋的陰落中，老百姓已疲憊跑盡了，我們已是一切的主人，部隊則宿于洪子店村東村南的山頭上。

星光眩動着似在打着不可解的旗語，疲倦的身子，倒在只鋪一領破席的石地上，不費思索的呼呼的入睡了，醒來時，每人身上都是厚厚的露水，像結着一層透明的冰甲。

六月二十二日：于洪子店山頭上。

二營在大麥窰的一個連，被敵人壓迫得退到馬舍口來，作為洪子店的右翼陣地。

溫塘莊秋之敵，已與馬窰之敵會合，兵力大約在一千左右，山礮兩門，機槍更多了，我們則僅僅的兩個營——病員不少於三分之一的兩個營。

敵人的進攻，已繼續了好久時刻了。軍分區似乎也有着相當的準備。然而戰鬥時我方總是空虛的，我們已參加過兩次保衛邊區的戰鬥——洪子店戰鬥與陳莊戰鬥，演着主要作用的，多是「我們客籍部隊」，邊區子弟兵們未嘗在我們面前顯一顯身手，但等到戰事結束之後，勝利的標語，到處貼了起來，羣衆的慰勞信雪片似的塞到你的面前——「邊區子弟兵是保衛邊區的鐵軍。」「慶祝勝利要擁護子弟兵。」……親愛的邊區子弟兵們，親愛的武裝同志……你永遠是我們的……我們親密的握起手來！……一堆一堆，擁着千萬張毫無分別的死板的虛偽面孔，令人肉麻，嘔惡，討厭。

我們并不是嫉妬，并不是不願戰鬥。相反，我們爲着飢餓的驅策，還希望儘快的作一次戰來拯救一下，自我們踏入邊區之時起，即爲飢餓的恐怖圍困着，首長們雖也曾盡力活動過

丁一寫請求信，發呼救的電報，派員面談……極盡奔走呼號之能事，然而始終未曾挺起腰板來，總是吃這一頓沒那一頓的，延續着嗷嗷待哺的殘喘。

戰鬥發生了，擺在我們面前的出現了兩付面孔——猙獰的日本鬼子與和藹的帶點詔笑的邊區政府，分區向我們道過無數次的艱難，他窮得不能再窮了，但現在突然有了辦法，「張賀同志……我已道令供給機關限期送貴處麥子一萬斤……柴草儘量供應……給養絕對不成問題……」邵專員來信說：「張賀二位同志：你們辛苦了，你們是邊區的保衛者，全邊區的人民都熱烈的希望着你們……你們的給養不成問題吧，我想是不會的，如有供給上的話，請你隨時告訴我，我一定要嚴厲的制裁他們……祝你們勝利……靜候着你們的捷音……」多末誠懇，多末甜蜜，多末關切，他們也不想，平時又餓又病的身子，一頓兩頓的飽飯，就能有了力氣打仗嗎？

看見敵人強大的兵力，確乎使我們對邊區政府不平了。

早飯仍是白餅，稀飯不知怎的取消，乾乾的吃着不甚舒服，井擺在面前，着讓他渴着，無乃太蠢，經過大家的發明，綁帶水壺，解決了渴的問題。

九時飛機又出現在我們的上空，低飛盤旋，作出擇人而噬的樣子，地上部隊也向我們右翼運動。

「周參謀！去！到那面山頭上找胡營長，」副司令員指着南面連綿的山峯一個較高的山頂上，「叫他們馬上向白家河撤退，留一個連守現在的地，佔好了新陣地之後再撤這個

「最主要的叫他們向黑水坪方面注意，你明白嗎？」——這邊情況詳細告訴他，要和我們取連絡，嘿！要注意蔭蔽，你回來到木桌園。」

蔭蔽的前進，經過一片很寬的開闊地，飛機對我已沒什麼威脅，子彈在高空嘶嘶的叫，我很費力的爬上了南面的山坡。

幾個山上都有灰色的人羣，臥倒的遊動的，頭上背上都撐着一叢凌亂的樹枝，浮動在黃色的沙礫上，不知飛機上看着怎樣，但對我這偽裝是十足的失敗的。

「胡營長！」我終于找到他們了，在一個陡峯的下面，四週幾株濃綠的楊樹，「副司令有命令，要你們往白家河一帶山頭上退……」我傳達了命令之後，接着問「這面情況怎樣？」

「飛機剛一來，敵人有向我們沖鋒的企圖，可是剛一露頭，我們機槍一響，又趕緊縮回去了，這回兒並沒有什麼動作。」

「副司令會一再提到，叫你們向黑水坪管道隘方面注意，防着敵人在這方面繞過來。」我又將命令的一部份重複了一遍，「這是很可能的，而且是敵人慣用的。」

他沉默了一下，在口袋裏掏出滿是摺紋的地圖來，鋪在地上我們詳細的指點着，研究了一下。

飛機已脫離了上空，還微微聽到「噠噠」的聲音，「轟——轟——」的巨響，自大山的後面發了出來。

「老胡：你們按命令退好了！」

「我們到上邊看看」胡說：「通訊員，你到那邊小山頭上告訴教導員，說，有命令撤退，叫他帶六連到這裏來。」

我們到較高的一個山頭上，前面是連綿的小山坡，坡的邊沿的小土丘，距我們三百餘米，就是敵人了，左右幾個山頭，我們都在有人防守着。

幾個黃色的頭，浮在土丘的稜綫上，兩挺機槍明燈燧的擺在那裏，零零落落吐出尖銳的吼聲。

「副連長，劉指導員……」胡在給他們命令，要他們作最後撤退的一個連，防守時與撤退時的注意，胡都布置得有條不紊，「你們要機動點，注意自己掩護自己。」

七連連長孔祥斌全志，自冀南負傷未愈，未參加此次戰鬥，由副連長代理，指導員劉景軾，一個模範的政治人員，不高的身材，短髮經常很整齊的向後抹着，現在有點凌亂了，面孔時時微笑着，他是不大愛發皮氣的，但在戰士中的威信却很好。

「營長，我們將有十幾個病員，早飯都沒吃，」劉拿着帽子搖擺着說，「隨你們先撤到後面吧？」

「怎末又有病員？」

「本來就不好，他們勉強壓到火線上來，這兩天天氣這末熱，白天在山頭上晒着，晚上在山頭上凍着，好入也不免要病的，何況他們本來就有病！」

「好吧，送他們到後邊去吧！」

「你們現在還有多少人？除去病員。」我問。

「你看，就是這一片！」劉指着附近兩個山頭上的人說，「總計也不過五十人了。」
我心裏感到極大的苦痛，七連是最標準的一個連，人員槍枝在數量質量上都是佔第一位的，爲什麼這樣狼狽呢？我們一向只在行軍中度生活啊！行軍是不會把人行掉的——人都到那裏去了呢？東邊一帶山頭上河溝裏村莊中，都有着敵人活動，兵力是相當強大的，我們是素以兵力數量上的優勢自誇的，但我們現在的優勢在那裏呢。

我們開始向後面移動起來，部隊節節的隱蔽的運動，病員一跛一跛的走着，面色有的像蠟般的黃，有的似塗上了一層灰，那一個個滿身的泥土，把擔作拐杖支撐着搖擺的身子，一步一步的挪動，不到五步，又倒在地上，灰白的嘴唇顫動着，不知是微弱的呼聲？或是噩夢中的譫嚅，胡營長命令管理員好好照料他們送到下面去，下邊山溝裏，有着不少的担架隊的。

白家河的西面是一道小河，再那面山峯連亘，形勢還要險峻，西黃泥，李家溝，三家店……都在山的西面，那就是我們後勤部隊所在地，今日突被飛機炸了一氣，他們又往山的探處鑽了去？這叫我們憂慮着午飯是否還能按時送到？

飛機始終未脫離這戰場十公里的週徑，他轟炸了東黃泥李家溝三家店，又在陣地上空盤旋不休。「你有多少炸彈，快點投下來，滾你媽的吧！」戰士都喃喃的咀罵着，的確，這是

多末嚴重的威脅啊！它一到了我們的垂直上空，我們動也不敢動，而敵人則利用機會運動起來。

七〇

我們節節的退着，敵人則徐徐的進展，雙方都保持了某種程度的客氣，但將近午刻，形勢忽然來了一個變化。

突的幾十個鬼子的頭出現在七連的左後方。

副連長已失了鎮靜的常態，全連立時要暴發騷動似的警惶起來，子彈也像暴雨似的打過去。

「不要慌！」劉張着兇兇的眼睛，「副連長，你帶一排，搶後面這個山，二排隨我來，我們搶這個山頭，沖啊！同志們！」他大聲呼叫，「敵人佔住這個山，我們統統都完了！」

雙方演成了遭遇戰了，敵人全線——南面北面——都一齊動作起來，機槍叫得格外的激烈，七連只有猛跑的份兒，指導員揮着他的駁克槍向敵人胡亂的掃射，這是沒有什麼效果的，子彈嘩嘩的打在他的腳下，掀起一陣陣的煙塵，不少的戰士撲倒在地下，有的一聲不響了，有的發出慘銳的呼叫，但爲了挽救全連的生命，那能顧得一一的搶救呢，在他們英勇的迅速的動作之下，山頭終于被他們搶到了，但不幸得很，在指導員剛登上山頂的一刹那，「啾啾」的一聲，又滾到下面去了，子彈是打在他的腿上的，他驀的站了起來，他想掙扎着再往上跑，兩個戰士已然爬到山頂上看見指導員滾到下面，他撲地跳了下來，架起指導員就走，

但未挪一步，三人又一同倒下去了，這了倒下，並沒有再起來。

他們佔領山頭之後，形勢比較穩定，在我們後面火力掩護之下，退到白家河來，全連付連長，排長，戰士……十三個人。

我回到木棗園，又隨着指揮所退到西黃泥村東的山頭上，部隊都在繼續的移動，除七連外，都沒受到什麼損失，敵機確實沒有炸彈了，只有盤旋隆隆隆隆的震動着，在我們已撤至白家河西岸時，他繞着尾巴向東飛着很快的消失了。

心中失去了重壓似的鬆了一口氣，雖在山頭上慢慢的恢復半日的疲勞，愉快的笑容，又出現在緊張倉皇的面孔上，談話會又組織起來，你聽吧！「沒有飛機，鬼子一步也上不來，他媽的這個東西真討厭！」「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飛機拉巴巴。」……他媽的，怎麼制住他的飛機才好。」……

「噹……」這一個熟悉的聲音，又光臨了。部隊有的在休息，有的在吃飯，都忙亂的跑着，我們這個山頭上，是最高而人集得最多的一個，飛機不客氣的直奔了來，人好像沖到石上的浪花，四濺的散開，一個個就真，跑在溝裏，跑到另一山頂上，伏在一個坎窪裏，他擺着不妥，又臥在大石旁，慄慄的來往蹣跚。

帶，我坐在陡峭的石壁下面，喘息着心裏惴惴不安，轟——轟——的巨響開始了，山都要崩裂了似的，發着警人的吼聲，很久很久，這個巨浪才蕩漾着漸漸的消失了，而第二聲第三聲……轟轟的巨響又連續着響了來，轟轟的巨響之中，還聞雜着……的清脆聲，這是誰

機的掃射，整個山頭都冒濃煙。我跳下了一個巨彈在距我不足四十米的地方掀起了一个深坑。我必房怦怦的跳着，呼吸緊張的幾乎要停止了，自己也很難聽得聞來，身子緊緊的着地，恨不得渗透到地縫裏。

敵摸真太猖狂了，他飛得非消低，低得可以伸手碰到它，這是一種驕傲侮辱，它似乎在發着一種輕蔑的笑聲，笑我們愚庸畏怯。

二十餘枚炸彈，一氣都拋下下來，大約就是這點了吧，因為它又照樣往東飛去了。
「咚——咚——」連續響了，這是今日第一聲，敵人無聲又是一陣衝鋒。

山腳下，樹梗中，澧沱河的沿岸上，三個五個，忽的跑步忽的臥倒向西運動着，砲彈落在稻田裏激起一陣陣的浪花，帶在身上一片泥污，任誰也顧不得嘗試了，鞋子掉了用手提着，帽子歪歪的滾在後牆上，亂竄似的向西運動着。

砲戰聲沉靜下來，我們宿于李家溝，敵人則止于白家河。

在面山泥到李家溝，本來有一箭之隔，而我們却走了不少的路，繞了很有幾個村子，爬過了幾條山沟，溝內到處擺着鍋碗瓢盆，一切零用傢俱，這顯是阻止敵人進攻頂頂有效的——空壁潛野工作。

李家溝也同樣遭遇敵人的轟炸了，一行柳樹被炸得殘落不堪，一座小橋完全倒塌了，橋下塗着一片殷紅的血跡。

老百姓統統跑光了，還有幾個辦公人與負有線我們停的老頭們，他們都在忙碌的

烙着餅，有的送給我們，有的則送給政府，分配給地方工作。六月二十三日：于李家河

我軍主力在李家河休息，敵佔領着洪子店并未西進，只在附近大燒其房子及一切可燃的東西，我們只見到濃烟沖空而起，將東半邊天統罩住了，鼻鼻餘波四散噴大着，太陽已失去燦爛的光輝，山頭上滾着不少的被燒地區的民衆，眼睛睜睜的望着，眼珠子幾乎要迸了出來，恨不得逃到被燒的地方看一個清楚。到底是燒的那一家的？僥倖的希望與熾烈的恐怖緊緊的捉住了每一個人的心，癢癢而粘膩的手腕皇指劃着，隨着一般人的胡霧的上升，輒有寒風蒼白而緊張的面孔「奔走相告」，唧唧呱呱的議論起來，全場立時騷動了，頭搖擺着，聚散着，眼睛噴射着熊熊的火光，兩手緊握的抓住地——怕在這個地方上滑掉了似的，呼吸都有點急促，這根筋，咒罵聲，歎息聲，紛紛紛紛，彌漫了山頭，突然就寂了——死一般的沉寂了，無風的曠野，低垂下去。面孔更蒼，更陰，更恐怖，由遠處湧來水沖得深陷的黑暗，通過枯而乾的兩頰，沾濕了衣襟，滴落在沙礫上，也有幾滴落在不轉瞬的燭火火焰上，看着，心中充滿了仇恨恐怖，烟仍在一叢叢的冒着，自早晨三點半，自晌午至深夜。

鬼子這種燒燬的政策，只暴露牠沒有久佔的意圖，我們知道這實地是無法久佔的，夜三時預副營長率領着三營，郭參謀長率特務隊兩個連向洪子店成力偵察。果然，順利的沖入街內了，街內靜悄悄的鬼都沒有一個，鬼子住的房子燈火還是很輝煌的——鬼子却早已統統的跑光了。

六月二十四日：

洪子店戰鬥，就這樣算是告一段落，敵自二十一日出動二十二日佔領洪子店，二十三日夜即悄悄的溜去了，他得到了些什麼呢？

早四時已吃早飯，全軍繼續出發，兩敵跟蹤追擊，先頭部隊到溫塘與敵後尾接觸，我們走過了洪子店停於大麥窩。

洪子店所有像樣的房子統統燒完了，不可能再作區政府與軍隊的駐在地了，焦臭的氣味瀰漫着，街旁躺着幾具斷腿少臂的死屍，這是被日寇殘殺的俘虜。

馬舍口的樹上，縛着九具燒焦的「人炭」，日寇捉住我們九個戰士，用鐵絲綁到樹上澆上煤油，活活的燒死，日寇就這樣對付我們的俘虜。

六月二十五日：

我們部隊都相當疲勞了，盡在塘溫與敵人膠着的相持是沒有什麼收穫的。下午撤至夾峪。

二十六日移至漳沱河北岸東北坡。

二十八日移至東黃泥。

七月一日：于東黃泥。

下午開直屬黨員大會紀念共產黨十九週年紀念。

晚開鑑定會，我們一組僅僅三個人，與第一組合開的，有政治部盛科長來參加，開會之

發展例是洗滌自我批評，然後大家互相批評，之後再作結論。

老楊：「我的思想，意識，還有點小資產階級意識……」

老黃：「我思想可以說是正確，只是意識差，個性強……」

老蔡：「……」

老韓：「……」

自然：我們的思想，都是正確的誰能說某一同志思想不正確呢？然而意識的鏡子，永遠是不夠的，你對上級的指示百分之百的完成了嗎？你能根絕了一切物質觀念嗎？你的行動說話，完全根絕了自私自利的殘餘嗎？是否能工作在先，享受在後？你能團結一切的幹部對你毫無怨尤嗎？意識要煥發到這樣的程度，是相當困難的，所以任何時候也是不夠的，這樣我們鑑定會成了定型的公式了，「思想好意識差」任誰也不能例外，除非是最標準的模範黨員。

組織委員何紋，是我們支部標準的模範黨員之一，他的意識可以說是沒有缺點了，黨外任四科的文書，四科工作是最複雜不過的，來往人員的登記介紹，一切的調查統計，是一件接着一件的，此外還得代副官先生們掌管賬簿，代特務長保管抽鹽——這足夠他一天忙得不得開交，然而他還能盡量抽出時間，深入下層作黨的工作，對伙夫馬夫等的一切情形。他是瞭如指掌的，他經常和他們接近，鼓動宣傳解釋使他們忘掉了疲勞，忘掉了一切，在任何艱苦環境之下都能安心的工作，他在鞏固部隊上起了極大的作用了，自然他對於本身的工作

對於上級，對於一切……他是沒有絲毫不滿的表現的，像這樣的黨員，在任柯支部裏！可能找出幾個呢？

上一次的鑑定會，全司令部的黨員在最後一次的結論會上，副司令親臨指導，何敘同志首先開始了自我批評：

「我發表個意見，」何敘自主席的位子上站了起來，連咳嗽了兩聲。

「我自己呢——思想上——還好，也不錯——思想——亂——亂——亂的。——他本訥一個字一個字的吐着，凝固的目光一閃一閃的碰着神面，這是一貫的說話的姿勢，「每天只想着工作，想着——完成上級——所給的——務，從沒有胡——想——亂——亂——想過，」他又重複了一遍，恰好胡思亂想成了他的所謂思想不正的註脚。

「我從來沒——沒說過一句——破壞話……對工作也沒有不滿過，沒有貪污腐——化（所稱腐化就是嫖女人）……我的意識，還——還不很好……」他很自謙的說着，這更表示了他虛懷若谷的精神，一講大家給我個批評。」

我們對何同志還有什麼批評的呢？你在什麼地方還能發現他的弱點來作批評的材料呢？有，那不過吹毛求疵罷了，任何人是不能用吹毛求疵的方法來批評同志的。

結果我們的副司令發言了，結論是何同志是大家的模範，大家要學習何同志！

何同志愉快的勝利的笑了，大家也肅然而欣然的歡笑的笑了。

是不幸得很，在這次鑑定會上我們的何同志已不在了，原因是洪子店戰鬥時，他

比

隨大行李退到後方，恁的一陣「胡思亂想」，他總辯之乎繼之，以前他的「胡思亂想」大約是距家還遠沒有想起的緣故，這就是我們意識好的模範黨員，嗚呼，可憐我們的模範黨員。

七月六日：于陳黃泥。

士兵連團團營之地位為空前未有，部務會，幹部會，科務會，支部大會，軍人大會……會的內容，是討論與佈置整軍工作，所謂討論者，只不過聽一二報告大家聽聽而已，隨着不同名義的會，由不同的人作報告，司會員，副司令員，參謀長，科長……以至各組組長各班班長，都是不全會上的報告人，這樣這一整軍訓練，每人聽他十幾遍，記他三五句——你到會時都在睡覺也好——在未執行之前就已通過層層報告而深入到部隊的每一細處裏去了。

整軍的意義，經首長苦心的分析，是這樣的。

幹部會議上，副司令員的報告：

「同志們……我們為什麼整軍呢？我們要看看目前的環境，國際……英法……帝國主義戰爭日益擴大日益殘酷了……偉大的蘇聯却跳出戰爭之外勞力的建設……國際革命力量一天一天增長，革命高潮不久就要到來……我們面對這世界革命的偉大時代……同志們我們要擴大與鞏固我們的力量……響應世界革命……副司令員特別用力的叫着，身子也隨着一顛一顛的震動，他今天特別的興奮，似乎已成爲世界革命的人物似的那末興奮，接着……」

「國內……妥協投降危機嚴重存在……八路軍是不投降的，我們反對……打擊一切頑固份子……只有加強我們的力量，才能負起這樣的任務……」國際國內之後漸漸到了本軍的身上了……我們經過許多次戰鬥，減員太多，增加了很多新的成份……這一切都需要我們進行一個時間的整訓……我們整訓是有着這樣偉大的意義。」

隨着這個報告，部隊中報告湖瘋狂的展開了，好在我們還不負報告的責任，只一次又一次的踴躍而已，然而頭部却本能的，一進會場的大門，便不由的發熱起來。

一個照例的軍人大會召開了，這個會的開始到終結，他講到什麼，會場裏可能的一切動作，我們在會先都想像得來，不會有什麼差異，突然想了一個不大很妙的辦法，晚飯後悄悄的公告了一個病假。

當晚又是小組會，生活檢討，小組長發表了以下幾句話：

「我們的主旨，都相當緊張，只是——少數同志，不願參加會，不願過會艱苦生活……這是不對的，我們要反對這種現象。」

我們的視線，都不由的掃射到老蔡身上，蔡愕然而悚然的凝視着他的目光。

七月七日：于東黃泥

下午召開「七七」紀念大會，并慶祝洪子店戰鬥的勝利，這個會同樣也有着「偉大的意義」，「洪子店戰鬥，是我們飢餓線上的轉捩點，沒有此次戰鬥，我們不能在中外戰爭中掙扎出來，我們必須擴大宣傳這次戰鬥的勝利——我們沒有白吃邊區政府的糧食。」

這次戰鬥我們沒有繳到一支槍，捕到一個俘虜，然而我們勝利了，我們在精神上最勝利了，我們沒有害怕敵人的進攻，敵人沒有從我們得到什麼去，敵人踏進了邊區，但不得不照樣的退出邊區，就好像他踏入中國在不久的將來，還不得不照樣的退出中國一樣，這就是我們的勝利，我們要把他深入的宣傳到羣衆中間去，這個會就是起着這樣的作用的。

然而只單單開這麼一個會，還不够得很，因為在會上除一點公式的演說外，並沒有告訴民衆什麼，民衆的到會是籍圖一時的熱鬧與勉強一點無可奈何的義務而已，他是不會從會上得到什麼認識的。

所以我們的宣傳工作，主要的還不是開會，而是向民衆們個別的談話。

近幾日來黨員青年隊員，在支部的號召之下都儘可能的對羣衆談話，本來我們因工作及個性的關係是不大和羣衆接近的，特別是譯電員小韓，更爲職務所不許可。然而他也不諱不找談話的對象了，這是支部的號召，黨的號召。

大家果然然的搜尋着，說笑着，不管是老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老百姓，一遇到有機可乘，輒不擇時間不擇地點的拉着人家談；拉着都莫測其妙的看着聽着，結果終于明白了，只要他答覆一個問題，洪子店戰鬥是誰打的。

譯電員的小鬼，急切間找不到適當的對象，他就回他們所住的院子裡已被旁人談過無數次話的老太婆進攻了。不然便不能湊上指定的數目！他是青年隊的模範青年。

老太婆坐在一座葡萄架下縫着衣服，昏花的眼睛上架着一付古老的眼鏡，用一根細繩穿

在後腦上，旁邊一個瞎小孩，是上來盲掃蕩一個槍彈穿過太陽穴穿瞎的，太陽在院中閃爍着金黃色。

「老太太，你知道我們是那一部分嗎？」小鬼在幾句家常話之後，開始了政治談話，態度從容，可見他談話的藝術已有相當修養。

「嘿！你們是怎末回事？俺乍不知道！」

「你以前不知道吧！我們打仗以後，你們才知道的，不是嗎？」

「以前以後哩，俺也不知道，這幾天你們天天說俺才知道的。」

「到靈壽行唐，到冀中，一提到我們，老百姓都知道，因為我們在那裏打過很多的仗，老太太，陳莊戰鬥，我們打死一千多鬼子；真高興極了，開會的時候，老百姓給我們送豬送羊，好幾天都吃不了，老百姓對我們真好。」

「你們有勝仗，總到別處去打。」

「這次洪子店打得也不錯，一千多鬼子都叫我們打走了，要不，你們東黃泥也得讓鬼子佔了去，你看，鬼子來了你這房子還不統統給燒了！」

老太太自眼鏡上邊望了小鬼一眼，笑了笑說，「你看見過鬼子嗎？」

「沒有，」小鬼有點窘急的答着，「這是因為我的工作關係，我再過幾年，還不是一樣上前線？那時還怕見不着鬼子？」

「小同志：你別說啦，你還沒看見過鬼子哩；你竟在這裏瞎吹牛。」

「你怎末不相信？我沒見過鬼子，我們隊伍可把鬼子打跑了，你怎末不相信！」

「你們隊伍把鬼子打跑啦？你鬼着啦？我不相信？你捉個鬼子來，我才相信哩！你真能捉個鬼子來，我打他個耳把子，我把他的眼珠挖下來，給我孫子報仇，那時我才相信呢，我自己慰勞你們一個豬吃。」老太太似笑不笑的說着，滑溜不斷的含有惡意的詞句，擠進小鬼的頭裏，出乎他的準備的駁詰，擠得他的整整的一大套道理都不知跑到那裏去了，他空洞的困惑的不知怎樣應付好，他沉默了好一下說。

「老太太，你等着，我將來一定捉個鬼子給你看看。」他一溜烟的跑了。

不知怎的老百姓對我們總是冰冷冷的，當我們對他宣傳的時候，總得不到預期的欣賞而感激的表情，在他唯唯諾諾的答覆裏，有時簡直是惡毒的懷疑的神氣，他們的漠然的冷酷的面孔上似乎在說：

「同志們不要說吧，打日本我們也出着力量的，或者我付出的力量還要大些，我們流的血還要多些，日本鬼子前進上一寸，我們是要付出多大的血的代價的，同志們！然而你們呢？鬼子進你們就退，鬼子退你們就進，你們有什麼怕的呢？同志不要吹吧，吹什麼呢？我們對抗日一樣盡了我們的力量了，我們供你們吃，供你們穿，供你們一切一切，新的麥子雪白的麵，我們還沒捨得上口啊！有什麼！這山上跑到那山上，這村裏跑到那村裏，我們還不是！一樣！我們捨了東西，捨了家，幾十里路往外跑，鬼子見不着一個人，找不到一點東西吃，鬼子餓了，鬼子跑了，我們大家統統再回來，還不是這樣！有什麼？同志們，不要說吧，罪

統統叫我們受够了，而你們還吹牛……

這種意味深長的微妙的表情，我常常感到刺痛與慚愧，像是受着無可答覆的責備。

七月十七日：于東黃泥

下午李家溝口流動宣傳隊來本村遊行宣傳，頭裏是鑼鼓敲打着，隨後是兒童與青年婦女都隨着鑼鼓的節奏左右的扭着。此之謂邊區的「秧歌舞」紅的花的……手帕在空中飛舞，最末尾幾個還有點羞羞怯怯的扭得不大起勁，只隨着音樂打着腳。

一個廣場，周圍繞成個大圈子，宣傳隊更活躍起來，扭——各種姿勢的扭，男的女的互相拉着撲打着，觀衆們騷動着叫聲着，歌聲響亮起來了，兒童們繞到外圍，中間是個極漂亮的密斯，且舞且歌！

「老鄉們來——約，仔細聽，聽我把民主講分明，國家的大事讓老百姓管，國家的大權交給老百姓。」

「老鄉們來——」

不少的河北的山西的老總們，都投以奇異的眼光，哼！土包子，這有什麼奇異的，像這樣的宣傳隊，邊區的仁河一個村，都可以隨時召集起來，這是最普遍而又普遍的一種宣傳工具，平時作爲文化娛樂工作進行着，每到下午，你到任何村，可以看到，空場上一堆人、青年的男女們打着鼓打着鑼，扭着唱着，嘻笑聲；鼓聲，歌聲匯合成一個快樂的巨流，青年們一日中的一切疲勞，隨着這快樂的巨流消失了，消失在天空裏山涯間細流中了。而在第二

日領有更加倍的力量來工作。

最近邊區展開了憲政運動，實行民主，由民衆選舉區議員縣議員區長縣長……所以一切組織，軍政民教……都在爲憲政而忙，標語是憲政，口號是憲政，開會上課……都是憲政，行路也要憲政，因爲你要不知道憲政，管許走不通——姑崗的不讓通。

地方工作人員，較之宣傳隊還要忙些，我們每當遊戲時間，常跑到村前潭沱河岸上散步，一灣長長的水渠，傍着一道大堤緩緩的流着，這道堤即是沿河的交通路，地方上的工作人員每日空棧似的來往，藍花布的衣服飄飄舞動，大草笠壓眉兒戴起，好似綠柳叢中浮起一片黃色的傘蓋。

黃菸我已習慣的每到飯後，跑到河岸上來，有時踞坐在路旁的土丘上或水關旁，漫天的閑談，兇灼的目光貪婪的送迎着來往的過客，——特別是來往的地方工作人員。

一個晴朗的下午，幾縷殘雲，輕輕的拂過西陽的餘輝，我們又照例在河岸談天，迎面三個女同志後面隨着兩個男同志，珊珊的自李家沟方向走了來，度着諧調而遲緩的步子，左右顧盼的談着，時而哼出悠揚的抗戰小調。

「這一批一批的東西，是作什麼事？」蔡很憤然的說，面部充滿了嫉視，目光狠狠的釘住他們，「每天每小時都這末不斷的來回的過，到底他們有多少？」

「鬼才知道他們有多少呢！」黃抑鬱的說。

「不多——」我說：「你們怎末嫌起多來呢？你想：邊區老百姓有多少！無論如何，夠

不上一人保證一個的。

八四

「不見得吧！」廣發着別有意味的笑，「你數數看，以區說吧，區公所，區委會，自衛隊區隊部，女自衛隊區隊部，區青教會，農救會，婦救會，工救會，文教會……村公所……每機關都有不少的人，但是每區所轄的村子最多只二十幾個，能有多少老百姓啊！」

「不，還是老百姓多，」我堅持我的意見，「我們部隊說吧，現在差不多已快幹部化了，然而站起隊來，還是兵比官多點。地方上官再多，開起會來，你看看吧，台上的總是少於台下的。」

空氣沉默了。我們都浮起無謂的微笑。

「呃！這是我們共產黨的辦法好，每人發他斤半小米五分菜金，最多再給他一二元的津貼——假如資本主義化起來，那，我們這樣的生產力，怎能養得這這末許多啊！」蔡似乎擔心社會的負擔，憂鬱的說，眼向河對岸的一片水田凝視着，這時她們和他們迎面走了過去，拂起一陣幾乎不可感覺的微風，我們仍向北踱着，黃巴爲她們中的一個健美的姿態所觸動，頭頻頻的回顧，灼灼的眸子又眨動的遼烈起來，顯然的他的思潮又飄然了。

「我不清楚他們每天忙個什麼？」蔡繼續着，「他又不同於我們的部隊，幹部多爲了訓練部隊提高戰鬥力，或者鞏固部隊減少逃亡，而他們——到底忙個什麼呢？」

我說：「這誰管他——反正他們事情都很多，你要知道，讓我來談一個故事吧！這是老侯的一段經歷，他親自告訴我，事實正確到什麼程度，我不負責。」

「你說吧！」

「老侯在冀中擴兵，他們這個工作團，共十幾個人，派往肅寧，地方上也派來很多幹部協助，大多數是青救婦救的同志們，經過大家的討論，決定二人一組分到各鄉動員，侯與一個年約十七八的女同志為一組，往肅寧東區約十幾個村子工作，分配好了，工作即開始進行。」

事情就這樣開始了，侯同這個女同志，一塊跑到鄉裏，召集鄉中負責人討論，有的經過大家會議，公平的撥派；有的抓到對象從各方面動員，這個我們暫不說，我們只說他們二位的生活吧，現在我們的區級幹部的生活，大約對他們還要略有遜色呢？鄉村的人對軍隊派來的工作人員，都是尊為什麼主任，什麼委員，誠惶誠恐的招待，自不必說，而那位女同志，更兼動員的手腕，妙得不能再妙，什麼吃得喝的零零碎碎的用的，都為老侯動員到相當滿意的程度，可是問題還不在於這個——我吐了口唾沫，閃過了黃葉灼灼的期待的目光，停了一停接着說：

「白天吃喝不成問題，晚上睡覺呢，開始侯有點躊躇起來，村公所給備辦了兩付籬窩的被褥，一間客氣的小屋，『我們兩個人，為什麼只給騰一間屋？』侯心裏對那很和順的村長，有點嘖怪，但並沒有說出來，他見到這是村長的習慣的工作了，並不是單單的開他的玩笑的，夜神終於降臨了，辦公人都走了，屋中只有他和她，侯心裏像滯塞着一件東西，他感到不安起來，一種喜劇的恐怖，緊緊的抓住了他的心，他覺着一個偉大的事件已經降到他的身

「是有點冷，」

又沉默了——老侯著重考慮了。下鼓鼓勇氣說：

「我們這樣總是要冷點——還是擠着點好。」

「也——好。」

侯興奮了，他起來整理了一下被褥，終於擠到一塊去，而且……

「這是我生活上最有意義的一段紀錄，我永遠不會忘記！」老侯這樣對我說，呢！你們二位聽着，你們如果到地方上工作一個時期，也一定要在生活上寫一段更光輝的記錄的。」我這樣結束了我的故事。

蔡默默的笑了，大約係在想像個中的情味。黃手攥得緊緊的用力捶他的大腿，脚在下意識的蹬着。「媽的，這個鬼工作——我們不用想。癩鴉的臉上浮着失望的微笑。」

七月十九日：于東黃泥。

連日閱報國內外情形如下：

敵人高唱以閃擊戰解決「中國事件」，襄西大舉進攻，廣西也有戰事，日本受西歐戰事的刺激，又發英法遠東殖民地所誘惑，急欲乘此千載難逢的良機，實行南進，揮霍垂涎已久的南洋，可是中國却在後面拖着他的脚，所以日寇急欲結束「中國事件」以便參加世界大戰，以便大據其便宜，這一次的進攻將表現出相當頑強的力量。

近來報紙上，著重指出我國目前政治危機還是嚴重存在，「大資產階級大地主是不會辜

了妥協投降的，所以我們也不能放下妥協投降的工作。——最後總是作出這樣一個結論：

不少的落後份子有點不大公服的發展。自然機體黨與模範幹部們任何時也不懷疑的……他們不是也打得很響嗎？最近的鄂西大捷，就是一個例子，我們罵人家妥協投降，這不是冤枉人家嗎？怎樣才算不妥協投降呢？……「這種思想，多少還是在一般的黨內着。這是極有害的思想，這是沒有政治遠見的短視病，會議上與報上之着重提出這個問題正是為此。」

這種思想將降低我們對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政治警惕性，將會使我們對精神上的準備工作，也就將影響了我們實際的準備，我們要對待……這種思想，我們暫時時進階突然軍事的到來，我們在精神上必須加強這種準備，看致於國……使……們思想……死……」他們每次大會上，必然有這樣的一段重要的指示。

近來各同志對馬列主義的研究，有着不少的進步，這也幫助我們對時事問題之了解，特別是抗大來的同志們，更懂得不少的辯證法，張口是一矛盾之統一，閉口可又是「……」這更引起了我們研究馬列主義的興趣。

我有時真的害怕資產階級投降了，那還罷了，那還罷了，然而辯證法的同志們却不怕，他們說：「……或者於革命更有裨益。」我樹帶着什麼辛日寇還沒有納粹德國的力量，不能摧毀我們抗戰的根據地——大後方，假如……我又有點害怕了，然而辯證法的同志們却認為

「這適合於革命的要求，他的大論是：『民族之禍，革命之福。』爲什麼——這是辯證的
道理，這要辯證的矛盾中去了，」

「從各左面證明，我執極列主義的了解太够了，我要研究馬列主義，我要研究辯證法。」

七月二十九日，于東黃泥。

下午東黃泥村爲慶祝區代表會議開幕晚會，娛樂晚會，全體請我們參加。

區代表會議——這是邊區轟轟烈烈的大事，大約在歷史上也值得大書而特書的，這第一屆的區代表，是完全經由民選的，在選舉之先，邊區政府會進行了熱烈的動員，一切黨政軍機關，一齊都爲選舉運動而奮鬥，地方工作人員，瘋狂的深入民衆中間去，告訴老百姓選舉的意義，告訴他選舉什麼樣的人，怎樣選法，各羣衆團體都提出自己的候選，提出競選的綱領，「……我怎樣改善人民生活……我怎樣幫助軍隊，怎樣反漢奸怎樣……」

「……說出一大套動聽的道理，召集了羣衆演說報告，首先羣衆們莫不熱衷的聽着，婆姨們抱着娃娃，老太太婆老頭們都帶着矮矮的坐椅，揣着乾糧，飯可就在會場上吃，渴了就在會場上喝，你說吧，他們只楞楞的聽着，面上放着太陽所賜與的黑油油的光。」

「會開的多了，今天一會，明天一會，上上羣衆也漸漸了解選舉是怎麼回事了，老財們在會場也可以聽戰兢兢的發表幾句話，他像得到了無上的光榮似的興奮起來，不少的老財自動的捐獻公糧，以表示對提出選舉制的邊區政府的擁護。」

「……一連選幾個月的籌備，才開始選舉，東黃泥是區政府所在地，在選舉開始之先，我們接到

這樣一個通知，是區政府的，一本區定於明日在本村召集羣衆選舉區代表，深怕羣衆對選舉不甚了解，發生棄權逃避現象，請費軍於明日加派崗哨，防守本村各村口，嚴禁本村人員外出，以協助選舉的進行，是爲至荷。」

晚鐘聲鏗鏗的響了起來。這是代表村公所的公告的，此外另有大批工作人員，挨門挨戶的勸駕，「……務於明日上午八點到會，不到罰米一斗。……」

「李主任，我的小孩子，被太陽晒得生了滿身的瘡，我想給他洗洗，好主任！准我們一天假吧！」

「主任，我地裏的草，長得和秧子一般高了，不鋤怕要壞了呢——主任，這個會還得幾天？」我們住的院裏的一對中年夫婦乞憐的央求着。

「不行！你們這這未落接，這是邊區的大事，你就看見你的小孩你的幾畝了。人若統統像你一樣那還選舉什麼！人家沒有小孩！人家地裏的草會飛！直落後的要死，不氣不行，你自己估量！」李主任說畢，又大踏步的到另一家去了。

我們於翌晨起床後，即將崗哨派出；果然不少的老鄉企圖逃出我們的警戒線，結果都被擒獲了，選舉大會才得完滿的成功，區代表們才得順利的落座。

現在他的代表會勝利的閉幕了，爲了酬謝我們助產之勞，特邀我們參加晚會藉表感勞之忱，雖然我們極不喜歡那種平山口調的大兼劇，但還是到會場上看看，九時回來休息，同途

中黃說：

「那末，女自衛隊可爲了看什麼？」

「咱們大官們，不都去了嗎？」

八月三日：于東黃泥

下午五時，開紀念「八一」大會，由傅主任蒞臨講話，十八集團軍野戰政治部主任，傅鍾，年齡在四十歲以上，衣服很樸素，不若我們大幹部之講究，講話很沉着，但不甚如我們理想的那末精彩，這次自晉東南因赴邊區之便，到我軍參觀。「我們能見到這樣要人，真是很榮幸的。」副司令介紹時是這樣說。

張司令員已一路同傅主任回部，今日并未參加大會。

司令員自洪子店戰後，不久即赴邊區政府去了，很久沒有回來，并且有一個時間，與我們首腦們失却連絡，神經過敏的人士，覺到這有些不妙，所以「張司令員叛變了」的謠言，一度喧囂起來，影響得一名譽參謀長——郭也不敢動了，郭原任津南軍副司令員，合編後任參謀長，每天帶着三個基本兵——勤務員特務員馬夫，隨着部隊吃着喝着，後來又添上一個老婆，這比較熱鬧些，他覺到對這個工作未無能爲力了，他堅決要求回冀中去，要求回到他的老上司——呂主任司令部裏去，副司令已經准許了下來，但最好還等張司令回來談談再走不遲，可是張司令却久候不至，并且流言蜚語，四週瀰漫着，郭感到這太危險了，爲什麼在這時要求走呢？這能免全謀之慮嗎？雖然他堅決的相信，張司令不會叛變，然而他却這樣擔憂。

「走，快跟張回奉天他並沒有脫離抗日陣地，他回國後也不會脫離抗日陣地。」

「郭之走是截斷大家所不願聽的，郭對這批幹部們，還多少有某種程度的關心，我們是隨時被各種困難包圍着的，劉等自己不能解決的程度，還可以向他再勸一下，最低限度在精神上是要給你一點安慰的，藉藉，腿是僵化了，傷口剛愈合，又要長行軍。」

「好，你騎上我的馬！」

「又一個：「參謀長，我三匹馬沒有吃一點東西，病得一點力氣都沒有，還要讓我的馬走！」

「參謀長，我這匹馬也餓死了。」

「參謀長，你……你理解我，我……我……」

「你教我教我吧！」

「這樣問題，多得不能勝數，這這樣的苦難，雖然是僅僅的一點安慰，對我們是怎樣珍貴啊！」

八月十四日：守東黃泥。

開連級以上軍政幹部會，主要聽司令員傳達黨的報告，軍事方面新的決定等，自由傅王在講幹部分問題時，內容共講了學習和編制工作的態度領導方式修養四部份。

會場是在極複雜的課堂上，三間連着的廳棚，橫着一根一根的木梁在地上。這就是相當舒服的座位了。木梁上擠滿了人，還有的坐在棚外牆根裡樹陰下。

我們的會場照例是難得靜觀的，台上的大聲的講着，台下的則小聲的講着，台上聲的小聲的笑着，台下的則大聲的笑着。台上台下各種聲調混合在一起，形成一種有趣的音樂。這音樂，說也好，報告也好，什麼名人演說也好，而會場已特殊音樂之演奏是無法制止的。這是傳統，這是八路軍的作風。

然而今天則不同了，也許傅主任的地位起着不少的作用吧，傅的確是不回下，傅主任的話，一句句送到我們耳朵裏去了。我們愛聽，我們感到極大的趣味。比我傅扯亂談話私廬更有趣味些，我們沒有聽覺有着這樣豐富內容的窮。

我們不是念死書，背誦死條文，這不叫學習。這只是認識世界。學習是：學習認識世界的方法，改造世界的方法，我們對世界的認識還不够，對我們中國，對中國的歷史認識還不够，我們要學習，世界永遠是進步的發展的，人必須要學習才能進步發展，不然就是個落後的人。一個政黨也要時時刻刻的學習，才能進步發展，不然就是個落後的政黨。同志們我們黨內最近懂得馬克思主義的還不多，我們要有二百個精通馬列主義的人革命就能成功。傅主任他從容的講着，態度是沉着堅定，和鎮的詢問似的目光揮射着，巨大的向他注視的眼睛，會場是靜悄悄的，只有輕微的嗽聲與沙沙的筆尖摩擦聲，演講仍繼續着，講到工作問題上。

「……上級對下級的要求是無條件的，下級對上級的要求是有條件的，上級的命令，黨的命令，要無條件的執行，不得以對上級的要求未得答覆即作為不執行命令的藉口……我們是服從組織而不是服從個人，個人主義本位主義我們要肅清……」這話是怎樣的有力啊！這也許是故意的對我們「說的吧，我們許多有資格的幹部，因為首長沒有答復他們物質上的要求而怠工了，「我！我光禿不知走了有多少了，為什麼還不給我馬騎呢？」「襯衣太少了，公家發的衣服不好看，格外再作兩套吧！」「沒有勤務員，怎去工作啊！」「我幾天沒有好好吃飯了，請借給點「錢吧！」……」這許多許多問題，每天都堆滿了首長的面前，首長雖儘量的慎密的選擇來處理，但多少或者偶然的是有碰壁的，這樣使得幹部們大大的不高興了，他消極他發牢騷，「老子當兵十年了，也够了數了，放老子回家吧！咱們四川還有小米吃，」「咱們吃不開了，又沒有文化，讓好樣的幹吧，」「老子就是這個樣，還能取消老子這個兵？」「那也不錯，取消了回江西老家玩玩去，給老子二百元路費，」「他媽的資格老運氣不好！」「……」這一類妙論，你如果愿聽的話，隨時可以塞你二耳朵，這是多麼嚴重的病態啊，而對這病首長們雖曾經過幾許努力，但總無法治愈的，使某一幹部滿意了，結果又製造了另一批失意的……傳主任來了給這病源輕輕打了一針清醒劑，這是多麼需要啊！對我們自命不凡的幹部們。

「……我們繼續聽着主任的報告，猶如對着一面水明的鏡子，自己的面目，清清楚楚的出現了，你可以自己仔細的看一看，還有什麼地方長得不像人，」

最後講到修養問題去，主任祝我們日晝布爾塞維克化，他說：

「一個共產黨員，要有豐富的革命經驗理論，還要有偉大的氣魄，不要小裏小氣的只看見個人，只看局部的利益……資格老并不就是好幹部，何況你更依老賣老……資格老還要加修養……」

我們已深深爲主任的話所融化了，人人張着期待的眼睛貪婪的聽着，時間很快的過去了，

「夠了，」主任說，「今日主要是張司令員來報告的，我不過先說幾句來一個開場白，

「一陣熱烈的掌聲，結束了這一興奮的場面。」

接着是司令員報告國內國際政治形勢，（是傳達北方分局彭真同志所傳達的黨中央的報告）

國際：歐戰範圍擴大，蘇聯還是堅持和平政策，國內：主要是反共高潮已經低落，大

資產階級大地主有部份投降可能，黨根據新形勢的分析，指示給全黨的任務已與從前不同

的新的內容，如：強調團結，反對統一戰線中左右傾的不良現象，左傾的先生們，希望很快

的打起來，再過一過打土豪分田地的生活，到處殺豬宰羊的幹起來，生活一定要比現在好多

些，右傾先生們，則希望長長的合作下去，合作吧！一切爲了合作——這兩種傾向，都爲黨

現在蘇聯容許的，版以要優反對其他方面的左右傾一樣。蘇聯反對的，版以要強調自力更生，糾正國民黨黨派民族信心依賴英美的，而真錯誤政策去當然要依賴蘇聯還是正確的。

自力更生是爭取抗戰勝利的主要武器。我們這樣一個產業上經濟上軍事上都非常落後的國家，再不積極利用一點時間，從事建設，恐怕最後勝利是遙遙無期的。我們敵後方的武裝同志對全體人民都深刻的了解這一點，我們從切身經驗中已深刻知道。沒有新式的裝備，沒有堅強的經濟基礎，是不會打出日本鬼子去的，我們無時無刻不在關心大後方的建設，我們希望在這幾年大後方已奠定了經濟建設的基礎，那末我們戰死也是安慰的，因為我們已見到了勝利的曙光，然而，然而，這一點太叫我們痛心了，我們雖痛到去後方去，沒見到大後方的情形，但據報告，那太糟糕了，建設上談不上，沒有，一點都沒有，只有仰仗着英仰仗着美，臨時抱羅斯福那雷爾的腳，人家一斷絕了供給，抗戰就不堪設想了。痛心得很。

邊區政府對這問題，的確已注意到了，這是我們見到的，幾南邊有個老百姓，還有小腳的婦女，在抬石頭修滋河某材的石堤，修成之後可以保護幾十畝沙田不致被水沖毀。平山的琴峯們，還在集體的在山上築石梗開梯田，報上會大大的宣傳，平山開荒幾千畝，增糧幾萬石。據我們知道的，確實很有。一筆驚人的數目。政府將籌備多幾百萬獎勵開墾中的勞動英雄，東渡泥社會有兩位女同志，每人得了一頭驢子。所以自力更生在邊區的的確確已

化了不少的代價與精力了，雖然祇有的石圍在夏徼一場大雨中，統統的湮走。
八月五日：于東黃泥。

本日原擬繼續開會，因大雨遂停開，大雨至夜不休，氣溫驟低，夜間冷不可耐，河北楊蓋着棉花滾得一個彈一個彈的被子，兩腿蜷曲，頭緊咬着膝蓋，睡夢中發出唧唧的呼聲，真像個凍得發癱的羊子，我則沒有入睡，只有縮緊了筋骨，默數着科長宮大參謀甜密的呼呼的鼾叫聲。

啊！我還有二床薄薄的夾被，我們還是戰士羨慕的對象。

傅主任談笑此後有兩個最深刻的印象，一是人瘦，一是馬瘦，的確我們的馬，瘦得太可憐了，參謀長的坐騎——栗青色的兒馬，會是最兇悍的一個，經常的嘶叫着，在冀中時騎上去，不經過十幾分鐘的起步，是難得安靜站一站的，現在不會了，頭低垂着，走起路來，兩耳不住的擺動，長長的兩根鬃，騰以的後腿中向，拖着一個亂蓬蓬的尾巴。

騎兵連的馬更不能看了，刀痕似的脊背上，流着膿流着血，很遠很遠，就聞到撲鼻的腥臭。

「每月四五十元的藥費，這是多大的一筆消耗！」副司令王參謀長都為這羣苦畜的苦惱着。

「要值多少元？目下的時價三四百元啊！」郭參謀長也偶然參加一點意見。
冀中然而，馬——並不是我們像錢寶來的，冀中的老百姓，還養得更多的有，將來我們再到

翼中的話，儘有辦法動員，可是錢却要我們直接摸腰包，這是不大合算的事。所以——還是少化錢錢的爲妙。

范連長來報告了，眼紅紅的大約又哭了一場。

「參謀長，今天又死了兩匹，還是……他們只給十元。」

「好！賣給他們吧！」

每天早晨，騎兵還出操呢，稀稀拉拉的二十幾匹馬，有神無氣的擺動着，大校傅主任看見了，構成了他的深刻的印象之一。

馬瘦是有他的原因的，沒有料，沒有草，只吃點麥稭，瘦是必然而且應該的事，可是人爲什麼瘦呢？

自洪子店戰後，我們的給養已走上正常狀態。現在每天兩餐饅頭，一餐稀飯，較之老百姓的樹葉稀粥，不知要勝過多少倍，我們應該滿足與驕傲了，我們應該吃得壯壯的。好在戰場上多殺幾個鬼子以酬報我們的老百姓，然而，我們瘦，瘦而且黃，單單瘦而且黃還是好的，還有很多竟不能支持在崗位上而跑到衛生部或後方醫院去了。

山西楊近來也鬧瘧子，每天只吃一片饅，勉強在科裏休息，宮先生也經常的嚷着病——雖然他比誰也吃得多吃得多，黃蔡天天競賽似的吃饅頭，但全樣的不舒服，仔細看一看吧，我們已成了「一個病夫的集團」。

昏頭昏腦的醫生們，忙得不得開交，他和首長們建議，「麥子有什麼什麼毒，不要吃，

最好吃小米……」真碰他的鬼，副司令參謀長科長……什麼時候不是白麵大米，大米白麵爲什麼他們却滿面紅光的？他們吃着沒有毒，却毒我們這批小兵。

瘦吧？還有什麼辦法呢？好在我們值得驕傲的東西，並不是銳利的武器，也不是健壯的體格，而是我們的政治因素，我們的兵所以不全於其他的兵，就是我們的兵是知道作什麼的，他能說，人家主要以打來壓倒人，我們主要以說來壓倒人。

我們現在是整軍時期，看看我們的課程吧——全軍的——中英英勇奮鬥十九年。中國階級問題，中國憲政與憲法，戰術，這是課堂上的，每天五個鐘頭，而操場上呢？則只是每日早起後一個鐘頭的稍息立正跑步走。

所以——我們雖然瘦，我們雖然拿着槍走着路奉有點喘吁吁的，然而講起道理來，却條條是理的，除蘇聯外，恐怕任何國的軍隊也沒有比我們能說的了。

當洪子店戰鬥剛一結束之後，適有自大後方來的某報的名記者，到敵後方來觀光，聽說洪子店戰鬥勝利了，特到我們這裏來參觀一下，「看看作戰的將士們」，事前我們就知道了，在這時候特來了個號召，爲擴大我們的政治影響而奮鬥。

「我們要知道，大後方的文人記者，都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到我們這裏來，都負有偵探性的任務的……可是我們也要知道他們都有很大的權威，他們說的話，一般人民都相信它，所以他如給我們宣傳一句，勝似我們自己宣傳一百句，這一點我們絕對不能忽視，我們要給大後方人民以好的影響，必須通過這批文化人的傳達……我們必須爭取他站到我

們這方面來——最少也要使他不能說我們的壞話。支部大會上，支書這樣傳達總支部的決定。

在這時部隊中都忙碌了一下，內務清潔衛生，自然都整齊了一點，軍風紀也嚴格整飭一下，戰鬥員的衣服破得特別快，滿身東一個窟窿西一個洞，供給部特發了一次布條將每人身上露肉的地方都補綴起來，再站起隊來，果然有點那個了——雖然面色還有點黃，好在黃是中國人的本色，這是可以原諒的。

再有各部隊的列寧廟——俱樂部，也好好布置一下，正中也懸上一幅中山先生的像，什麼問題解答什麼標語口號詩歌壁報……也花花綠綠的大糊特糊一氣，在這土裏土氣的山溝裏，乍一走進這末一個房間，真有點輝煌耀眼，司令部單單爲這個小房間，曾動員了全體俱樂部委員化了數日的工夫，還加上一筆經濟上的支付，最後還得派上兩個專人，打掃每日飄落的塵土。

支部大會上小組會上，已詳細討論了，假如這個外來的客人和我們任何一個人講話時，我們將採取什麼態度？怎樣答覆他所提出的問題？從講話的總方針以及細小的每一動作，都有詳細的規定。

同志，你說我們什麼時候才能打出鬼子去？假如他這樣問：

容易得很，只要將委員長不打破我們八路軍，發給我們飛機大炮，我相信馬上就能打出鬼子去了。

「你們也很辛苦了，同志！」

「辛苦有什麼辦法？爲了國家爲了民族，吃苦是應該的。可是，這樣苦，黨委員長還不諒解我們，每月只發給我們幾十萬元，這够作什麼用？」

「問吧！隨他問吧！無論什麼問題，總能給他一個巧妙而不平的答覆，隨便他問到什麼人。」

我們像完成一個戰鬥任務似的，一切都準備好了，只等着這個觀光客人的降臨，要來就趕快越好了這樣的生活，每天費包還得打的方方正正的，這真不大好過啊，更有不少的小鬼們啼啼哭哭起來，「什麼東東——觀光，爭取，給老子們添天大的麻煩。」

我們期待着的新聞記者，終於來到了，由四科招待着，在這樣的關節上，我們的大方是出乎一般意料之外的，「今天一餐的招待費，要抵我們每人全月的費用啊，以現金計，要抵一個戰士八年的津貼！」副官先生們都客惜的感歎了。

某記者在我們這裏住了三天，由我們幾位首長輪流給他吹了一套各盡其妙的法螺，他——記者，受了我們這樣豐盛而熱烈的招待，各將軍們禮貌雍容的接洽，部隊嚴肅而緊張的氣像，他驚奇，他像參觀過區其他部份，一樣的驚奇，他表示：「八路軍真好，官長們都這末和藹可親的尊重我們文化人！」

這位先生，還很有心計，他不只聽聽我們首長的報告，還分別到各部門看了看，他經常以很自然的態度和我們的下層人員接近，無意識的問答着，他企圖在還很自然的問答中了解

一點內部的情形，——特別是下層的情緒。

他的這個動作，是我們所早已料到的，我們已安排好了一切，迎接他的這種動作。

司令部左旁的一片空場當中豎着兩根歪曲的木架，這是跳高的設備，場的邊沿上，例着兩棵槐樹的蔭影，北面接着一片廣大的菜園，這是我們工作之餘的嬉遊之地。

一個恬靜的幕籬裏，二科小鬼——寶祥被新華老窩在樹蔭裏，拚命略救着兩腋窩，寶祥滾着笑着喘不上氣來。他罵新華老，用腳蹬他，但終因身體太小很久不能掙脫新華老的壓迫。某記者突然接近了他兩的近旁。

「唉！唉！不要直闖了；我來幫小同志的忙。」他拉開新華老，寶祥跳起來想着報復。新華老笑着跑開了。

「小同志！嘿！不要再鬧，嘿，來……咱們二位談一談！」他拉着寶祥坐到樹蔭下，寶祥緊緊偎在他的身旁，他摩撫着寶祥的頭。

「小同志，你十幾歲？」

「十三歲，」鬼才知道他確實歲數呢。他參加八路軍已三年了，他永遠只是那末高。頭髮永遠是那末蓬鬆似的亂蓬蓬的，他眼睛是那末永遠閃閃發亮的光。

「十三歲？你當兵有幾年了？」記者有點驚奇。

「幾年？」他頭微微搖動，「不敢說，日本鬼子到我們家裏的那一年，我就參加了八路了，管他幾年去哩！」

「你是河北人吧？」

「什麼縣？」

「這裏離你們家很遠了，你不想家嗎？」

「不想家作什麼？當兵不想家，想家不當兵，在打日本的時候，還想什麼家？」他說着很自驕。

「你叫什麼名字？」

「你擔任什麼工作？」

「開水館子？」

「小同志，你們官長，待你好不好？」

「好！」他的目光，向四週搜索似的掃了一下，「我們八路軍，人人都是平等的，不准打罵人，大家都吃一樣多的小米，大家都作抗日的工作。」

「我不相信，你知道你們官長待得都一樣嗎？不會吧。」

「當然！」

「那末，怎末平等呢？」

「是的，我們都是平等的，先是你說的那是平均主義，我們都平等，可是我們反對平均主義，誰要犯了平均主義，誰就要被鬥爭。」

「你這拍胸脯說，誰記著理着他的亂髮，微笑的期待他的回答。」

記者被這流利的答詞所感動，立刻卸掉鐵棍任了。他向黃祥疑視着，只癡癡的點頭，一聲不響。

「同志，你在什麼地方來？怎樣的實辯發言了？」

「我在邊區政府來。」

「不，以前來邊區，是在那裏來？」

「遠了，你不知道吧！我在重慶來，遠得很啦。」

「重慶，不是蔣委員長就在重慶嗎？」

「是的，蔣委員長就在重慶，你知道蔣委員長嗎？對同志。」

「怎不知道呢？我們喊口號，常喊擁護蔣委員長哩！」

「……」

「同志，你在重慶來，你知道，他們是說我們遊而不擊嗎？」

「不，只有少數人這來說，大多數人都知道你們打仗打得很好呢。」

「對了，同志，你看見了，我們這不剛打完了仗，在洪子店一千多鬼子都叫我們趕走啦

，我們以前也常常打仗呢！他無意識的擺弄着他的腳，擺來擺去，兩眼瞪得大大的，在望着記者，測驗他的宣傳的效力。

其實他的這些話，都是言不由衷的，他自己就是「遊而不擊」的宣傳者，他自己編造了也許是聽得旁人的許多童話式的俚言，頑皮的好玩似的散布着，八路軍不打仗，吃小米卡

冤枉，「敵來則飛，敵去則歸，兩家無事，百姓吃虧。」這類謠言，也只有他才敢公然地傳佈着，他只認爲這是開心，最恨他毫無恐懼的當歌唱着，後來發覺他們青年隊員回報上去，指導員把他叫去，足足罰他二個鐘頭的立正，還罰了三天額外勤務，他才明白了，以後在學習中得了不少的進步，現在居然作這一套宣傳工作。

他們的話話慢慢的繼續着，寶祥說出很多抗戰的道理。「抗戰的三個階段啊，我們是帶着戰游擊戰啊，什麼團結進步啊，反對妥協啊！」他都講得有條不紊的，夜幕已展開的時候，晚點名號暫停了，寶祥才離開了。

在司令部幹部們送別記者的會上，他又向我們回灌了一頓米湯，他說：「八路軍真是模範的抗日軍隊，人人都有這末高的政治覺悟，一個伙夫也好，一個馬夫也好，他都知道打日本道理，像這樣的軍隊，怎能一無強不摧無堅不克呢？」我問到大後方，一定向廣大人民宣傳八路軍的優良作風，宣揚八路軍的功績，大家在前方拿槍桿子打，我們在後方拿筆桿子打，我們配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我們勝利了，我們已達到我們預期的目的，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也不得不爲我們無產階級的部隊服務了，我們微微的感謝似的笑，首長們也愉快的勝利的笑了。然而這個勝利怎樣來的，這是我們說來的，我們戰勝的工其不是我們的槍，不是我們的體格，而是我們的嘴，我們的嘴說來的。這也成爲我們一貫的觀點了，一切爲了黨，一切爲了宣傳，嘴的鍛煉，勝於體格的鍛

儘管我們瘦弱，我們面色不好，儘管我們技藝幼稚，只會簡單的放兩下槍，但我們却能說很多的道理。我們告訴友軍：「你們應當怎樣建軍，應當怎樣改善士兵生活，應當怎樣反攻怎樣……」——可是你們最好不要只會說——大家統統的只說不作，應當由誰來領導呢！

——這樣我們一定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八月七日：于東黃泥。——開全軍黨員大會，主要是選舉總支部的支部委員，爲了開展黨的民主，這一屆的委員與全體黨員來選舉。

總支部委員共九人，由組織科提出候選名單——十三人，會前發給各組討論，考慮誰可以作你所同意的總支部委員，你即可以在會上來選舉誰。

會場布置在籃球場小湖左岸的空場上，四週繞着一道高可及胸的短垣，槐樹楊樹披着濃密的葉子，錯落的散佈着，太陽發黃色的光線，破裂的射在地上，風無聲的搖着，小河潺潺的作響。

上午八時——大約是八時吧。——全體黨員到齊，臨時主席宣佈開會。

「我念念大會的程序。」他照例的說着，我們的民主是無限的擴大的，連大會的程序也要民主一下，「第一項：開會，第二項：唱國際歌，第三項：選舉大會主席團，第四項……大家全意不全意。」念完程序之後照例加這末一句。

「同意！」會場裏轟然的一聲。

「同意作爲通過。」接着，一項項執行起來。

我念念衣管主席隨名單。看着大家同意不同意。」臨時主席又念了起來。

本大會名譽主席馮馬克思，列寧，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朱總司令，毛主席，」接着

，「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

本大會主席團副司令員，張主任，黃科長……大家同意不同意？」

「同意！」

接着就是報告了。副司令的報告，張主任的報告，黃科長……從八時起——九點，十

點……十二點了；休息午餐，飯是各單位送來的，飯後休息一小時，接着開會還是報告，

強烈的太陽，追逐着一簇一簇的隊伍時時移動着，舌了在腳腳的叫出尖銳的聲音，牆頭上搖

擺着短髮拂肩的笑迷迷的面孔，老總的眼睛不安定的流動着，貧婪的期待更一面頰的出現，

突然，拍的一聲，主任在拍着桌子，緊緊壓在眉毛下邊的眸子，黑晶晶的眨動着，一……

我們……」底下我沒有聽清楚，牆頭上搖擺着……小河偶然潺潺的作響。

樹蔭牆陰浸潤的擴大聲，最後仍領了全會場，報告也終于結束了，接着是大家發表意見

「好在大家沒有意見開始選舉吧！」

「我們採取最民主的辦法，」主席講，「大家在十三個黨中，選出九個人來，我念一個

「大家舉手表決，贊成就舉手，不贊成就不要舉手。」她開始宣佈第十個，「黃煒。」全體通過，第二個，第三個，第五個顏龍斌「這傢伙，老資格，自驕自大，」我想，我沒有舉手，然而却遭到同列的同志們的妬視「這小子真特別，為什麼不舉手？」他們兇惡而輕蔑的眼睛在這樣說，我只好低下頭，主席又宣佈了，全體通過，因為我一個或者還有兩三個同志不舉手，在這數百人的大會上算得什麼呢？主席一直宣佈下去，五個，六個……「第十二個張之華，」全體通過，「第十三個，李……」全體通過，我沒有對他們舉手，同樣又遭到不幸的妬視的眼光。

副司令又上台了。

「同志們，你們選多少個總支委員？」副司令問。

「九個。」台下答。

「你們舉了多少次手？」

「……」台下的愕然了。

你們真是「土包子」，給你們民主，你們也不知道怎樣用，你們選九個委員，只能同意九個人，為什麼都舉了十三次手，真是笑話！——重新選！——他訓斥了一頓，又嚴厲的發出一個作戰式的命令。

大家都眨動着迷離的似乎醒悟的眼睛，互相作着鬼臉的笑了，在波動的眉毛下刻畫着不言而喻的神情，「還選舉什麼，反正就是這末一回事——」我則懷着卑夷一切的驕傲，我

還沒有作成土包子。

八月八日：于馨上村。

爲了總結將近一個月的整軍成績，經驗教訓，司令部派我同黃王二同志赴二營檢查，營長指示檢查的要領項目方式與方法，這個任務相當麻煩的，須要三四天的工夫才能完成，我們攜着極簡單的行李於早飯後出發到馨上村——二營所在地。

二營營部住在一家老財的相當整齊的院落裏，院中一棵梨樹，梨子還沒有熟，沿着南牆，還有一棵古老的槐樹，枝幹伸張着，我們與營長副營長教導員副教導員，團團的坐在樹陰下的圓桌旁，簡單的談着我們的任務。

「老鄉！——老鄉！——」營長招呼了起來。

久之，對門的籬聲一動，出現了一個短髮的肥碩的近乎難看的女郎，短短的上衣緊緊的綁在身上，胸部不平的突着。

「什麼？」她依在門旁，頭微微的扭着，眼迷迷的似乎有點笑。

「高風華，來！」營長點頭叫他，「我們來了客人了，賣給我們二斤葡萄。」

她們的葡萄樹即在隔壁南院裏，我們很早就知道。

「你自己摘去吧！」她不動一動的答。

「不！——你不怕我們偷你葡萄吃？勞你的駕吧！給我們摘點來，——快點。」

笑。

她一聲不響的惡狠狠的向副營長睨了一眼，慢慢的扭轉身走向過道爬上屋頂去了。

我們嚼着甜得微微有點酸味的葡萄，談着整訓以來的情形，營長講述着某一幹部不大負責，某一連要好點，學習情緒一般的好，逃亡僅僅十餘人……

蒙他們分配給我們另外的一所宿舍，一所小小的院落，還有不大知名的幾盆花，一間小屋，好容下我們三個人。

我們三六分了一下工，黃到五連，王到八連，我到六七連，檢查就這樣開始。

六連連長是我教導隊的老同學，現在鍛煉得更老成更持重了，不腐化不浪漫，負責任，能團結。他說：『我自己作我自己應作的事，……咳！小的問題，我讓你……』不然

每天都得打出小人來。

他們上課，即利用俱樂部作課堂，連長站在坑上居高臨下的講着班偵察，圍着連長土坑擠滿了一屋子人，汗在流着，滿屋裏蕩漾着不大好聞的氣味，……馬克思……列寧……

都嚇得湊緊了眉頭。

課堂上的紀律很好，人人都張着木然的毫無表情的面孔，眼睛瞪得直直的，向講台上望着，槍架在左肩上，不響亦不動，只有在邊緣邊的一羣裏，偶然有瞌睡的，身子將向前一傾，八鞭又被槍支住了，眼又重新睜起來。

下午是兩個鐘頭的政治課，講課多由指導員担任，七連的指導員講的還不壞，戰士們和

六連一樣的那末本領，兩隻眼，跟着眼睛，這一顆腫脹的發槍支住了，另一顆戰士的頭又低垂下去。

晚飯後參加七連的小組討論會，討論下午所講的政治課，稀稀拉拉十來個人，（兩班分開）團團的坐在院子裏，小組長——一個十六七歲身體很弱的小孩子，宣布題目領導發言，「……東方慕尼黑陰謀，英美在華利益……勾結大資產階級大地主……出賣中國……投降……安插……打擊他……爭取……」呀呀唔唔的都能當着發言，都像樣胡亂的說個差不多，我在最後簡單的作了一個公式的結論之後，我問：

「同志們！你們對政治課有興趣？還是對軍事課有興趣？」

他們都默然了，頭都低垂着，鼓動着不大靈活的腰膝，大約是在竭力運動已經僵硬的腦子，尋求適當的答案！

「都沒有興趣嗎？」

「軍事課好懂點」他們終於表示態度了，是的，我們軍事的講授還是有着嚴重的缺點的，經常主要是要到野外演習，而我們却把演習取消了，只搬到課堂上來講，怎樣進攻怎樣防禦……這種說兵的辦法，對老聽們已經够玄妙的了，他們畢竟是拿槍桿的人物，這對於他們最容易接近些，至於政治——國際政治形勢，這是多末微妙而複雜的東西啊，這是大政治家們所苦心焦慮着的東西，而我們的指揮員着幹事改都書記，却能用一切辦法，將這顆生硬的東西，木刻似的搬到戰士的腦子裏去，這豈多末艱巨的工作啊！

惟其是一個艱巨的工作，所以我們的幹部便須用一場的力量來養而戰士們則須用一場的力量來學，大部的精神大部的時間，都集中在這種生生的東西上面了，戰士們以至一般幹部們的頭腦，已爲這硬生生的東西所僵化了。

我結束一天的檢查，回到臨時宿舍，黃王二同志已先我而回，我們交換檢查的情形，談着，欣賞着幾盆不知名的花，在小小的院落裏。

隱約的可以聽見不規則的鑼鼓聲，這是本村的男女同志們正在歡笑的跳着秧歌舞。

夜幕慢慢的展開，稀疏的星光零落的閃爍着，老鄉的家人正圍着一盞閃着黃色的孤燈，在一個角落裏吃晚餐，七八個男的老人小孩，唧唧着叫嚷着。

我們慢慢的談我們的工作，時而與老鄉作一兩句客套的話，「請吧，不要客氣，我們已經防過了……」在老鄉讓我們吃飯的時候。

「一般的看來，以六連爲緊張些。」王在了解了大概情形之後，這樣的下了一個判斷。

「不見得——是——緊張，」我說。

「呢！相當緊張，」黃說。「以五連說吧，看戰士的樣子都很用功，在休息的時候，還看見好多人在看書，有的拿的一支毛筆劃着字，當然畫的字是有極其難看的，有的上廁所去的時候，嘴裏還嘟囔着討論題的答案，一個戰士已經到廁所裏把褲子脫掉啦，我見他忽的把提着褲子，跑出來找着小組長惶急的問：『小組長，工人階級的幾個階層，是血統工人貴族工人還有甚麼……工人？』」過渡工人，「小組長告訴他了，『是是！過渡工人！過渡

工人！……」他都念着又跑回廁所去了；你看，「黃說着浮現着激情的微笑，「這能說是緊張嗎？」

「這樣也就無所謂緊張了，」我還堅持我的意見，「緊張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人的精力在某一時間某一場合全都集中起來，這叫緊張，這是身體康健心力精神活潑堅定的產物，譬如一味的緊張，緊張而與活潑愉快失掉了調劑，超過了身體健康所允許的限度，這成了純粹的掙扎，這是得不到緊張的效果的。」

「叫我看也是太機械些，」王眨動着惶怩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永遠那末像睡了三天午覺來對什麼也不敢正眼一看的樣子，「上課的只是按着條文解釋下子，不會實際連系起許多多舉實際的例子，」他砥了砥乾燥的嘴唇，探詢似的向我微笑着，最後加上一句，「戰士們都不感什麼興趣」。

「黃，我準備在總結時，給他們提這末一個意見，我徵求着黃的同意，「對戰士精神調劑，注意的不够。」

「那也可以，」他照例那末圓滑的答應着，顯然他的注意力已轉移了方向。

夜色愈見濃厚了，星稀落的瀉着銀色的光，院中的人物，還可清晰地辨認出動作的輪廓，老鄉的晚餐完畢了，一個中年的和一個十七八的女子在收拾着餐具，鐵的碰的，叮叮的響着，幾個小孩和一個老人，都不規則的散開了，像以我為中心似的扇形的繞在我們的周圍，無聲的聽着他所不甚了解的我們的談話。

「老王，我聽說八連幹部中間有點小問題，你清楚嗎？」我爲了整理一天中所得的資料，所以還繼續着收集工作。

「清楚我倒是清楚，」王還保持着安靜而微笑的態度，「不過事情是很平常的，原因在

.....

「小朋友。你們唱個歌吧。」黃向幾個慌慌的向他傻笑的小孩們說，突然他轉向他的左邊：「小妹妹，你來唱個歌吧，」是一個年約十三四的小姑娘，是我們白天所熟見的，「唱個什麼，唱個可人」，黃一見時即對我這樣稱贊她，她現在正抱着膝頭坐在北面的牆棋桌。

「原因是：二排長有點病，有兩天沒有好好吃東西，」王在繼續着說，并未爲老黃的舉措所阻斷，「連長對這事也沒有注意，在還一天夜裏已經熄燈的時候，二排長跑到伙房裏，叫司務長給他下麵條吃，可巧偏偏的連長來查哨遇見了，大大的不滿意，爲什麼私自題廚燒作東西吃，這是不許可的，他這樣鬧起來，二排長也不服氣，說：『有病就該餓死嗎？已經有兩天沒吃東西了，你爲什麼不問？』」

連長說，『連上有好幾十個病員，都照你這樣，怎樣辦？』

當時二人是吵了一下，可是不久即解決了，現在沒有什麼問題啦。」

「這個問題怎樣解.....」

我正要問下去。突然一陣不諧調的歌聲響了起來。

「叫老鄉，聽我講.....」

三五個不穿褲子的小孩，在小姑娘的領導下果然唱了起來，但未唱到三句，又噙噙的擰然的笑了，一個小孩羞怯的望着撲到老頭的懷裏去，

我的談話，為歌聲與笑聲控制下去，待他們稍為安靜，老黃又在組織第二次歌唱時，我又把我的談話恢復起來。

「他們怎樣解決的呢？」我問王。

他們在第二天即召開了一個幹部會，教導員還去參加了，在會上批評了排長不應不聽樂長商量私自作東西吃，全時也批評了連長，不應對病員漠視，當然幹部有病了，更不能不贊，事情就這樣解決了。」

「我聽說，直到現在，他們幹部中，還有點芥蒂呢？」我說；「你明日可以個別約約和他們談一談，看看他們到底還有什麼意見！」

「老陳有點驕傲，這一點也須是幹部們對他不滿的地方，」王在估計的判斷一下

與我們談話相伴擾着的是嘻嘻哈哈的嘻笑聲談話聲；黃又在為一個小孩在滿起泥污的坐廳上纏着綁帶。

「你對我們當兵吧！」

他說着，激動的笑，小姑娘小孩們也嘻嘻的爭欲一試的笑。

綁帶已纏滿了小孩的大腿，滾多着一段，又往下纏了起來。

「這末乾淨的老黃，怎不怕沾污了他的綁帶呢？」我這樣想。

「來！我再給你打上這一條。」

黃招呼着跑到屋裏去，那隻綁帶是放在屋裏的，小孩小姑娘都跟着跑到屋裏去了。

老頭，婦人，女子，在院裏談着，納涼。

「老先生，你幾個孫子？」我問，

「三個小孫子，兩個孫女，」

「好福氣，」我習慣的稱讚了一句，

星光益見得燦爛了，日光銳利的通過暗淡的光綫，注視着每一個角落，我探詢的從牆上
個小孩的蹤跡，突的一陣微妙的思潮湧進心頭裏。

「天氣真熱得很。」

我說着站了起來，意圖到屋裏拿條毛巾揩揩汗，然而又意識着并不單單爲了取毛巾，
又向王微妙的回顧了一下，即以迅速而敏捷的動作，一步跨進了小屋裏，小孩們正在圍着
撕弄着綁帶，黃，小姑娘，站在炕的前面，緊緊的擁抱着，小姑娘努力的向後仰着，黃
吻着他的嘴，暗淡的光綫中，映着一個弓形的輪廓。

我迅速的退了出來，接着，黃小姑娘都出來了，小孩們仍在撕弄着綁帶，黃說，
「你們是打不上的，我再給你打上吧。」

在睡覺時，我整理着寢具，黃王都無聲的整理着。

「黃，明天咱得買二斤葡萄乾，這末熱的天！」我暗示着說，

「可以！可以！」黃連聲的應着。

「真的東道呢？」

「我的東道！」

老黃真慷慨啊！」王興奮了，莫明其妙的鼓動了一句。

「那當然啊——」我笑了，

八月九日，于鑿村上

我走到六連的附近，才攪起了起床號，戰士們已統統起來，內務清潔已整理的相當好了，預備出操號剛一叫起，值星排長即吹哨集合，帶往操場。老黃曾說：

「戰士們害怕早晨起不來，誤了時間，夜間多不脫褲子，不打綁帶……」

這大約是真的，不然，難得起得這末快！。

「老周，我們起床的動作，還不快吧。」連長向我問着，有點自負的驕傲，

「你們這種突擊精神是很好的，問題是在經常性怎樣。」

「大約在整軍期間，我們是保持得住的。」他說着，堅定的自信的笑了。

早餐是在六連吃的，連長特派通訊員買了十幾個鷄子，炒了一盤，這是特備的客菜。

餐桌放在院落中央，桌上除一盤蹺蹺的鷄子外，另一盤飄着幾許油珠的南瓜湯，幾碗手指粗細的麵條——這是吃之不盡的，桌旁還備着滿滿的一大桶，桌的邊沿堆着幾堆烤得焦黃的小饅頭。這時，空氣是涼爽而清潔，屋脊上探出太陽的光綫。

「請指導員支部書記一塊來吃吧！」連長吩咐着通訊員。

指導員，支部書記，常常鬧着病，照例是在屋中單獨的吃，輕易不大出屋的，難得今天在通訊員一度邀請之後，竟嬌嬌的走了出來，這大約是爲着陪我這個「客人」的，「這真是我的光榮哩！」我這樣想。

指導員病還沒有好，捧着一個搖籃欲壓前頭，鉄青色的面孔上，顯着一高虎視眈眈的眼睛，鞋踏踏着，膝骨在膝蓋的下面，布法是那末從容，態度是那末自然，「模模兩方」的走到桌子的旁邊，右手無力的撐着，似乎妨止身子的傾跌，眼用方向桌面掃視了一下說。

「老周，我到這個程度，也沒有什麼說的，真窩不起。」

接着，從容的不看一看的向後坐下去，恰巧正坐在通訊員剛放在他屁股後面的椅子。上支部書記的病，還要嚴重些，雖然是滿面紅光的，眼却是深深的陷在眼眶裏，他蓬鬆着凌亂的頭髮，無言的坐在指導員的左旁。

「指導員，病要好了吧，」我客氣的問，

「咳，真討厭！什麼病？吃也不少吃，喝也不少喝——可是每天這末弱弱嬌嬌的，身上總是不舒服。」

說着對病魔不勝其厭惡似的，緊緊的蹙起眉頭，兩唇一併，因門牙太高的原因，嘴唇更高高的突出了，眼仍嚴厲的閃爍着，

「這大約是天氣太熱的關係，」我也不知疊解釋或是懣籍的說着。

「支那書記，今日要好了吧。」幾天一好，這是有規律的，「老張笑着說，

「今日不瀉了，就算好了，可是這太好了之後，我下個決心不讓他再反覆啦，」

「哼，看你這次決心怎樣的吧。」張有動懷疑的笑着

指導員素來是很沉着的，而現在吃飯之際呢，他僅頻頻的讓透的向我招呼着，

「吃——吃——」

他眼睛一俯一仰的旋轉，筷子指着逐漸縮減的鷄子，全時不住的在嚼與榮耀之間，加速的旋轉，下巴骨一扭一扭的蠕動，

支那書記吃得很少，大約是「決心」的表現吧，老張只陪着烤焦的小饅頭，一方與我

扯亂談

「指導員，」在他推表示吃飽之後，我轉移了談話的方向，「請你談一談整軍以來的情形吧，你倒有甚麼經驗，有甚麼新的工作方式，最好多告訴我一點，」

「我們整軍以來的情形，昨天老張已和你談個大概了，」他冷冷的說着，身子仰挺在桌子上，腳着桌子的木頭上坐着，

「我也沒甚麼談的，工作經驗——還不是老一套，」

「不！」我說「你們整軍中，一定也發生不少的小問題，你們怎樣解決的，甚麼方式及對人的效果，收集起來，這對於將來的工作，是很有幫助的。」

「教育這末一點經驗，」指導員被迫的說了，「開始整軍時，有很多不愿學習的，像四班班長，平時很好，可是他不愿學習，他對戰士說了些敗興的話，有次他還哭呢！我們採取說服的方式，對他個別的談話，進行教育，現在果然好多了，不少的人是這樣，都經我們說服治好了，這就算是我們的一點經驗吧，」

說着他眼角微微的浮起一點勉強的笑，

「老張，你還有甚麼補充的，再告訴我一點，你們對司令部，對營部，對我們的檢查，有甚麼意見，也請盡量談一談，」

「我沒有甚麼補充，也沒有甚麼意見，只請你們多多給我們一點批評指導，多多的幫助我們，」老張說着，客氣的笑，

「意見我倒有一點！」

指導員挺直的自椅子上坐了起來，左右搖擺了兩下，鬆動他那坐得板硬的屁股，裝知他將有所發洩了，

「這意見是對我們營部的，本來我想直接提向司令員和政委的面前去，這個！請你替我轉達一下吧，」

「可以，可以，這我一定辦到，請你說吧，」

「事情是這樣，」他的眸子炯炯的閃動起來，面有點紅漲了，他說：「在整軍剛一開始的時候，你們司令部不是有總令，要健全各種組織，無論是軍事尚政治的學習的，我們連上

自洪子唐脫門以後，因為黨員的關係，有幾個班是沒有班長，當時營長教導員都對我說：

「由你們自己配備吧。」

這樣我就全老張商量着，提拔了幾個好的戰士充任班長，我們知道，非黨員是不能當我們的幹部的，可是對班一級並沒有這個限制，所以我們提拔的班長中，有兩個就是非黨員，不過在將來也是要接收入黨的，偏偏在前些日子，這內中一個班長開了小差了，還有甚麼辦法呢，當我和老張向營部報告的時候，你猜他們怎樣說，」

他向我期待的望着，口角已湧出了白沫。

「他們怎樣說？」我答，

「咳！發這費開頭第一句問我，『他是不是黨員？』

『不是，』

『不是！誰叫你們叫他當班長，』神氣別提多末嚴厲啦，

『誰叫他當班長，我叫他當班長，』

當時我就這末公開的答他，他說：

『你叫他當班長你負責，』

『我負責我就負責，』我說，這有甚麼，他還殺了老子的頭，老子那不相信……

員就不開小差啦，前幾天組織科組織幹事爲甚麼跑了，這該叫誰來負責，他對幹部們這種態度已不是一次啦他覺着他是老資格，他走過二萬五千里，老子比你少走一步肥，你對旁人……

樣子，你對我來這一套，我不受這個，我就爲這件事不滿意，我已經和主任談過了，我想把這個意見提到司令部，請你轉達一下吧。」

「這個容易極了，回去我一定向首長談一談」，

「這是一頓牢騷，激昂而興奮的神情漸漸平復下去，又恢復了以前他的老態了，他照樣坐在椅子上，凝視着對面的屋頂，手或偶然的搔搔大腿，

入證。

八月十一日：于營上村
昨：已將檢查工作作了一個總結，并與營長各連長舉行一次座談，我們算是完成了聽聽的任務；

上午分、到各連測驗軍事課，下午回部，

我：歸到了營上，還覺得有點依戀之感，特別是老黃，他還希望我們的工作最好再繼續兩天，然而我們沒有延下去，

路上黃說：

「二營的幹部真幸運，工作之暇有這末一種娛樂的工具，妹妹哥哥的，多末寫意啊！」「你不是說他們工作非常的緊張麼？這也許是他們工作緊張的原動力吧！」我笑着說：

「黃；我們爲甚麼得不着這樣的報酬，」

黃又眨動起他閃光的眸子，

八月十三日 于東黃泥

上午檢查人員回報

下午開「八一三」紀念大會，會場還是村北的大空場，在開會之先照例部隊與羣衆體互相發動着唱了一氣歌，歇後是開會報告時口號遊藝，報告時又照例罵了一頓……

抵抗妥協投降，最後自然是我們應當怎樣抗戰團結進步……

遊藝由聯大文藝工作團担任，不多的十幾個人，而演山來的劇却相當精彩，不愧爲自編自播的，「華北文藝播蕩隊。」

由於我們的邀請，留在我們劇團二人——男女同志各一，幫助工作，這也是他們的任務，因爲開展部隊文藝工作，是他們唯一的職責啊。

八月十四日：于東黃泥

檢查工作，陸續回報，

本星期中心工作。即爲總結一月來教育的黨的工作情形。

晚，開黨員鑑定會。我們一組人太少了，與二組聯合開的，政治部又派聖科長參加，黨家坦白的不客氣的檢舉着每人的思想意識行動表現，站在布爾什維克的立場上，誰對誰錯，甚麼情面可言的。

老楊說：

「老周在這一箇月中，行政工作是很努力，我們很贊成，思想意識……還正確，只是……」

對黨的工作，有不忠實之處，黨派他跟羣衆談話，他回報說，談過了，經過黨考察的結果，他日和羣衆談家常和扯了一些亂談，這是對黨敷衍……」

小韓，小張，黃蔡等，也都向我放射了不少的火力，難得他們的記性真好，一些瑣碎事情，他們都能給我記得清清楚楚的，

小韓說：「老周……某一次的談話，內容不大妥當，他對歐洲的帝國主義的戰爭還不大好……我們絕對不應依賴英美……」

小張說：「老周……某一次對上級態度不大好……這是一種不滿意的表態……」

「某一次」

多了，七八個人，每人一套，好在組長已經給了我一個保證——思想意識還正確，黨切還不至構成我不可饒恕的罪惡，我慢慢的運用精神力量，制止着背上的冷汗，同時裏邊搜索枯腸，找他們一點材料，回敬他們一下，但是我並沒有犯了報復主義的錯悞。

鑒定的結果，一二組的成績還不壞，黃楊二同志，榮譽模範黨員的王冕，黨員趙非……衆的模範，而黃楊又成爲一般黨員的模範，真增加不少的光榮哩。

這也不是偶然的，山西楊——付司令員的機要祕書，不用說，思想本來是極前進的，黨的鍛煉，生活行動，更加布爾什維化了，真可說是「行必馬列之步，說必馬列之話」……至於黃，也是我們工作行動最積極最活躍的青年，他除去與我與蔡偶而研究一下……

情的關係以外，他是無時無刻不在工作的，這樣的青年，當然要成爲我們的模範黨員了。

我們這兩組內，一無還不甚落後，只有富大參謀的行爲，有點不大模範，可是他這種不大模範的行徑，是早有他的歷史的了，遠點的事——什麼臨陣的時候自己悄悄的溜了，結果全連丟光，回來無法交代，還在吧上輕輕打了一槍，又一次是在什麼地方，拿了老百姓的錢，玩了老百姓的女兒，結果還給老百姓戴上個攬好的帽子……這一切我們都不說它，只說最近，當在冀中過冀察晉邊區的時候，首長派他帶幾個偵察員，留在平漢路東側，攔阻逃亡，他拜領了這個大命之後，即大搖大擺的幹起來，雖然只寥寥的幾個偵察員，他却組織起一個大隊部來，自任爲大隊長兼政治委員，在地方上要賴要夫，開了個不亦樂乎，回到邊區以後，不知因爲那項要求上不大滿意，於是一氣而病了，很久的時間住醫務所住後方醫院休養，回來後，口頭上仍然與病沒有脫離過，雖然他紅光滿面吃得比誰都要多，今天要大米要白面，明天要錢要動務，什麼工作都好，無論室內或室外的，反正他一件都不做，並且裏發着憤懣的又是自得的牢騷。

「老子怕什麼？誰還咬了老子的卵蛋！」

「媽的×的，偃老子們當長工，十幾年了，合一合多少錢？這末幾塊錢還捨不得！」

他的一天的生活，就是這樣，只有開大會的時候，他才會活躍起來，站在部隊與婦女自衛隊的前面，極盡的指劃着叫嚷着，作他那認爲得意的不必要的紛擾工作。

黨對他的這種情形，完全了解得清清楚楚的，若在他的黨員，不用說，且就洗刷出去，然而他却有保障，他有着不同的歷史，所以黨對他也就採取了不同的態度，今天鑑定會上，給他輕描淡寫的，下了這樣一個結論。

「有長期革命歷史——不會開小差，思想是正確的，……只是……意識有點差，以後要努力修煉……」

根據科學的分析，這個結論完全正確，這是合乎辯證法的，因為辯證法的道理，就是：「對不同的人，要有不同的態度」。

八月十五日 于東黃記。

起床翻窗不久，我剛踏入辦公室門檻，三連就送來一件帶有不幸象徵的報告，我即浮起了發異的感覺。

「有什麼……事情嗎！——不然不會這樣破例的早。」

果然，一件空前的極不幸的事情發生了……三連八班班長彭受華投水自殺。

一陣瀟灑的苦痛，重重的打擊着我的心頭，這不僅失去了一個革命的戰士，而且奪去了我的一個極要好的朋友，我們三個人——殿清，受華，我，七七後同自故鄉中捲扎出來，殿清已在冀南失了蹤，而今受華又這樣……死了命，今後我的童年之交的戰友，已沒有一個了，我已孤另另的被拋在荒涼的原野上，不可能再得到溫暖的友誼的灌溉了。

受華為什麼會走上這樣的道路呢？ 一個青年，一個聰慧沈毅而富有民族意識的青年

報告內這樣寫着自殺的原因：

「……這次政治測驗，他的分數太少了，被一般人所鄙視，在食堂裏又被指導員希冀了幾句，更加羞愧難當，於今夜投水……」

事情就這樣簡單嗎？一個革命的青年，就爲了一點分數，這樣毀掉了自己的生命嗎？他知道還有比爭取一點分數死得更光榮的事，他是準備爲革命而流血的，他怎肯爲了毫無實際價值的一點分數而輕輕的流掉了自己的血呢？

受毒生於×村的一個自足自給的小家裏，他的父親在他襁褓時期就已去世了，他只有個慈祥的寡母，撫養他長大，他寡母也只有他，十幾年來就母子相依爲命，他母親因傳統的接續宗嗣的觀念，早早的給他娶了一個以後很相得的老婆，一家三口，度着差堪溫飽的生活，倒頗其樂融融。

七七事變爆發了，各地青年都瘋狂的捲入了抗戰的熱潮，我地的青年，當然也不能例外，都滔滔地投入抗日部隊中去了，受華是一個受過相當教育的青年，他有着濃厚的民族意識，他的熱血也沸騰起來，他要求打日本，他要求參加抗日部隊，他不安于等待亡國奴的生涯。

可是這個要求，被他母親嚴峻的拒絕了。

他怕傷了他母親的心，並沒有過激的要求，他只婉轉的浸潤的向他母親進言，他以敬謹

說教的精神，和他母親商量着。

「媽，你不願意你的兒子當兵打日本人，你却願意叫你兒子給日本當兵打中國人。」
「怎末！」

「你看見了，東邊有多少青年往我們這邊跑，日本鬼子在那裏抓壯丁運回國外，給他們當兵，將來再運回來打中國人，他們到一處抓一處，我早晚免不了，一定得被他們抓去，那時只好給他們當兵來打中國人吧，——我現在當兵，還經常回家來看看，可是給日本當兵，你還想見你兒子，不可能啦。」

在他這樣的經常的說勸之下，他母親終於軟化了，結果准許他參加地方的游擊隊，這個游擊隊的組織者，曾宣言該隊是保衛家鄉，不脫離本土的。

「××，你去吧，有什麼法子……你要常常的家來看看，你……不要忘了你的娘，……你不要忘了……不回家……好好的保養兒子……天呀！保佑着我的兒子平安。」
他的母親垂涕而下的送他走上了抗日的征途。

他參加游擊隊後，大約也回家看過兩次，他母親略微安慰點了，可是不久之後，這個游擊隊一個突然的行動，即轉移到冀察晉邊區去了，這個游擊隊就是我們部隊組成的一部份，以後我們雖然又回到冀中跑到冀南距他家最近的時候，只有一日之程，但他並沒有再回家。

他參加部隊已將三年了，經過了三年的報務，他的思想意識更開展更正確了，他已成了
一個堅強的抗日戰士，他經常在……

精神相當飽滿的，我們在村外的空坪裏，席地坐了下去。

「你近來很好吧，」

我看見他瘦而黑的面色，擔心着他孱弱的體格。

「還很好，每大吃得很多的。」

「我前幾天，見着你們的指導員，他對你表示好感，他說：『你在行軍中操訓中都起了很大的模範作用』，模範作用是很好，但也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我知道所謂模範作用者，就是幹什麼也要爭在先頭，而且要比別人幹得多。

「這也沒有什麼，這並不是爭什麼模範，不過班內弟兄，對我都很好，我也愿盡我的力量幫助他們，都是爲了抗日來的，大家團結待客一個人一樣，這比什麼都痛快！」

他說着現着悠然的笑，他的態度，永遠是那末安閒，他沒有青年的浮躁，但在這早熟的近乎冷靜的頭腦裏，却蘊蓄着無限的熱情，我們互相關切的談着，談到家庭，談到……。

突然，他問：

「你用錢不。」

「現在窮慣了，也不想甚麼錢用了，筆末！你還有錢？」

「你要用的話。多少還有點。」

「你那裏來的錢呢？」

「你想我這一塊錢的兵，比你還要窮吧。」

「雖然不比我窮，也不會比我富啊！」

「不一定，你是存不住錢的，錢到手一定完得很快，我比你節省得多，以前我在家積來的幾十元還沒用完，而且我還有點祕密，連長常買我的仗，我常借他一點油。」

「好吧，你先放着，用錢的時候，我和你要。」

我是經常被窮包圍着的，不要說無謂的消耗是根本取消，即日常的一切必需品，如毛巾肥皂之類，也不能夠正常的供給了；好在我的迫切需要的只是吃湯問題，如刷牙啊肥皂啊，已成爲我的莫大的奢侈了。

畢竟人是有着物質慾的動物，我在到達洪子店後，鞋子破啦需要補綻，毛巾爛了……需要補充的東西多得很，而且不少的同志，每天跑在小館裏，鷄糸肉片，吃得興致勃勃的，我的食指也蠢蠢欲動了，我……下了一個決心，決心向李華借幾塊錢。

「受華……」

近來我準備買一條毛巾，還準備到小館乾頓拌醬麵，解解三年來的嚙吻，你以爲如何？即請來此一談，并請捐幾元錢來爲盼，致以軍禮。」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他果然給我送錢來了，我們立時跑到小館裏大嚼了一餐，開消了貳元伍角錢——雖然是僅僅兩個菜，在我抗戰的歷史中，還是值得大書而特書的第一次呢。

我們一方面愉快的奏着咀嚼的進行曲，一方又繼續起赤裸裸的擲去美麗外衣的談話來。

他接到一封家信，家中都很平安，我替他很高興，可是他的精神却顯出焦躁與不安。

「我立誓不再寫家信了！」他的態度是那樣堅決，而激動的灼然的眸子裏，流露了抑鬱的苦悶。

「我是知道的，」他閃着充血的眼睛，「家裏來的信上一定有這一套，你回家吧，我想你快想死了……」要不就是，你母親想你想得臥牀不起，見信千萬回家……她們是想盡了一切話，來想法拉她的兒子的，

「那是當然，你想，她們的眼睛裏心裏，只看見她的兒子，再大一點，她們也看不見，她們也不願看，你這怎末能怪她。！」

「怪！我倒是不怪她，我只怪我不該寫家信，」他頭低垂了，聲調極悲抑。「平空裏找來了莫大的罪惡。」

「怎末，你不要管他就是了，隨便她怎末寫吧，你怕甚麼？」

「不；事情不是這樣。信來了一天，我們的指導員就要去了。他看了又看，闕了又闕，短短的十幾天裏。他已和我個別的談了三次話了。天呀，再這末談下去，這簡直是要我的命。」

「他談的甚麼？」

「一句話，怕我開小差，」

「真是豈有此理，我們抗日，誰想過開小差來！看問題怎能這樣看法，」

「你是知道的，一個人如果死在這樣的環境下，你想想是怎樣的悲哀。」……我幾年的熱血，都積這等一個頭頂。」

他的精神就入於這神聖的深淵了，

我也驚醒起來，要翻着甚麼給他一個鼓，終於我這樣說：

「事情是這樣的，你自己記着向下去，不久就會明白的，經過這等一個考驗，以後就會更進一步的，」我向着他，實際上也是這樣。

「事情不會這樣簡單。」他對我說，「你並不知道，我這身衣服早就想換我的厚襪了，那一次我在震席作打不夜三的時候，我這一件皮爾兒的北面，天氣寒冷，地上的雪那末厚，我們從雪裡裏，離敵人只有二百多米遠，迎下命令沖鋒，指導員叫喊着各種的口號。

「弟兄們，殺槍吧；

中國人不打中國人，」

我們就喊着向前沖了起來，石友三的隊伍也喊着。

「打呀！你們是大鼻子洋的，打死你們這伙子奴才。」

我當時心裏突然發瘋起來，我這是爲甚麼，我通通通通想起了我的母親，我母親是怕我當兵的，她是怕我死，假如她知道她的兒子是死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戰場上的時候，她是怎樣的痛心啊——我當時想得很難過，同時我也有點怕死起來，因此，我

竟忘記了沖鋒……

壞了，指揮員從此就認上我了，這次我來了家信，他遂抓住了機會。」

他目光時向小房間的外面探詢着，茶早給光了，他只端着一盞茶，時時潤潤乾燥的嘴唇，接着他又說下去：

「這次他問：『你是不是愿回家？』」

「我要戀那個家，我爲甚麼來當兵，」我說！「不打出鬼子去，我是決不回家的。」

「打出鬼子去呢？」他又問；

「那時有可能，是要回家了，」我這樣坦白的答復，你說對不對？

「也對的，」我答。

「錯了！他問我，『你是不是共黨黨員，』『是的』我說：

「你說一說你自己的任務，」我想起，其羞慚氣，打倒民族敵人之後，不許要打倒

階級敵人嗎？——我只得說了，他說：「那末：你以前怎麼說來，可見你的思想落後

，家庭觀念那末濃厚。……」是了，我落後了，他媽的！爲甚麼不落後，

——那末抗日，那末死心眼，

他又陷入沉默了。

「你的精神只管放開點，事情越複雜，越難越會搞不清楚的，」我說着心裏充滿了誠懇的期望，期望他接受我的意見！「這類事件，任何人總遭遇過，不只你一個人，在這個革命

的巨潮中，在個人前進的路上，是不免遭受波折的，這個風波，也許會把我們打入險惡的漩渦，——這要看你自己對這種風波的態度怎樣，我們要前進，我們要追求我們的理想，不要灰心，不要失望……你努力的幹吧，只要我們的意志堅定，將來，我們會戰勝一切的，不過現在的環境，」我幾乎決開了思潮的洪流，我又抑止下去，說：「你一定要接受我的意見；」

「是！我同意你這個意見，我現在就是這樣，——可是我心裏總覺不舒服，」在這不似往日歡樂的離別後，我深深的理會着如果不被了解的滋味，可是我堅定的相繼；他永遠不會脫離抗日的崗位，事實會戰勝一切的。

以後我們即沒有長談過，經過很久的時間，沒獲得他的新消息，他一定又獲得新的諒解了，他的毅力，我相信，他的毅力會打開了陰毒的局面。

幾天以前，我在辦公室值班的下午，他突如其來的找到我，我愕然，他在公務上，沒有到司令部來的必要。

「怎末！有甚麼事嗎？」我驚異的問

他默默的坐在我的對面，冷酷的向我望着，說：

「沒有什麼事」

「我已經和你組織上談過你的事情了，你是不是近來還……還有點不被了解？」

「我沒有什麼事，你用錢不？」他拿出了一捲鈔票，塞在我的面前「你帶起這個來化賬

「不！我不用錢，你自己帶起來。」

「我是不用錢的，我現在也沒有化錢的必要了！」

「你那能一個錢不用呢？」我看他憂鬱的神色，我感到極大的不安，我把錢塞回他的袋裏，「受華，你安心，我們要抗日，我們要負起我們的責任，」我的聲音變得極低微，心裏像堵住一塊東西似的。「勝利是屬於我們的！你看看，鬼子已毀滅我們的家，受華，我們還能……想想看，我們沒有退却之路了」。

「我走了，」他拒絕的站了起來，「我還要快點回去，你不要再瞎鬧。」
當他跨出辦公室的門檻時，回顧着。

「青，成們什麼時候再見？」

「我不久要到你們營裏測驗，見面的機會多了，——華，我希望我們永遠在一道，」
爲了值班的限制，不能再遠程的送一送，他那頻頻回顧的總有強烈熱情的眸子，很快的在我面前消失了。

事實證明了，這個會晤，竟成了我們最後的訣別，誰料到，他竟這樣的處理了自己。

八月十八日。 於東黃泥。

早突然停止一營的測驗工作，并通報召集全軍連長以上軍政幹部開會，這不是預定的工作。

昨日所計劃的一切，完全撤銷了，四週的空氣突然增加了高度的壓力，每人心頭，都悶悶的。

「我們將有什麼新的動作？」

午飯後，爭取了一點鐘的時間，洗了個冷水澡，回來即參加大會，首由付司令報告！

「……………根據國內國際形勢，我們需要打一個大的勝仗，我們要出動一百個團……………這一戰役計劃，在華北是空前的，它的勝利，不僅要影響全中國，而且要影響全世界……………」

接着司令員，王參謀長，張主任都相繼報告，至五時在全場聽衆興奮而堅強的掌聲中，大會勝利的結束。

我們又將開始一個新的戰鬥生活了，這一生活將與過去的戰鬥，又有着偉大的不全的意義。

八月十九日：于大小麥寨

原定八時出發，徒涉據泥河，因水太深，遂於早飯後一律乘船而過，船太少了，僅僅的兩隻，因之延誤時間，十二時渡畢，全軍集結於洪子店一帶，休息午餐。

所有給養糧秣，已先期在前方適當地點集中好了，我們這次是一次主動的進攻，事先一切都有計劃，民衆的動員，還要早於我們，當民衆在前幾天察磨麵往前方發送的時候，我們還真明其妙呢。

隨着我們一齊往前方開的，有帶着破路工具的破路隊，及帶着紅纓槍的武裝自衛隊，拿着兩根木頭叉成担架的担架隊，他們都神氣十足的，跟在分路前進的大批的部隊後面。

下午三時，進至大小麥窰。

八月二十日。 于回舍

早發出作戰命令：

「情況……………」

布署：楊師主攻正太路娘子關至獲鹿之綫，李師主攻獲鹿至石家莊……………葉師向長壽新縣之敵進攻以牽平漢路的敵人……………我軍爲總預備隊，（附有特務營及特務團的第一營。

一方保障各攻擊部隊後方的安全，一方要積極動作，牽制平山靈壽回舍一帶之敵，并相機反攻……………」

在這總的布署之下，我們的布署：

「特務營全部向白塔坡進攻，牽制該處敵人，騎兵連掩護民衆破壞平山至回舍的公路，黎明前撤至回舍北郊附近隱蔽休息，第二夜繼續破壞，三營協同特務團第一營向東回舍隱蔽，并反攻之。下午十時爲總動作時間，各部都限於九時半，到達進攻陣地，隱蔽集結完畢。」

在這個布置之下各個分隊根據自己的任務，於午後分向目的地移動起來，主力則仍駐原地，候命行動。

三營原駐溫塔附近，（距回舍升餘里）於下午六點，全部在營長劉副營長顏率領之下，離蔭蔽地向目的地接近。

副團沒有親臨指揮，司令員則派我隨軍「觀戰」，除供給他們以必要情報外，并看他們怎樣完成自己的任務。

自麻痺的機械的生活中解放出來的戰士，都異常的興奮了，閃動的眸子裏含着貪婪的期望，槍烏黑而有光，緊緊的抓在手裏，炸彈緊緊的束在胸前或者脅下，身子輕輕的——青色的統統寄在後面了——以輕快無比的速度，沉默的逡迤的前進着，青綠而微微搖曳的高苗，作了我們天然的屏障。

我們愉快的帶有欣賞的神情走着，路歪曲的忽寬忽窄，忽南忽北，有時荒草蔓延，已不是什麼路徑了，——至少在最近是無人走過的路徑了，我們也安心的選擇的跋涉過來，我們知道到回舍去，雖然有着寬平如砥的大路，但我們沒有必要去通過能暴露行動企圖的村莊。我們在限定的時間——九點三十分，到達回舍村西面，集結蔭蔽，隱瞞中已看見回舍的輪廓。

回舍，是平山以西的敵人的主要據點，全村有七八百居民，是一個相當大的村鎮，敵人並沒有駐在村內——他沒有這末多的兵力防守，他們只駐在村東的一所孤立的房子內，在房子上面修了幾個碉樓，房子的周圍，十幾米達的距離內，其他的房子都被拆平了，他防止由房上能接近它，另在村東面的小土丘上，修了一個比較堅固的碉樓，與這一所房子互為犄

角之勢，駐在該村的鬼子，統統不過二十幾個人，一大部份住在土崗上的堡樓內；他掌握着一門小砲，一挺重機槍。另有幾個鬼子，住在房子內，統治着幾十個偽警察，給他們巡邏放哨，白天在街上放上幾個哨兵，檢查一下行人，嚇一嚇老百姓，一到晚上，警哨統統收回就閉門不出了，他們只有這點的力量，這樣的胆量。

部隊在村西蔭蔽休息着，偵察員在搜索着爬入村莊，通訊員在與特勤團取連絡。

「怎麼特務團還沒來？時間已經快到了，」營長有點焦躁起來。

第二批通訊員緊接着又派了出去，「村子的週圍四面都要找到」

副營長在給他認真的命令。

突的偵察員又跑了回來。

「報告！」他低低的勿遽的叫，「村內一個敵人都沒有，敵人完全在村東的碉堡裏啦。」

「確實是這樣？」

「是的！我們已到村子裏看了，老百姓都這樣說，他們說，你們放心進吧，出了東街口，才是敵人的關堡哩。」

「老百姓知道我們外面有隊伍嗎？」

「我們已經告訴他，說隊伍已將村子包圍了，」

「他媽的！特務團真作怪，天到這樣時候，還不見到，真真他媽的！」營長火氣又冒了上來。

「老劉！……我們已經不能等他了，我們幹我們的好了，」副營長拉出了這樣的聲見。

三個連長都集合在營長的面前，由副營長詳細的說明了敵人的情形……最後決定由九連十一連主攻，十連一個排在村西警戒，其餘在村東屋頂上以火力掩護進攻。

「九連，十連務要迅速接近敵人的牆下，爬牆而上，不到敵人發覺，不准射擊，待我們爬到牆上，一閃手榴彈，突然的給它一個滅滅的打擊，在睡夢中就讓鬼子們回「老家了，這樣我們就可獲得完全的勝利。」這是營長的希望與計劃。

於是我們不待特務團來到，即開始動作起來。

部隊開進了同舍的村內了，幾路縱隊，幾個梯隊，身體佝僂着，爲了加速速度似的四圍俯着，多邊人都有着同一的緊張的心。

一條長長的自西而東的大街，筆直的躺在面前，街的盡頭，矗立着一個可怕的野獸，牠張着巨大的血口，時時準備吞噬這個街道的，——我們精神更緊張了，呼吸屏息着，腳在加速的運動。

九連已進到村東的邊沿，副營長清晰的在望了，部隊很快的隱蔽起來，準備在路一停頓之後，後縱部隊布置好了，即向敵人的牆下沖。

街上很快的出現了许多的老百姓，他們大胆的在街心走來走去。他們以并不很高的聲響向我們喊着他們的歡迎辭。

「同志們，你們來了正好，鬼子晚上一點事也沒有，却睡老覺去啦，你們放心攻吧！」
「你們不怕嗎？」我們有人這樣問。

「我們怕什麼？我們正盼着你們打下來哩，我們少受點鬼子的氣，」
隨着，老百姓又送出一桶一桶的開水。

「同志們，你們辛苦了，喝點開水吧。」他們態度是懇切的。

「幹要，你們用什麼東西，只要我們能辦到的，一定儘量的辦。用，請你告訴我，」
長還這樣的說。

用的東西太多了，可惜我們沒叫他們預備。

時間已經到了十點，這是整個北戰線動作的時間，我們也不得不動作好，雖然我們沒有與幹務團取得連絡。

我們爬上了較高的屋頂，向敵人的崗堡望着，相距僅僅的三數十公尺，夜靜悄悄的，崗堡也靜悄悄的，好，敵人真的沒有發覺。

在一個命令之下，九連十一連迅速的冲到敵人的牆下，這具多末難得的具體，這次容易的接近敵人的主陣地。

部隊開始了爬牆動作，牆高高的仰望起來像聳入空中了，於是一個人踏着兩個人的肩頭，向上長了起來。

「唔！還差得遠哩。」

連長看見還是攀不上，叫他們停止下來，另以四個人作基礎，兩個人踏着四個人的肩頭，再舉起一個人，踏在那兩個人的肩頭，人的高度已延長了三倍，沿着牆面高高的爬了上去，然而結果，還是夠不上。

「一組，二組，三組，……這樣的試驗都失敗了，大眾的情緒，漸漸浮動起來，每人心都在竊議着，祇自以為很妙的計劃。」

「連長，咱們和老百姓借藍梯子來吧，要長長的，不這樣是爬不上去的。」

「給他在牆上挖個洞，填上炸彈一炸就崩開了……」

「……………」

不少的擁到連長的面前，貢獻他的得意的計劃，還有不少的，一組一組的擠在敵人的牆下研究治牆的工作。

連長下了個決心。

「你們圍牆看看，有矮點的地方沒有？」

大家分頭轉了起來，東南西北一處不能攀登的高。九連沒有辦法，十一連同樣上不去。夜更顯得寂靜了，星眨動着跳躍的似乎焦躁的光，欄樓那末幽閉的聳立着，享受着夜色

的洗濯，牆下却浮游着一羣咻咻的無可奈何的騾動。

事情終於決定了新的方針，一方派人報告了營長，迅速借鐵錘及一切破壞工具來，穿洞而入，這是唯一的今夜可能採取的辦法，一方也未放棄了企圖爬牆成功的試驗工作。

九連三排長，一個短小的身材，矮健而有力，他自探奮勇的抱着牆角向上爬了上去，這一辦法很成功，連長指導員大大興奮起來。

「排長，加油啊！我們能有一個人上去就有辦法了。」

他們儘量的鼓勵着，排長也努力的爬，看看已接近到頂點了，可惜他的力量不夠了，又突然的滑了下來。

「可惜，可惜，排長再加點油，努力再幹一下子……同志。爲了革命我們多出點力量吧！」……

連長督促着，指導員督促着，排長鼓了鼓氣，重新又爬了上去。

「加油啊！不要懈勁！」

連長用力的毛着腰，頭向上仰望着，注視着排長的身子一伸一縮的蠕動，他的內在的力氣，隨着排長的動作也奔騰起來，他恨不得將他的力氣，一下子輸送到排長的身上去，他用着比排長用的還大的力氣，期待着排長的成功。

「砰——砰——」這炸彈的聲音，發生在東面山崗上的附近。

「快點！三排長，鬼子快發覺了，不要懈勁，加油！加油！」

連長用力的跳着，叫着，

排長蠕動得更快了，齒形的壕口，已抓到他的手下，在他的已力竭聲嘶的掙扎之下，終手翻上了壕口。

「……」

「……」

「……」

「……」

「……」

「……」

「……」

「……」

「……」

「……」

「……」

「……」

「……」

「……」

「……」

「……」

「……」

「……」

「……」

「……」

「……」

務團的成績。

果然特務團在回師的時候，與我們會上了，同樣他也沒有攻進東面的城堡。

我們就這樣結束了戰鬥，悄悄的回到溫塘來，街口留上一兩個哨兵，其餘都鑽入原來的房子裏去。劉顏還在噁噁的興奮着，惋惜着，懷恨着，襲則籌一種莫測的痛責所糾纏，不願參加什麼意見，在一個不甚整潔的炕上，倒頭睡了下去。

八月廿四日 壬小麥審。

我們爲了配合友軍打擊敵人，決於今晚再向東回舍白塔坡之敵猛攻。

我們已熟攻了一次，那是一個極好的機會，鬼子警戒疏忽，沒有防備，再其不意的一下拿下來，是不會思末費力的，可是我們卻沒有拿下來。現在敵人有了防備了，警戒加嚴了，再想從容的攻到敵人回牆下計劃處已不可能了。

爲了這，苦手無陳參謀到地方上借了兩門土砲來，龐然的巨物，四個人抬一門，口徑是有三十餘，容量是有一斤，一尺厚的土牆，一砲可以轟他一個洞，這七個洞可以找到的擊的攻堅利器了，我們準備，今晚即以這個東西，對付敵人的關係。

七點以後部隊又開始表徵運動，看着還是和前次一樣，大家以整勁物的力量，七八個小伙子輪流扛着兩門攻城的大砲，神氣十足的向敵行進着，在整壯而有力的步伐中，表示着勝利的驕傲和憤恨。

部隊運動至回舍的街心，敵人已經發覺，猛烈的火網展開了，在街道上前進已經受阻，

只好鑽入民房，穿牆而過，這樣一直進到街東端，接近敵人的調堡。

大砲架在房上向敵人開火了，這毀滅的一擊，即將決定鬼子的命運。

「轟——」的一聲，附近的屋宇，都爲之震動了，火光四散，聲威真大啊，然而可惜得很，調堡並沒有倒坍而砲管却炸裂了，這約是他們急于成功，裝的藥量太大了。

這轟然一的聲，指示了敵人的射擊的目標，密集的火力，向這個方向傾倒了起來，另一門砲的陣地，只好迅速的轉移。

這一門砲，很久却不見動作了，數百人的眼，心，都在注視着焦躁着，等着再一個轟烈的巨響，這一巨響給他們揭開了鬼子的烏龜殼，掃除了前進的障礙，他們就可一躍而出，盡他一個熱血淋瀝——然而這一巨響，却久久不見發生了，等着……結果，直等到天將拂曉，也沒有再響，這是多末痛苦的事啊，這簡直是一種惡毒的處罰，每人都焦急的等着，焦急的無聊的剜着地，在撤退的時候，每人面前都幾乎成了一個坑。

原因；第二門砲、久未動用，火門銹住了，沒有過火，怎末抬來的，只好再怎末抬回，可憐幾位小伙子白出了幾身興奮的汗。

這次進攻，又算結束了，黎明時，各部隊又都回到了原防。

八月廿五日：

連日忙着向敵人進攻，同時也忙着另一部份的準備工作，派供給部長運送糧食到榆林溝，調查地形也著重在同蒲路附近，首長雖在竭力掩飾着新的動向，但我們已知道將有新的行

動了。

果然下午，出發西進，全部移至距小麥寨二十餘里之三家店。

萬山環繞中的一個小村，一道小河橫於村的北面，逶迤東去，居民約五十戶，生活相當苦，但羣衆組織還很健全。

八月廿六日；于三家店

公開宣佈部隊過普西北與一二〇師主力會合，這是一個適當的地點與時間，宣佈後雖頗有害怕或者動搖的，也不怕他開小差了。

爲了進行準備工作，特此休息二日，發了一套棉衣，一個月的津貼費，所有重病員與老弱殘廢一律留在後方，在東黃泥組織一個後方收容所，專門收容，其餘的——所有的能走路者，無論男女老小，都要隨軍西進。

爲了解釋西進的意義，又開了各種的會議——軍人大會，支部大會，幹部會……勸導解釋討論。

整整兩天工夫，準備宣告完成。

八月廿八日：

早四時吃畢早飯，五時半集合出發。

晚宿于石灘。

八月三十日

在榆林坪露宿了一夜，這是沒有辦法的，二十餘戶居民的村子，怎能容得下這支龐大的隊伍呢，天公還特別的捧場，淋淋漓漓的下了一夜小雨，日出後，天才放晴。

下午二時，自榆林坪出發，西行十餘里，至峽口，部隊停止休息，司令員講了一回話。「……前面有一道封鎖線，是上社通至下社的汽車路，上社下社都有鬼子駐着，經常出來擾亂，……我們今天要在上下社的中間越過去……要注意……」

我們通過的封鎖線已多得很多，這已不算什麼回事，可是今天有點不全，一則我們連走二日，又以背得東西太多，戰鬥力大減，再有還言隨着我們要我們特別保護的……師供給部的物質資財與赴延安開會的高級幹部，假如稍有不虞，真是其罪非輕，首長們不能不慎之又慎。

天到黃昏時，遂繼續西進，自峽門至黃沙口，路平如砥，非常好走，兩腿不由得遂動如飛。

在漆黑的夜色中，悄悄渡過了黃沙口，水在潺潺的響着，誰也沒有工夫來脫鞋，坦然的徒步而過，呼吸屏息着，一意的隨着前面的影子，誰也不敢脫節。

「越過黃沙口，鑽入一條溝內，又一步步的高起來，天上的星光，微弱而暗淡，龐然的巨物，高嶂在週圍，路上發着沙沙的聲音，水，永遠那末潺潺的響着。

地勢越走越高，水聲總是時而微弱時而遼烈的震盪着，不時還要穿過它，打溼了我們的腳和腿，真討厭得很，鞋子溼過了再經砂礫一磨，底子也穿了，刀刀似的刺着足掌，好容易

爬過一個高峯，脫離了生，不脫家又脫家，更奇的山奇，驟降驟陸的響起來。

一位同志，看見水流如此之急之大，提了一個問題，說：

「假如我們利用這水力發電，不但能發足許電力，起碼供給這一帶的電力需要是不成問題的，那時我想到此地一定大有可觀了，路也不平了，雷燈也矗立在路旁，我們大大方方的走一走吧，絕不再這末偷偷摸摸的了……」

希望鼓起了前進的精神，我們現在正苦惱，苦惱不平黑暗障礙，可是我們將來一定有平坦而光明的大路走的。

突然前面同志們，提出一個口號：翻山壓山！

我們已然爬着山了，還爬什麼山，前面的山頭，我們已然爬過，并無須予特別的加油！可是，前面的高大，并不是我們一眼所能看見的，路途的困難阻，也不像我們意料的簡單，峯頭面面矗立着，像過一個又一關，這次約是頂關了吧，不知上面的那個山頭，更天而且高。

路非常的窄，坡非常的陡，隊形也不成什麼隊形了，更不怕失却了連絡，隨處都有人喘吁喘吁呻吟着，星光越發暗淡了，稍有不慎，即有跌入谷底的危險，腿的運動，大大的失去自由，有時只好輔之以手，耳目也特別警覺起來，慎重從事的前走着，蠕蠕着，前後上下以聲音相呼應着，一陣一陣的——無線電台的騾子滾下山溝了，這更增加了心理的戒懼。

「這山究竟有多高啊？還有頂關嗎？天啊，要了我們的命了，我們昨天只吃了一餐

飯啊！」

大家全聲叫起苦來，小同志們竟嗚咽的抹着眼淚。

經過一夜的努力，終於在東方魚肚白的時候，到達了頂點，峭厲的早風，吹着濡溼的薄衣，牙又抖抖的戰了起來，陸睡與疲倦，困繞着我們，冷也顧不得了，幾個人靠攏在一起倒在草地裏，呼呼的入睡。

日出後，徐徐下山，前進二十餘里，到進圭社宿營，進入宿舍後，第一件事，即打開地圖，重新審查經過的路線，青陽山，標高一千八百公尺，延伸計之，上下恰恰四十里。

九月二日；于侯莊鎮。

自進圭社移至正西十餘之侯莊鎮，今日中心工作，為印製路線圖及通過平浦封鎖線器材，整個部隊，則忙於糧食，鞋子，病員，槍枝四大問題的處理。

此地糧食，非常困難，我們帶的給養，已經吃完，首長三分五申，叫再預備五天的給養，可是到供給部領又領不到，從那裏預備起。

鞋子之易壞，實出我們意料之外，新鞋走了一夜山路，即破爛不堪，戰士有三分之二打着赤腳，怎末走這砂礫如刀的山路啊！

各營的百長，莫不向上級呼救叫苦，可是上級也會應付，左一個通報叫準備兩雙，右一個通報叫到村公所交涉——你交涉不來，那只好沒辦法，反正上級是盡到他的「命令」的責任了，——這就是我們處理的辦法。

再病員問題了，的確，病員的蔓延，真使各首長們感到頭痛，在東黃泥留了一批，到三察店又清了一批，到此之後，又有許多病得不能再走了，不得已還得再留一批，病員多了，槍枝過剩，馱馬跌死的跌死，病死的病死，無法駄運，也只得割愛留於此地，雖然這使首長的心痛，更甚於病員。

我們參謀處同志，病者數人，鞋厚者數人，鞋子之壞以我爲第一，病之重以河北楊爲第一——雖然還有病者與鞋壞者各二三人，但不在我們之列——我們也曾仿效其他同志的辦法，儘量的活動過，然而……然而我們沒有獲得應有的解決，河北楊的營養確有進步了，他很預然。

「何必？老區，我們……吃不開。乾脆，我們就順天山台吧！」
「好吧，我們就餓化了我們的腳，我們的肚子，我們的意志。以我們餓化的精神，來整理自己的廣大問題。」

九月三日，平黃專場……

經過三日的準備，一個連的兵隊有幾千餘人，不……
各軍營的官兵，勝利的笑着，去……
神……

下午二時自侯莊鎮出發西進，在盤道村裏了一段山，到紫坑洞又爬上一個大山，這山的高度，還在青陽山之上，不溫坡度較緩，路也平坦，我們很容易的到達了頂點，四週自斃籠

單，把季起起伏伏的輪廓隱約可見，我們沿着一條羊腸似的小徑，時而山頂時而山腰，迂迴的前進，大地沉寂了，部隊沉悶的走着，只有路上沙沙的作響，時而夾雜着一聲快走，及啾啾的響音。

在黑暗的模索中走了一夜，於四日上午八時到達黃草塢，距預定舍營地，還有三十里，以部隊已疲勞遂停止休息。

九月四日；

黃草塢，只六七戶人家，假說住房子，燒飯的鍋都成問題，水更成了異常寶貴的東西——半山中的一個大地穴，收集着夏天儲存起來的雨水，現在已經變成了黃湯；千……好在我們也不需要避開這些，倒在空場上即呼呼的入睡了，只有什務人員，東西奔走，找鍋找柴找菜。

醒後吃了一餐乾飯，這是我們今日惟一的一餐啊，飯畢於下午二時餘又整隊西進。

自過青陽山後，山的面貌又不全，特別自進羊社以西，河的两岸，多是黃土斷崖，高有數丈，黃土質的邱陵也很多，河內無水，山上荒草蔓延，真是天然的好牧場，面積非常的廣大，人口非常的稀少，人民的生活，也非常的貧困，住的房子，就在山坡上穿一個洞，門窗不全，人民文化更談不上，衣服襤褸不蔽體，面目污垢，形同乞丐，我們中國十八世紀的生活，已經凋落後了，然而像這樣地方，怎能夠得上說是十八世紀的生活呢？

然而他們為什麼這樣貧困呢？他們佔有這樣豐富的自然利源。

黃草馬對全蒲路還有七十里，我們要以急行軍速度，於今夜通過封鎖線。

出發後仍沿山脊而行，三十餘里，下了大山到大道溝，我們休息了一下，黃昏後再繼續西進，地勢一步步向低下去，我們沿着一條乾燥半鋪沒有一點水的小河道，一步步的接近了全蒲路附近的平原。

全蒲路像一條毒蛇似的已躺在我們的前面，它咬噬着我們每一個人的心，我們都驚慌的戒懼着不安着，我們會不會遭受過去友軍所遭遇的，那樣悲慘的奇禍。

這使我們想起了一個可怖的情境。

三支隊，雁北支隊，七一一，七一一八團……當他們過回蒲路西去的時候，也是像我們一樣經過好久的準備的，但是終于被鬼子發覺了，牠不在鉄路上來阻攔，却跑到路西二十餘里的山地裏埋伏起來，我們的友軍，認爲過了封鎖線這就平安無事了，心理也安逸下來，那知正撞入敵人的埋伏圈內，被鬼子來了一個迎頭痛擊，部隊都走得疲勞不堪了，又是行軍的隊形，被敵人擠在四週都是斷壁的溝道內，打得走頭無路，不知若干中華的優秀兒女們，就這末白白的犧牲了，有幾位中央的高級幹部也在這樣情況下殉國。

這是多末可怖的景象啊。

我們部隊過回蒲路西去的，已不知多少次了，但每次都遭遇了全樣的襲擊，雖然損失的程度各有不全，而平安無事的，還空前未有。

這一個不測的惡劣的命運，又將光臨到我們的頭上了，我們會不會被這一惡劣的命運襲

去呢？

我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來與這不測的命運戰鬥着，我們偵察警戒的布置，路綫的調查，已支持了最大的代價，我們無數的幹部已瀕布在敵人的屠刀之下。

我們更想起了民衆的力量是多麼偉大了，我們是怎樣的本可一旦脫離民衆的，平漢路時的嚴密，是通過整個滿路的，然而我們却始終與民衆保持這不可分割的連繫，有時甚至與民衆同車，即在日晡中轉時的通過，敵人亦無如之何，這是民衆補助的力量，滿路將近的民衆却不同了，他們已成了日本的順民，八路軍和他們要根要草，他不喜歡八路軍，他們一見到八路軍的影子，即悄悄的給皇軍送報告，這樣鬼子對我們的行動很了解，而我們反在黑暗中摸索了，這怎不增加我們的困難呢？

魚是不能脫離了水而能生活存在的，然而在全滿路的附近，我們却失去了水的滋養。

廣闊的平原，已開展在我們面前，平坦的汽車路，已踏在我們腳下了，大盂鎮，黃土寨子，都距我們不過十餘里，那裏就窩藏着兇惡的鬼子，假如他們發覺的話，在五分鐘內，就可冲到我們的面前。

一個命令傳了下來，由一路的行軍隊形，變成四路縱隊，大家都拚命似的跑上前去，行軍距離，隊形長徑都大大縮短了。

脚步的杳雜聲，更響張了，然而空氣是靜悄悄的，夜更沉默了，整個的部隊都為緊張嚴肅的空氣所控制，誰也沒有聲嗽，誰也沒有話說，目光都向漆黑的路旁搜索着，樹，村莊賦

默的移過我們的後旁，零落的星在無聲的眨動，太原的燈光，在遠遠的射出白色的光焰。

忽然步度的速度大增了，遂以跑步的恣態勇猛的沖上去，電線桿條的跑到我們的後面，我們已到了同蒲路面了，跑步並沒有鬆懈下來，後面部隊如潮湧似的往前擠，秩序大大的不整齊了，隱伏的儘量跑到前面，隊形也極盡變換之能事，三路，五路，八路，沿着鋪着碎石的路面，平壓而西，地形逐漸的高了起來，時而鑽入四壁陡絕的深溝，時而爬上平里的高陵，這正是友軍遭受襲擊的地方，這個襲擊的陰影，也正向着我們徘徊，然而我們也顧不得想像了，後尾部隊這拖在鐵路的路旁，「快走！」「快走！」一羣聲的催着，潮濕的手帕，圍塞在嘴裏，氣已經喘不到肚子裏去了，肺葉已可聽到一翁一張的蠕動，汗珠不斷的沖向眼珠，腳在如飛的奔走。

跑過鐵路沒有五六里，東方很快的白了起來，黑暗漸漸退縮了，無破的深溝絕壁，綿密的擺在我們的週圍。

我們迫切的需要休息一下，然而這是情況所不許可的，速度已然緩了下來，腳步却不能够停止。

昨日我們的出發地，距鐵路只有七十里，這七十里就在一餐乾飯的支持之下走了下來，並沒有疲勞——也許是這種疲勞被緊張的精神所戰勝了，現在疲勞却復活起來，空虛的腸子，咕咕叫着，喉嚨乾燥得要命，許多小孩子，還有許多外表似乎很强壯的小伙子，零落的危路旁倒着！

「哎呀——我走不動了……准許我歇一歇吧！」

但立即被收容隊的政工人員拉了起來。

不高的山坡，在我們已成了嚴重的障礙了，我們都咒罵着自然，爲甚麼地勢又一步一步的高了起來。

爬上一個不很高的山坡後，發現了我們的戰友——工衛旅的同志們，已嚴陣以待的迎接我們，我們歡躍起來，我們已脫離不幸的旋渦了，而帶着非常協調色彩的東峪村，已高高的迎在我們面前，下一條溝，再爬上一個坡就到了，它在欣愉的等着我們，那是我們預定的臨時休息地。

到東峪村，得到兩小時的休息，都草草的倒在牆根裏陽光下睡着，經什務人員竭力搜羅的，得到一鍋肉湯，調和着作成半稀不調的湯，我以戰鬥的意志吞下這碗湯，這是今天第一餐，也是這有歷史意義的第一次吃到的新鮮飯。

二時後，繼續前進，這村距鐵路不過十八里，敵人經常出來擾亂，我們部隊疲勞極了，避免與敵人接觸，所以亟亟的跳出危險區。

自侯莊鎮出發到此，連續行軍二日夜，走路二百餘里，中間只吃了兩餐不正規的飯，我們的力氣已完全支付在二百里的路程上了，我們已沒有力氣再走了，特別是負有四五十斤重量的戰士。

然而還是要走的，而且上級還要求着快點走，他騎在馴服而執拗的馬上，往來的督促着

，不容許一個人倒在路旁，更不容許拉長了距離而致失掉了連絡。

黃昏時到窩上，這是敵人常來伏擊的地方，據老百姓說，鬼子昨天在東山頭上伏了一天，就是準備襲擊我們的，我們多未徵倖病。

越過窩上已到比較安全的地區，但還不敢立即宿營，在路旁獨立的黑板上，粉白的字指示着宿營地。 隱隱，路程還有三十里。

初夜那陣風吹得草葉沙沙響，將寨大會人的鬥爭批評，誰也有點不願顧及了，在強迫之下，草草聽了一聽的「話」着，掉隊的插滿了全軍的行列，誰也聽不到自己的名字了，他聽不見自己的名字，警察隊忙而草忙起來，這一堆沒拉起，那一堆又倒了下去，呻吟聲，寒乞聲，村兒咒罵聲，槍尾揮搥聲，瀰漫在荒涼崎嶇的山路上，動盪在蒼黑無光的夜色裏。

是有三個鐘頭，沒有踏出窩上的十里路去，一道崇高的山嶺，又橫在面前，事情真嚴重極了，難道我們要踏一夜不能休息嗎？

突然一陣機槍的聲音自後面響了起來，

「發生敵情！」

大家嚷着，情緒立時緊張了，兩腿似乎增加了新的力量，秩序益發混亂了，大家都在拚命的往前擠，——誰都不願作了掉隊的俘虜。

這一着幫助了我們越過了這一道高山。

陡溝終於無法到達了，臨時改變了計劃。直屬隊到屹盆居宿營，午夜，摸到了屹盆居的村內，一間空洞的房子，無門無窗，作了我們等適無比的休養地，老百姓不知是死光或是跑光，鬼都不見一個，吃是再也無從找到了，但還找到一些柴火，燒了一鍋水，大家洗洗腳，九月六日；於官莊。

早起無飯可吃，仍要回官莊一帶前進，行程三十里，天啊！這不會比死還好受吧！

拾路正位於官莊與屹盆居的中間，我們在欲望的鼓舞之下居然以一個鐘頭的時間走到了，到該村時正值老百姓吃早飯的時候，又有命令在該村休息，我們遂跑到村內，在吃上大大活動起來。

老百姓沒有料到我們的來到，早飯沒顯得藏起來，我們也不講甚麼客氣了，爭黃菜王！……小集團的一家一家的躲藏着，到處是高粱蛋南瓜片，被人連搶帶奪往肚內塞。

「啊，又吃又的，世界上再沒有比這好吃的東西了。」

三個鐘頭的「掃蕩戰」，又向官莊出發，吐子鼓那那的，但兩腿沒有足夠的力量。

病員的數量，又以驚人的速度發展着，少數的幸運者，還組成了一個支隊隊，但大多數還得一羈一縷的跟在部隊的旁邊，灰黑蒼白的面孔上，發着一對不會轉動的眼睛，他們已沒有人的氣色，已沒有人的表情了，他們沒有哭沒有笑，也沒有痛苦與希望，他們的心靈似乎已找到另一個快樂的王國，這裏只是一付曬亮，一架附有血肉的骨體，在一根木棍的支持下，搖擺的摸索着前進，偶然一個石子一掙，便無聲的倒在路旁了；收容隊還在大聲的吐責

着，不得已，只得俯身拉他一下，然而他却不能再起來了……他已停止了最後的一口氣。

只倒斃了三四個，即到達了目的地——官莊。

九月十日；於洪良岩

早六時，又自官莊出發西行；到洪良岩宿營，應當感謝的是我們的糧秣員同志們，不知怎末找到了一點豌豆，清水一煮，大家用手捧着吃了起來。

餓成了我們唯一的嚴重問題了，過路之先，雖曾努力的準備糧食，但只够支持到過路的一日，付司令會告訴我們。

「同志們……我們過路西，靠近了主力，甚麼都有辦法了，糧食菜蔬……特別是羊肉，一切都不成問題了，那時我們就不會像這樣受罪了……」

這是一個多末強有力的誘惑啊，誰不願意吃飽而且吃羊肉呢。現在我們過路了，事實怎樣呢。甚麼都沒有辦法，特別是糧食，比路東還要困難。

在官莊的幾日休息中，每天是兩餐不管飽的山藥蛋拌油麥麵，無鹽無菜，河北人真是未曾見聞，然而吃起來，還是照樣搶光。

老百姓的辛；的確是很多，市價二十幾元一隻；我們只出四元的西北票即可買到，各部確也拚命的買，老百姓雖將羊羣藏匿在山溝裏；藏匿在鄰村，但各部仍能巧妙的搜羅得到，我們參謀處的同志們，也頗想買隻羊子吃，但我們沒有這樣的勇氣，我們不願意挨餓，可是更不願意看着老百姓們哭。

老百姓之仇視我們，真是一個不解之謎，我覺得我們自尊自愛，已盡了最大的努力，但這終無補於仇視狀態之減輕，他們供給我們的山藥蛋，找不到比藥大點的一枚，遇到極度舌頭發麻，被說這是有毒藥毒藥的原故，油條麵裏也夾雜着五分之一的芒子，吃着真是有胃腸發尖的危險，像這樣的營養，還不能填我們的飽吃，這很够可憐的了。而老百姓們還在有意無意地警告着。

「他們盡吃小山藥蛋，爲甚麼不死人呢？」

我們與他們之間，找不到一點利害與共的關係了。

洪良岩，位於雲中山與東莊，居民十餘戶，與黃草塢頗有相像之處，土地同樣的荒蕪，生活同樣的貧困，文化也同樣的落後。

九月十一日；於雷家莊

自洪良岩出發西進，經過荒草蔓延的雲中山脈，進入了汾河流域，大地立時又換了一幅面貌，黃土崖的山嶺完全開發了，一串串的黃色圓邱上，禿禿的沒有一棵樹，平山的審判也比較整齊，人民的生活也比較富裕了。晚宿于雷家莊。

九月十四日；自雷莊移至廟灣。

廟灣住於汾河的東岸，隔河與寧煩鎮相望，附近土地肥沃，田圃密佈，居民宇舍整潔，爲入晉以來所未見，而且金黃色的秋禾，快要登場，遍山的蕃薯根，墳然隆起——今後給養，或不致發生問題了吧，我們又燃起新的欲望。

但是俄並沒有馬上解決，我們還不能獲得足夠的給養

九月十八日 于廟灣

今日爲九一八紀念日，國難的今日，而又加以艱難，思之真有點黯然無已。

一 病潮終于波及了參謀處，我們的王於今日病倒了。

在疲倦與饑餓的圍困之下，病魔會隨時光顧到我們的，我們深知這一危險，也曾用過極大的努力，以與病魔相搏鬥，我們怎樣努力呢？我們會用我們精神上的勝利，來填補物質上的缺陷，我們不待吃，但我們却能談吃，我們有聲有色的描繪着將來的希望，津津有味地誇耀着將來可能的享受，我們肚子雖然滾燙咕咕的叫，而精神上却已成爲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們沒有笑，但我們却會製造笑，黃經常的作我們的科學指導員，因此即展開了富有笑料的問題。

「黃，我們的天才醫學家，你說，一人吞食了一塊生金，這怎麼辦呢？——腸子將要墜斷了。」

「先喝點硝酸水，把金子消化，就好啦！」

「你的辦法是科學，金子只有硝酸水才能融化，可是——如果腸子也被融化了，又怎麼辦呢？」

「你真蠢，金子消化了，就成功功了，腸子也會被融化又是另一問題，不能混爲一談。」

「高見，佩服得很，但是——腸子究竟是生命的一部份啊。」

「這個不難，第一階段我們把金子給化了，第二個階段，就可專心治他的腸子啦。」

「哈……高明，你這個醫生，他將永遠的需要了。」

「哈……哈……」我們集團的笑了，我們笑的澈底，笑的痛快，笑幫助我們排除了一切，抵抗了一切。

笑對於我們是多末需要啊，笑是我們生命力的源泉。

王，就是一個不大好笑的人，他嚴肅認真，他要與無情的現實，作着倔強的奮鬥，然而他沒有這樣的力量，他病了，他不得不病了。

王自到參謀處後，即担任着極繁重的工作，從參謀處任一微小的成就中，也無不滲透着他的力與汗，他有着高度的熱情與希望，他有着堅定的精神與態度，他埋首在自己的崗位上，沒有玩過一點滑頭，沒有玩過一次花樣，人家在小組會上的發言，多是官樣文章，而他的發言，却成爲勝於約束自己的戒條，他是一個十足的言必信行必果的人，但他却有一個弱點，他愛工作，愛全志甚於愛他自己，這一弱點，即被病魔趁虛而入了。

河北楊在路東時，曾患着嚴重的病，他以前是與王有着全一的態度的，現在他變得聰明得多了，二百里的急行軍，並沒有把他去掉，他已知道，只有保持自己的生命，才能貢獻自己的一切，但他更知道，世界上需要他的生命的，只有他自己。

「優勝劣敗，天演公理，」什麼是優，什麼是劣呢，假如說，熱誠，勇敢，親愛，精誠

，是一個優秀的青年，反之自私自利，虛偽欺詐，避重就輕，損人利己，是劣，則我知道，在現實的鬥爭中，後者的勝利是一定無疑的了。

現實是無情的，它撕破了青年們美麗的幻夢。

現實是殘酷的，它充滿了人與人間的鬥爭。

革命需要青年們奮鬥，革命也造成了青年們的自私。

九月二十五日；于豐順鎮十里之官莊

豐潤村敵百餘進至東六度，有向豐順鎮進攻企圖，靜樂嵐縣古交東村……等處之敵，均有蠢動模樣，大有向我們進行一年一度的秋季掃蕩的形勢，我們不得不準備應付了。

王之病真成問題，治病的藥是談不上，即找一點適當的食品亦不可能，我們每日化錢買的，向老百姓募點白麵作點麵湯，有時買點香菜，在買不到時即悄悄的偷點胡蘿卜與山藥等，以爲佐餐之用，這是王可能享受得到的最奢侈的撫養了，我們已盡了最大的努力。

部隊馬上就要行動了，他不可能再休息在參謀處，我們只得送他到專門收容病員的衛生部。

可是這又是一個大難題。

「我不去！」王說；「我願意死在咱們家裏，也不願意去住衛生部」，是的參謀處就是我們的家了，誰愿意離開自己的家呢？特別是有病的時候，但是，這那能呢！

「王，你還是去吧，部隊馬上移動了，你不能走路，連毛驢都不能騎，你怎能隨得上呢

隊呢！」

「你看見了，衛生部的病員們，在路上有兩天沒吃一口飯沒喝一口水的，有誰管？我盡了，不用說病死，乾就把我乾死了。」

「這不會的，我們特別的和他們關照一下。」

「咱們部隊往那裏移啊！」

「這還說不定，敵人眼看到要掃蕩，無論到那裏，反正總得躲。」

「不！我知道，敵人不掃蕩，咱們也是要走的，你要知道，請你告訴我，咱們到底到那裏去，是不是要上綏遠？」

「去綏遠是不會的，大約是要到陝北去，三五九旅部早就過去了，他們現在駐在綏德

，已來電報叫我們。」

「陝北？黃河那邊？那邊有鬼子嗎？」

「沒有！」

「沒甘鬼子，我們幹什麼去？」

「傻話，我們的玩意，你還不明白？」

「那，什麼時候才能回去呢？」

「回那去？」

「回咱們河北！」

「那誰能知道？」

「這一說，咱們就不打鬼子啦？」他蹙起了兩道粗粗的眉毛，臘黃的臉上浮現着一層痛苦的疑問的失望。又說：

「我以前多啞生過病？這幾天，常有人和我談；那裏那裏已和中興軍打起來，我不相信，你這一說，竟是真的了？」

「那裏是真的！我們到陝北，也不過是休息休息，而且現在還未決定，說不定在這邊休息一下又回河北，也是很可能的。」

「你別哄我啦，」他揉揉着哭腫着的臉，「××，你記住，河間大曹村，我死了，你千萬給我父親去個信。」

他順着眼角，流下一股股的熱淚，我也緊轉動着模糊的眼睛。

我們終於把他送到專門收容病員的衛生部去了，

十月十日，于大居里

自前長樂北行，越過兩道大嶺，到大居里宿營，這是臨縣北僻居山溝裏，相當秘密的村落。我們真蹙運得很，剛到晉西不久，即遭到敵人的掃蕩，半個月的時間，才在捉迷藏的死亡中掙扎出來，敵人的掃蕩分數路，每路又分數股，我們往山裏藏，他們往山裏搜，我們在山這邊，他們在山那邊，幸而還好，他們沒有捉着我們，假如被他碰上的話，天知道，我們該遭到什麼樣的命運。

疲勞已然談不到，每日簡直就是生死的掙扎，很簡單，你不走，就得掉隊，收容隊不槍決你，以防止洩露祕密，敵人捉住也是活不成，所以大家走得還是很有勁，最令我們難過的，是饑餓問題。

在敵人的三光政策之下，光的我們什麼也吃不到了，什麼油麥麵山藥蛋啊，什麼牛啊羊啊，統被敵人搶的搶燒的燒了，我們再也找不到一點。可能找到的，只是被敵人燒不淨的半黃半焦的糧食炭，這還不能正常供給，只有在偷偷摸摸的搜羅下，才有可能。

世界上還有比這東西再難吃的嗎，又苦又臭，不能下咽，眩到肚裏，毫無營養，大家只覺四肢無力，肚脹發瀉——這是逼得什麼樣的生活啊？

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老百姓並不是沒有一點好糧食，老百姓鬼理鬼氣的，還有被敵人燒不盡的一點儲蓄，在寒寒裏我們即親眼看見過，老百姓吃着閃着金色的一粒一粒的米飯。

我們憤怒了，我們再也不要他講什麼規律與客氣了，黃在被敵人燒得少門無窗的棚窩裏，到處搜了起來，結果竟被包搜到了一筐斗許黃的小米。

我們如獲至寶似的跳躍起來，我們來會一次空前未有的飽餐吧！

然而老百姓也紅了眼了，老太太，她女兒，她兒媳，她們也不管什麼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竟一窩蜂似的撲了上來，企圖從一羣餓虎的口中，把這塊食奪了回去。

「不行！你們不能拿我們的米。」她們奪住筐斗，尖聲的叫着。

「爲什麼不行？你們吃的，我們吃不的！」

「我們納够了公糧啦，這是我們的，我們自己還得吃！」

「我們管你公糧不奉糧，今天我們得吃飯，我們要吃飯，」

「剛才給你們領了米了，你們爲什麼又搶我們的。」

「你們領的米，那是人吃的！」你們留着自己吃吧！」

「爲什麼不是人吃的，大家小戶，那家不是吃這個？這都是你們的好處，你們不吃！誰

叫你們不打鬼子！誰叫你們饒鬼子燒得這麼苦；鬼子來了，你們也不吃，鬼子走啊，你們又

來吃啦，你們還嫌好嫌歹的，這還是好的哩，再讓鬼子燒，你們連這個也吃不上！」

她們眼珠子都鼓鼓的，帶着要吃人的勇氣。

「不管將來吃上吃不上，今天是吃定了，老鄉」。

我們被她們的勇氣嚇笑了，幾次要和她開起玩笑來，

「不行，不行！我們還得吃！我們還得吃！……」

這是多末殘酷的鬥爭啊！不鬥爭就不能生存。

下午，收容隊送來緊急報告。

「……後方病員尙遺三十餘人，無法走路，數日未得換藥，數日未得正常飲食，毛
廬担架，請也請不到，拉也拉不着，倒斃者已有數人，遍路號泣，旣影響民衆觀瞻，又破壞
本軍信譽，倘被敵人追及，更有洩露企圖還敵殘殺的危險，急請設法……」

有什麼法再設啊！經過研究，首長決定派以龍動員聞名的宮大參謀，協全收容隊加緊督促，并沿路動員毛驢担架，限期早趕回。

情況雖較緩和，但我們還不能在這裏安居下去，晚間緊急會議，連被以上幹部全體參加。

副司令宣佈了過黃河到陝甘寧邊區會合主力的命令，接着又是一篇動人的報告；

「陝甘寧邊區，是我們抗日模範根據地，是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策源地，那裏有我們的中央，那裏有我們革命的老百姓，那裏有着豐富的物產和糧食，我們的主力，我們的老大哥們。——×爾×爾，他們在那裏種着很多的菜，養着很多的豬，他們的生活非常好，我們過去要……」

「叭——轟——」

突然大門外宿聲炸彈聲，一齊響了起來，會場情形立時混亂了，大家都意識到敵人已經擊到門外，副司令立即停止了報告，大家都本能的抓住自己的武器往外跑。

迎頭跑來了一個衛兵。

「報告。門口外邊打死一個瘋子，」

「怎末？瘋子？是不是敵人？」副司令驚慌的問。

「不是敵人，是二營的一個戰士，他拿着兩個手榴彈，來找司令員副司令員，我們問他什麼，他也舉不說，他硬要往裏進，我們班長因為他手裏有武器，又是夜間，不能讓他進，

他確是個瘋子，他要拿炸彈打我們班長，我們不得不開槍打他，可是他一炸彈，也把我們班長炸死了。

「啊！」大家像是輕輕的鬆了一口氣

「原來不是敵人！」

一個共產黨員的日記

版權所有

著者 周文青

發行者 正義出版社

印刷者 電工印刷廠

西安北教場公字二號

發行所 建新書店

西安西大街八十二號

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每冊定價十七元

陝西省圖書館藏書
審查處審查證處查字伍百伍拾二號

